

中国游记

TRAVEL TO CHINA

[日] 芥川龙之介／著

陈豪／译

北京的紫禁城，
浮在洞庭湖上的君山，
南国美人的耳朵，
云冈和龙门的石佛，
京汉铁路中的臭虫，
庐山的避暑之地，
金山寺的宝塔，
苏小小的墓地，
秦淮的菜馆，
当然还有胡适先生、
黄鹤楼、大前门香烟、
梅兰芳扮演的嫦娥等等，
接连不断的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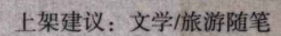


京的紫禁城，
在洞庭湖上的君山，
國美人的耳朵，
崗和龍門的石佛，
漢鐵路中的臭蟲，
山的避暑之地，
山寺的寶塔，
小小的墓地，
淮的菜馆，当然还有胡适
鶴樓、大前門香烟、
蘭芳扮演的嫦娥等等，






上架建议：文学/旅游随笔


ISBN 978-7-5104-1203-5


定价：28.00元



中国游记

TRAVEL TO CHINA

[日] 芥川龙之介／著
陈豪／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游记/(日)芥川龙之介著;陈豪译. 一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104-1203-5

Ⅰ.①中… Ⅱ.①芥… ②陈… Ⅲ.①游记—中国—民国
Ⅳ.①K9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9799 号

中国游记

出版策划:精典博维
作　　者:[日]芥川龙之介
译　　者:陈　豪
责任编辑:陈黎明
装帧设计:亿辰时代
责任印刷: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 行 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　　刷: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147 千字　　印　张:13.75
版　　次: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1203-5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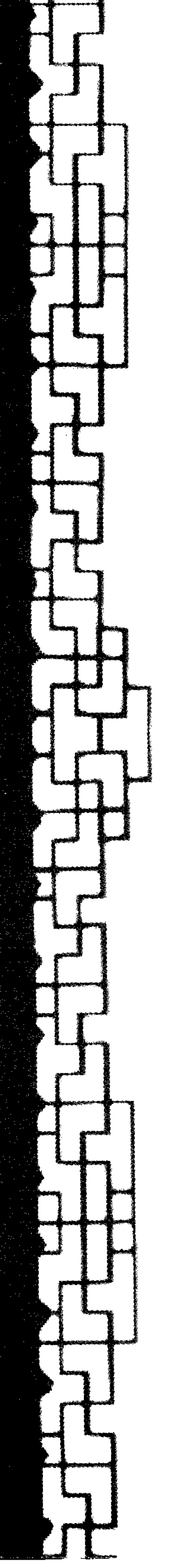
自序

《中国游记》是一本充分体现我新闻记者才能的产物，这种才能既是上天的恩赐，也是天降的灾难。我接到大阪“每日新闻”社的任务，在从大正十年（1921）三月下旬到同年七月上旬的一百二十多天里，游历了上海、南京、九江、汉口、长沙、北京、大同、天津等地。回到日本以后，便开始执笔《上海游记》和《江南游记》，每天一节连载在《每日新闻》上。后来，接在《江南游记》之后的《长江游记》也是一样，每天一节的连载，只是没有写完而已。《北京日记抄》则不是按每天一节的进度完成的，这一章总共用了两天时间。《杂信一束》大致是抄录了旅途中记在明信片上的句子。从上述的几篇新闻通讯中，大家可以窥见我所具有的那种新闻记者的才能。那才能曾如电光——至少是舞台灯光——一般地闪耀过。

大正十四年（1925）十月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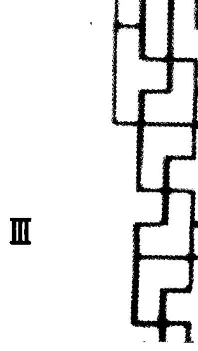
Contents



目 录
Contents

江南游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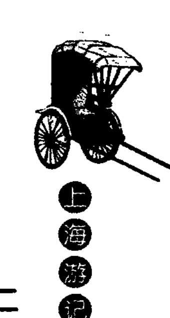
目 录
Contents



上海游记







一　海上

即将从东京出发的那一天，长野草风来访。他说他估计在半个月之后也会到中国去旅行。那个时候，长野建议我，要随身带一些防止晕船的灵丹妙药。可我想，从门司①上船以后，两天两夜就可以到达上海了，充其量只有两天两夜的海上行程，还带什么晕船药？长野真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三月二十一日的下午，我攀上了“筑后丸”号的舷梯，看着风雨中波浪起伏的港湾，又一次对长野草风这位老画师的怯海情结投以了同情。

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还真是没错。船刚驶入玄界滩，大海便瞬间变得波涛汹涌。我和同船舱的马杉君一起坐在船头甲板的藤椅上，面前的海浪拍打着船舷，澎湃汹涌，不断作响，水沫不时地飘溅到我们头上。海面上早已是白浪滔天，如开水一般上下翻滚，轰然作响。这时，远处有一个模糊不清的小岛进入我们的视线，那大概就是九州的本岛吧。在如此摇摆不定的状况下，坐惯了海船的马杉君却依然嘴叼香烟，吞云吐雾，一幅悠闲自得的样子，完全没有窘迫之状。我把外套的领子竖起，将两只手插到口袋里，时不时地就要含一颗仁丹。总之，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上船之前长野草风提醒我准备晕船药的建议是多么的英明了。

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刚才坐在我旁边的马杉君不见了，也不知道是去了酒吧还是其他什么地方。我依然扬扬自得地坐在藤

①门司：日本九州岛的一个港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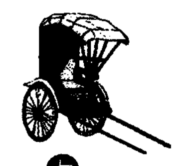
椅里，可是，虽然摆出一副悠然之姿，还是难免心慌意乱，因为只要身体稍动，我便会感觉头晕目眩，而且，胃里总有点儿不舒服。一名水手在我面前不断地走来走去，（后来才发现，这名水手也是一个可怜的晕船患者）这更让我觉得眼花缭乱，全身不爽。紧接着，在前面的浪涛中，我发现了一艘冒着细烟的拖网渔船，几乎是船舷贴着海面航行，小船的船身似乎要被海水全部淹没了。我真不知道这艘小船为什么要冒如此大的风险在狂风巨浪中前进。当时的我为了这艘渔船还惹了一肚子的闲气。

为了忘记此刻的痛苦，我尽量想一些高兴的事儿：想孩子，想那些花花草草，想"涡福"之钵[1]，想日本的阿尔卑斯山，想明治末年的名妓。除了这些还想了些什么，已经忘记了。唉！似乎还想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想到了德国作曲家瓦格纳在渡海到英国的途中遇到了狂风暴雨，据说就是因为那次的经历，成就了他日后的名作《彷徨的荷兰人》。想到这，头晕加剧，甚至恶心想吐。这些症状看来一时是很难消除的，最后都觉得：什么瓦格纳，去你的吧！

十几分钟以后，我躺到了船舱的床上，耳边传来杯盘碗碟、刀叉汤匙摔落到地上的声音。我仍在煞费苦心地努力着不让自己胃里的东西倒出来。因为，我担心如果晕船的只有我一个人，情况会很难堪。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我居然还能保持着如此绅士，这也需要巨大的毅力了。可见虚荣心这个东西在此时，竟然意外地起到了比武士道还管用的功能。

第二天早晨，听说除了一个美国人以外，头等舱中的其他人

①涡福：日本有田瓷器厂著名工匠酒井田柿右卫门的铭印。来华旅行前，田村松鱼送给作者的一件礼物。



全都晕船了，所以，谁也没有去餐厅吃早饭。这位非凡的美国人，在吃完早饭之后，居然独自一个人在船舱的客厅中用打字机打字。得知以上情形后，我的心情顿时豁然开朗。同时也觉得，这个美国人很有可能是一个怪物。说实话，碰到如此大的风浪还能保持如此泰然的姿态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如果对这个美国人进行体检的话，说不定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他的牙齿有三十九颗，屁股上长着小小的尾巴等等。我依旧与马杉君坐在甲板的藤椅里，浮想联翩。而今天的海面却风平浪静，昨天的波涛汹涌，就好像从没发生过一样。这时，船的右前方浮现出济州岛①的影子。

①济州岛：位于朝鲜半岛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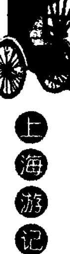


二　第一印象（上）

刚刚跨出码头，我们便被几十个黄包车夫团团围住了。这里的“我们”指的是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村田君、友住君、“国际通讯”社的琼斯君和我四个人。其实，提起“黄包车夫”这个词，我们日本人脑海中首先想到的绝不是一个脏兮兮的样子，他们精力旺盛，劲头十足，使人产生了一种想要回到江户时代的心情。可是中国的黄包车夫，如果把他们说成是“肮脏”的代名词，这一点都不过分。一眼扫去，无一例外的相貌丑陋。这一群人前后左右把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一个个丑陋的脑袋高喊着一起向我们伸了过来。一个刚刚上岸的日本妇女感到很害怕，我也难免有些胆怯。当他们之中的一人拉住我的衣袖时，我只好躲到人高马大的琼斯君后面去。

我们冲出黄包车夫的重围以后，上了一辆马车。但车刚刚起步，那匹拉车的马就冒冒失失地撞到街角的墙上。马车夫是一个很年轻的中国人，他看上去很生气，用鞭子“噼噼”地狠狠抽那匹马。马便把鼻子紧贴在墙上，屁股乱撅乱跳。毫无疑问，此时的马车有翻车的危险。就在僵持之间，马路上已经围上来了一大圈人。看来，在上海要是没有豁出性命的准备，是不可以随便坐马车的。

这时，马车又开始走了，来到了架着铁桥的河边。河里密密麻麻地停满了中国的泊船，连水面都看不清楚了。一条轨道沿河而修，几辆绿色的电车，在轨道上滑来滑去。环望四周的建筑，发现都是一些三四层高的红砖房。柏油马路上，西洋人和中国人



都在急匆匆地赶路。但是，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在看到头缠红布带的印度警察的手势指挥后，便都规规矩矩地给马车让路了。在交通管理上，如此严密周到，虽然我很想偏袒一下我的祖国，但这种有条不紊绝非日本的东京、大阪等大都市所能看到的。刚才因为黄包车夫和马车而稍生恐惧的我，看到此番景象心情也渐渐地由阴转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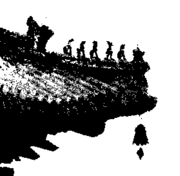
没过多久，马车就停在了一家名为“东亚洋行”① 的旅馆门前，这就是昔日金玉均②被人暗杀的地方。村田君先下了车，给了马车夫几文钱。可是马车夫却迟迟不肯缩回那只已经拿了钱的手，看样子是嫌钱少。不仅如此，马车夫还如连珠炮似的说个不停，一直说得口沫横飞。村田君假装没看到，“噌噌”两步登上台阶，快步向旅馆的大门方向走去，琼斯君和友住君两人也完全不理睬马车夫的滔滔不绝。此时的我却对那个中国人突然暗生了一丝同情之心。但转念一想，在上海，这或许是大家常见的做法，我便也赶紧跟其后迈进了旅馆的大门。我再次回头的时候，发现马车夫已经心平气和地坐在驾驶座上了，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心里想：“既然如此，刚才有什么必要那样大声嚷嚷呢。”

我们被领到一间光线昏暗但装修却很华丽，甚至有点儿古怪的会客室里。看到这个房间的格局，我才明白金玉均为何会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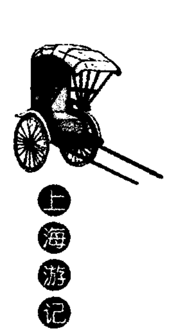
---

①东亚洋行：位于上海北部的四川路，是一家日本旅馆。

②金玉均（1851—1894），字伯韫，号古筠，谥号忠达。朝鲜高宗时期政治家，独立党代表人物。试图效仿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改革。1884年发动“甲申政变”，推翻守旧派政权，成立新政权，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改革性质的新政纲。但政变很快失败。金玉均流亡日本，后被守旧派刺客暗杀于上海。



地被暗杀。别说刺客专门为他而来，在此处就是莫名地被随时从窗外飞进的枪弹击中也是不足为奇的。此时，身着西装的旅馆老板趟着拖鞋“吧嗒吧嗒”地向我们急匆匆走来。他说：“真不巧，除了进门的那个房间，已经没有其他空的房间了。”我们去那个房间看了一下，也不知道为什么，里面只有两张床，四周被煤熏得黑乎乎的，窗帘也陈旧了不少，连一把像样的椅子也没有。大概是这位身材剽悍的老板认为，把芥川龙之介安排在这儿的房间里，万一被什么人暗杀，自己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故意想法把我们搪塞走吧。总之，就这么一间空着的屋子，我觉得除了金玉均的幽灵，谁也无法安心住下来。于是我和其他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只好去离这儿不远的万岁馆住下。听村田君说，安排我们住这家旅馆，好像是大阪总社泽村君的意见，现在只好辜负泽村君的一片好意了。



三　第一印象（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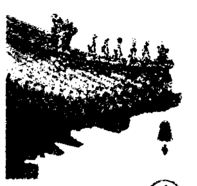
那天晚上，我和琼斯君去了一家叫“牧羊人”的饭店吃饭。这家饭店，墙壁和桌子看起来都还比较干净整洁。跑堂的都是中国人，可是四周的食客却没有一个黄种人。菜的味道比船上的伙食要好三成左右。我面对琼斯君，一会儿“YES”，一会儿“NO”地讲着英语，心情也开朗了许多。只见琼斯君一边吃着长粒籼米咖喱饭，一边讲述着上次分别后的一些事情。其中有一个事情是发生在一天晚上的。

在讲故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琼斯君。琼斯君是英国人，他前后住在日本的时间加起来大概有五年左右。我在他的名字之后加上一个“君”字，总是觉得不太够朋友似的。因为，在这五年里，我们来往甚密，尽管也吵过一次架，但毫无损于我们的友情。我们曾经一起去歌剧院买站票观赏歌舞表演，一起在镰仓的海里游泳，一起去上野茶馆里通宵畅饮直至杯盘狼藉。记得有一次，他竟然穿着久米正雄[①]唯一一件宝贝衣服，突然往池塘里跳。对这样一位挚友如此恭敬地称“君”，可以说，比起别人，我更对不起他。此外，我还要郑重地声明一下：我们之所以能如此密切地沟通，是因为他的日语讲得相当流利，而不是因为我的英语好。

好了，闲言少叙，言归正传。有一天晚上，这位琼斯去一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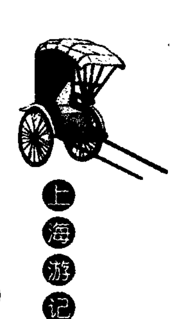
---

①久米正雄（1891—1952）：日本大正、昭和时期小说家，与作者同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



酒吧喝酒，看见酒吧里有一个日本女服务员，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发呆。琼斯的口头禅是“中国带给他快乐，日本带给他热情”。他刚刚移居到上海，一定是怀念在日本的生活了。他一见到日本的服务员，就用日语和她打招呼：“你什么时候来上海的?”“我昨天刚到。”“你怀念日本吗?”女服务员听到这，眼圈发红，她说：“我真想回去啊。”琼斯是用英文给我讲述的这个事情，但在几次重复“我真想回去啊”这句话时，却是用的日语。随后，他一个人默默地笑了笑，并说：“记得那时，听女服务员这么一说，自己也变得感伤起来了”。

我们吃完饭以后，就在热闹的马路上闲逛，然后进了一家叫“巴黎”的咖啡厅，看里面的人跳舞。舞厅很是宽敞，管弦乐队在演奏的时候灯光一会儿变成蓝色一会儿变成红色，这种场景和日本浅草的舞厅很是一样，但这里的管弦乐队演奏水平之高非浅草的舞厅所能比拟。因为虽然是在上海，可这里毕竟是西洋人的舞厅。我们找了一张桌子坐下，喝着洋酒，欣赏着菲律宾红衣少女和西装革履的美国青年人的舞蹈。在惠特曼和一些其他诗人的诗里都表达过这样的意思：青年男女青涩美丽，成熟男女韵味十足。当一对较为肥胖的英国夫妇和一对年轻男女在我面前跳舞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上面的诗句，此时颇有点感同身受。然而，当我把这句话讲给琼斯听的时候，没想到，我触景生情的感慨竟然被他付之“嘿嘿”一笑。他说看到老年夫妇跳舞时，不管是胖的还是瘦的，他都会忍不住笑出声来。



四　第一印象（下）

从巴黎咖啡厅出来以后，在宽阔的马路上已经看不到几个人了，掏出怀表一看，才十一点。在大都会中，上海属于睡得格外早的。那些令人畏惧的黄包车夫却依旧在来回走动地拉着客人。我想他们看见我们后，肯定会上来搭话。所幸在白天我已经向村田君学了一句中文："不要"。"不要"自然是用不着的意思。所以，每次我看见黄包车夫的时候，就像念咒语一样地连忙喊到"不要，不要"。从我嘴里蹦出的"不要"这两个字，是我学会的第一句中文，很值得纪念。我欣然地将它们抛向黄包车夫，此中的乐趣，是那些没有学过外语之人所无法体会得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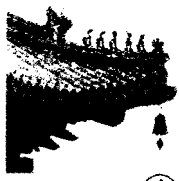
我们在马路上静静地走着，皮鞋的咯吱声还在天空中回响着。时而有出现在马路两边那三四层高的砖瓦房挡住夜空闪耀的繁星；时而有路灯照到当铺的白墙上，突显出那刺眼的粗大繁体"当"字；再往前走，是人行道路边挂着的一块写有"某某女医生"字样的牌子；还有一个地方，在油漆已经慢慢剥落的墙上，贴着南洋烟草公司的广告牌子。我们走了很久，也没有走到我们要去的宾馆。可能是刚才喝的洋酒在作怪，此时我们觉得口渴得要命。

"嗨，有没有地方可以让我们喝点儿东西啊。我快要渴死了。"

"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咖啡店，你就再忍耐一会儿吧。"

五分钟以后，我们两个人已经坐在咖啡店的桌子边，享用冰凉可口的饮料了。

这家咖啡店，比起刚才的那个巴黎咖啡馆，档次好像低了很多。在桃红色的墙边，一位梳着寸头的中国少年坐在一架很大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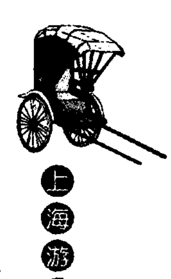
漂亮的钢琴面前，弹奏着悦耳的乐曲。咖啡店正中央，三四名英国水兵和几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跳着舞蹈。在入口处的玻璃门旁边，一个卖花的老太太，在听了我喊出的“不要，不要”之后，怅然若失地看着水兵们跳舞。此时的我仿佛在欣赏着一幅海报上的大图画，这幅图的名字，不用说，自然叫——“上海”。

突然，门外一下拥进来五六个水兵模样的人，各个都喝得醉醺醺的，他们用力将大门推开，门口那位老人挽在手臂上的花篮被打翻在地。这些醉鬼们哪里会去管这位倒霉的老太婆，先进来的人早就和同伴们一起疯狂地跳起舞来。老人一边嘟嘟哝哝地嘀咕着什么，一边弯着腰捡那些散落在地板上的玫瑰。还未来得及将花全部捡起，后面人的大皮靴又从那些美丽的玫瑰花上踏过去。

“我们走吧。”琼斯站起身子，像躲避瘟疫一样快速离开。我也随即站起来走向门口，看着我们脚下散落着的一片片玫瑰花，我不禁想起了法国讽刺画家杜米埃的一幅画。

“人生啊人生！”我不禁感叹道。琼斯边向老人的篮子里扔硬币，边回过头对我说：“人生怎么了？”

我们走出咖啡店门口的时候，几个还在等客的黄包车夫争先恐后地从各个方向飞奔过来。对于黄包车，我自然会说“不要”。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跟随在黄包车夫之后还有一个累赘——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卖花的老太婆已来到了我们身边。她一边嘴里说着什么，一边像乞丐一样向我们伸着手。这位已经从我们这拿走了一枚硬币的老太婆，看来还想让我们再次慷慨解囊。我不禁对那一朵朵玫瑰花动了恻隐之心，那些漂亮的鲜花竟然在这样一个贪得无厌的老太婆手中被卖出。上海给我的第一印象，当然不仅仅是这个厚脸皮的老太婆和白天的马车车夫，但颇感遗憾的是，这些事确实影响了我对中国的最初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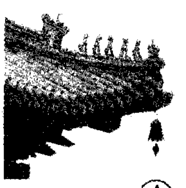


五　医院

在到达上海后的第二天我就病倒了，第三天我就住进了医院，医生说我得的好像是“干性肋膜炎”。我们计划的很多行程大概不得不因此被耽搁了，一想到这里，我的心中难免会有一些忐忑。我随即给大阪总社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我现在的状况。没过多久，总社的薄田先生就给我回了电报，叫我好好休养。收到薄田先生的电报，我先是觉得暂时松了一口气，但一考虑到《中国游记》的写作任务，又坐立不安起来。因为刚到中国就先住一两个月的院，等于什么事都干不成了，如此一来报社也会很为难的。

然而使我深感欣慰的是，在上海，我除了有村田君和友住君这些新闻社的同事外，还有琼斯和西村贞吉这些学生时代的朋友。这些朋友，虽然都工作繁忙，但也会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探望我。除此之外，还经常会有一些不相识的人送来鲜花水果之类的礼物，他们也许是冲着我“作家”这点儿虚名而来的。有一次我发现，罐头、饼干这些慰问品在我的枕边排成了长队，以至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了，我只好请朋友们把它们带走。在我生病住院期间，无论是送我罐头、饼干那些不相识的朋友，还是帮我处理罐头、饼干那些熟识的朋友，都无一例外地让我备受感动。有几位我当时结识的朋友，还成为了我后来的莫逆之交。其中一位就是诗人四十起君，另一位是石黑政吉君，还有一位是上海东方通讯社的波多博君。

可是这 37.5 度的低烧一直不退，还真叫人担心。有的时候，我甚至害怕会在大白天里就这样躺着躺着突然死去，所以有时还不敢总这么躺着。为了摆脱这些胡思乱想，白天的时候我尽量多看书，



旁边有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就这么一本本地读，不知不觉居然看完了满洲铁路会社井川先生和琼斯君特地借给我的总共二十几本英文书。拉·莫特[1]的短篇、梯青兹[2]的诗和贾依兹[3]的评论等，全都是在生病住院期间读完的。到了深夜里，为了防止失眠，我会服用一些安眠药，当然这对医生是要保密的。即便这样，我也经常在天亮以前就醒来，这件事情让我束手无策。记得王次回[4]的《疑雨集》中有这么一句诗："药饵无征怪梦频。"这句诗写的并不是诗人自己，而是其夫人。诗中所描述的情形与当时的我若合一契，这时我才深切地体会到诗人的叙述是多么的贴切。"药饵无征怪梦频"——我在病床上的时候不知多少次脱口吟出这句诗。

就在我生病期间，春天的气息一天比一天浓重，西村告诉我，龙华的桃花已经开了。从蒙古吹来的大风，给天空带来了滚滚黄尘，甚至遮住了太阳。友人来访的时候送来了一些芒果。我断定现在是去苏州和杭州旅游的最好时节，可我却只能在这里接受医生每隔一天为我注射的滋补针，我心里不断地说着："什么时候，我才可以离开这张病床呢?"

[附记] 关于住院期间的事情，还有很多话要说，但由于和上海没有太多的关系，故而就写到这里。只是还要补充一点：里见医生是一个很新潮的俳句诗人，顺便摘抄他的一首近作：

围炉续炭意融融，轻语感胎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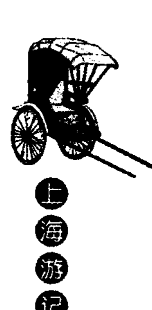
---

①拉·莫特（1777—1843），德国浪漫主义诗人。

②梯青兹（1884—1944），美国女文学家，曾在中国居住，著有诗集《中国侧影》。

③贾依兹（1845—1935），英国外交家、汉学家。

④王次回，即王彦泓（1593—1642），字次回，江苏金坛人，明代著名的诗人，著有《疑雨》、《疑云》两部诗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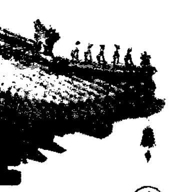


六　城内（上）

在俳句诗人的引领下，我在上海的城里到处看了看。那是一个昏暗的下午，看天色好像快要下雨的样子，马车载着我们两个人在喧嚣的马路上一直向前奔去。街道两边都是小店：有一家店的门前挂满了烤得像印泥一样通红的烧鸡；有家店铺挂满了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吊灯，让人看了都有点害怕；在一家很富贵气十足的银楼中，做工十分精细的银器发出夺目的光彩；还有一家门面不大的酒店，悬挂着一块十分陈旧的招牌，上刻“太白遗风”四个大字。我饶有兴致地欣赏着中国店铺的门面摆设，不知不觉马车已经到了一条更为宽广的马路上，并且放慢了速度，走进了对面的小街中。记得四十起说过，这条马路从前是座城墙，现在已被拆毁了。

我们一下马车，就拐进了另一条更为窄小的路上去，与其说是小路，不如说是弄堂。这条看起来很狭窄的弄堂两边，店铺鳞次栉比，既有出售麻将牌的店，也有出售红木家具的店。在这些看起来已经很狭窄，甚至有点拥挤的小店的屋檐下，又横七竖八地挂满了大小不一的牌子，以至于给人一种遮天蔽日的感觉。这里的行人很多，大多数都是中国的平民百姓，可谓摩肩接踵。我想看一看那些摆满店头的廉价书籍，不知道怎么一下子撞在了别人身上。于是我紧跟四十起身后，几乎目不旁视，脚踏着弄堂的石板路，慢慢地向前走去。

在这条窄小弄堂的尽头，我看见了闻名已久的湖心亭。“湖心亭”名字虽美，可事实上就是一些看起来随时都可能会倒的、有



些破旧不堪的茶馆。亭外池中的水面上漂着一些蓝色的水藻，我们几乎看不到池水的颜色。池边围着一圈玉石栏杆，看来似乎也不太稳固。这时，我看见一个穿着浅葱色棉衣、后脑勺有一个长辫子的中国人正在毫无顾忌地向池子里撒尿。

在这里我要补充一点：菊池宽①以前经常责备我在小说里用“茅坑”之类不太雅观的词语。如果这等词语用在吟咏俳句上，那自然是受了芜村②的“马粪”或者是芭蕉③的“马尿”的一些影响。我自然不想洗耳恭听菊池先生的高见，因为，我要写的是《中国游记》，如果所游所记之处本身如此，我就不得不打破旧的礼节约束，不然就不可能写出生动活泼的文章来。汝若不信，请继续往下读。

好了，不说高雅，言归正传。这位正往池中撒尿的中国人一副旁若无人、悠闲自得的样子。对他来说，像陈树藩④叛变；白话诗正在走下坡路；日英两国是否继续结盟这类事，似乎根本不在他话下。至少，从这个中国人那种无所谓的态度上，我们看到了一种“闲情逸致”。一间耸立在昏暗天空下的中国式破亭子，一沟布满水藻的病态绿色池水，外加一大泡斜射入池中的小便……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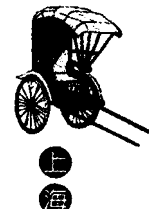
---

①菊池宽（1888—1948），日本大正、昭和时期小说家，也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

②与谢芜村（1716－1783），日本俳句诗人、画家，主要作品有《玉藻集》、《摘新花》、《俳谐三十六歌仙》、《芜村七部集》、《夜半乐》等。

③松尾芭蕉（1644—1694），是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俳人。

④陈树藩（1885—1949），字柏森（柏生），陕西安康人。皖系军阀，曾任陕西督军。一说此似为陈炯明叛变，为作者笔误，但陈炯明叛变在1922年，此文写于1921年，故此说不当。



不仅是忧郁气质作家所一直寻找的那幅风景画，同时也成为这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国家的一种象征，这个象征如此的具有辛辣讽刺意味，甚至看了令人心寒。我一直盯着这个中国人看，有一种说不出的刻骨铭心的感受。然而这对于四十起来说，好像已经司空见惯，他似乎在对我说：这有什么值得感叹的呢？这种景象毫不稀奇的。“你看，这石板上流淌的不都是小便吗？”四十起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同时快步沿着池边拐了过去。

经他这么一说，我好像也闻到了空气中弥漫着的很刺鼻的尿味，这时湖水呈蓝色的谜底也随之被当即揭开了。湖心亭虽然是湖心亭，但小便总归也是小便。我踮起脚尖，紧跟在四十起后面，快步追了上去。现在可不是沉溺于胡乱咏叹的好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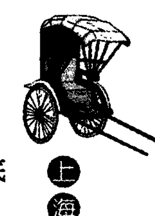
七　城内（中）

往前刚走不远，只见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盲人乞丐坐在地上。

其实乞丐也是具备浪漫主义气息的人。如果有人问你，浪漫主义究竟是什么？你大概很难回答，事实上这也确实是一个很难得出的结论。不过浪漫主义至少有一大特色，就是总在幻想着很多稀奇古怪、与众不同的事情，比如幽灵、非洲、梦境、女人的道理等等。所以，以此看来，乞丐自然会比公司职员更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可是说到中国的乞丐，那就更是怪得离谱了。那天正下着绵绵细雨，有一个乞丐在马路上躺着，身上只披着一张旧报纸，膝盖上的肉已经腐烂得像一只剥开的石榴了，乞丐居然伸出舌头舔着身上的烂肉。——总之，他的浪漫叫人看了唯恐避之不及。我从中国小说中知道很多有关神仙佯装成乞丐的故事，这大概才是从中国乞丐发出来的真正的浪漫主义色彩吧。说到日本的乞丐，因为他们没有中国乞丐那种非同寻常的不洁，所以也不大容易出现在类似的故事中。日本故事中的乞丐，充其量不过是接近将军的轿子，献上一支这位将军从未见过的火铳枪，或者是邀请柳里恭[①]去山中品尝一下他所谓的神茶等。——话扯得有点远了，好吧，言归正传。再看这位盲人乞丐的模样，我猜他很有可能是赤脚大仙或者铁拐李这类人物的化身。在他前面的石板上用粉笔写着一段让人为之而动容的文字，叙述着他悲惨的往事。那字写得

①柳里恭（1706—1758），即柳泽淇园，名里恭，字公美。江户时代汉画家、汉诗人。自幼喜爱中国文化。



比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要好看，我心里不禁揣测：这些字，到底是谁替他们写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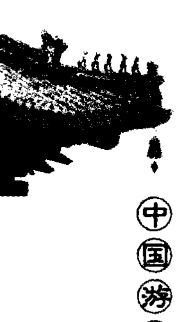
再往前走，发现小街旁边出现了不少古董店。每家店里都摆放着铜制的香炉、墓葬用的石马、景泰蓝的瓷器、龙头胆瓶、玉制文镇、螺钿小柜、大理石砚台、野鸡标本和仇英[①]画的赝品等。总之，各种各样的商品横七竖八地摆满了整个店铺。穿着中式对襟长衫的老板，嘴里叼着水烟管，悠悠然地坐在店铺的中间，等待着顾客的到来。我顺便进去问了一下价格，心里不禁盘算着，按照老板要的这个价钱，就算打半价也不便宜呢。回到东京以后，香取秀真[②]便问起上海那些古董的价钱，据说，要买古董，应该到东京日本桥一带的“仲通”大街去看看。

穿过那条两旁古董店林立的街道，我们看到了一所大庙，这就是闻名远近的上海城隍庙了。很早以前，我就从那些明信片的图片上熟知了这座城隍庙。一进庙，就看见朝拜的人群进进出出，络绎不绝。他们全都抢着向城隍老爷叩头，为自己祈福，有的供上香，有的烧纸钱，人数之多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不知是否与烟熏有关，梁间的匾额和柱子上的对联全部油亮锃亮，非常奇妙。大概在这里，只有大殿顶棚垂吊的金银纸钱和螺旋状的转香是没有被烟火所玷污的。与刚才看到乞丐之时一样，眼前这番景象，再次使我联想到了以前读过的中国小说。排列在大殿左右的那些判官和端坐正中的城隍老爷塑像，简直就是《聊斋志异》或《新齐谐》之类志怪小说里的插图。仔细端详着这些塑像，我不禁开始崇拜那些造像之人的奇思妙想，以至久久不肯离开，甚至早已顾不得四十起的久等了。

---

①仇英（约1509—1551），字实父，号十洲，明代杰出画家。

②香取秀真（1874—1954），日本明治、昭和时期的手工艺人。



八　城内（下）

前面已有涉及，此处不复赘述。在满是鬼怪狐妖故事的中国小说里，上到城隍庙老爷，下至跑腿的判官之类的角色，真是数不胜数。故事中既有因栖息于城隍庙廊之下而时来运转的穷苦书生，也有因骚扰城镇而被判官吓得几乎要昏死过去的小偷。这样看来，城隍老爷和判官好像都是一些专做善事的人。但是，也有不少百姓把他们称为“贼城隍”，因为他们为了香案前供奉的一点狗肉，不惜给坏人帮忙，为虎作伥。在跑腿的判官中，就有着不少的败类。他们中有人四下追逐人家的老婆，最后的结果自然是遭到报应，被人家打断了胳膊，还有的甚至被人揪下了脑袋。总之，在天下人面前出尽了丑，成为颜面扫地的反面教材。原来在阅读中国小说时，我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尽管囫囵吞枣地读懂了一些故事梗概，但往往对一些细节缺少生动真实的理解，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这次亲眼看到城隍庙，才觉豁然开朗。中国的小说写得看似荒唐离奇，但今天了解了令作家产生如此奇思妙想的缘由，不由得为之拍案叫绝。你看那些红光满面的判官，谁说不像是沾染了洋场恶少们的习气；那位美髯公城隍老爷，好像更适合在庄严的仪式队伍的簇拥之下，向美丽的夜空升腾而去。

在一系列浮想联翩之后，我又和四十起回到了上海的大街上。在城隍庙门口，有很多小摊儿，出售各种各样的物件。他们有卖布袜子的、卖玩具的、卖甘蔗的、卖纽扣、卖手巾，以及卖花生的。此外，还有一长溜脏兮兮的饮食摊儿。这里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的热闹场面与日本节庆日赶庙会时大致相同。抬眼间，对面



走来一位时装入时的中国人，一身漂亮帅气的条纹西服，领带夹上还镶有一颗闪闪发光的紫水晶。另一边走来一位传统打扮的太太，她脚底下迈着三寸金莲，手腕上戴着一副银镯子，在阳光的照耀下也是闪闪发光。我想，在这些人当中，没准儿混着个把《金瓶梅》中的陈敬济[1]还有《品花宝鉴》[2]中溪十一那样的“好汉”呢。总之，在这些人群中是看不到诸如杜甫、岳飞、王阳明、诸葛亮此类的人物的。因为，现在中国早已不是我们曾在他们的古诗文中认识的那个中国了。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所描绘的那个社会——一个猥亵、冷漠、贪得无厌的社会。那些廉价的东方主义只知钟情于陶瓷、凉亭、水榭、睡莲或刺绣，西方国家对此早已失去兴趣了。那些除了《文章轨范》[3]和《唐诗选》不知中国为何物的汉学爱好之风，在日本亦可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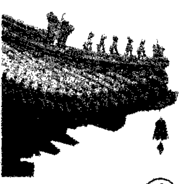
随后我们便原路返回了。途经刚才见过的一家水池边上的茶馆，发现这里的客人居然并不很多，这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脚刚刚跨进这家茶馆的门槛，一阵争相嘈杂之声便猛然袭入我们的耳膜。这是各种小鸟的鸣叫之声，有云雀、白眼鸟、文鸟、鹦鹉等。透过昏暗的光线抬头望去，只见顶棚木梁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鸟笼。中国人喜欢养鸟是我们早有耳闻的，然而把鸟笼排得这么密密麻麻，好像让鸟儿比赛鸣叫一般，却是我以前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这岂是单纯的喜欢小鸟的鸣唱？我赶紧把耳朵塞

---

①陈敬济，《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女婿。

②《品花宝鉴》：描写清代乾隆时期京师朝贵名公狎优生活的小说。溪十一为主人公之一富贵淫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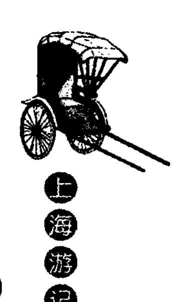
③《文章轨范》：南宋谢枋得编著的文章选评集，目的在于指导士子科举考试。该书共七卷，选录了汉、晋、唐、宋十五位作家的六十九篇作品。



了起来，以免鼓膜被震坏。同时催促四十起赶紧走。我近乎逃命一样地奔出了充满刺耳叫声的可怕茶馆。

但这样的叫声，不单单只是存在于茶馆中。我好不容易逃到外面后，发现狭小的街道两旁也都挂满了鸟笼，从那些悬挂着的鸟笼里边，也是此起彼伏地传来一阵阵鸟叫之声。但这可不是上海滩中遛鸟的闲人在逗他们的鸟，使之鸣叫。这些都是专门卖鸟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鳞次栉比。说真的，这些商店到底是卖鸟还是卖鸟笼，我到现在也没有搞得很明白。

“你等一下，我买一只鸟去。”四十起招呼了一声，便急匆匆跨进一家鸟店。走过这家鸟店，我在不远处发现一家用油漆装饰了门面的照相馆。我走进去，一边欣赏着橱窗中梅兰芳的照片，一边在那里等四十起。我心中暗自想象：四十起的孩子们看到他们盼望的爸爸手中拿着这些小鸟归来时，会是怎样的欢快呢？



九　戏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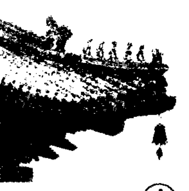
我在上海旅行的这段时间，只遇到两三次看戏的机会，至于速成为中国戏通，则是到北京以后的事情了。上海的戏剧演员中有好几位堪称名伶，比如演武生演员盖叫天，这个人在上海名气响亮。花旦演员，像白牡丹①和筱翠花等等，也都家喻户晓。不过谈起这些名角之前，我们得先介绍一下戏园子中的情景，否则读者们会弄不明白中国的戏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我去过的一家戏院，叫“天蟾剧院”，这是一幢三层楼的建筑，外涂白漆，是全新的。二层和三层的看台外围是半圆形的黄铜栏杆，想必这就是模仿西方时下很流行的式样。戏院的顶棚上垂下三只很大的电灯泡，把戏园子照得一片通明。观众席的地面上铺的都是砖头，上面还摆放着一排排的藤椅。不过在中国就算是坐在藤椅上，也不可掉以轻心。记得有一次，我和村田君一起坐在这种藤椅上，就被臭虫袭击了，手上脖子上被咬了两三个大疱。对于臭虫这东西，我是怕得要命的。不过这些看戏时坐的藤椅，总的说还算干净。

舞台的两边各挂一只大钟，不过其中有一只已经不走了。大钟下面排着色彩浓鲜刺眼的烟草广告。舞台正上方是一块牌匾，其底纹是用油漆画的玫瑰花和一些莨菪叶形的装饰图案，图案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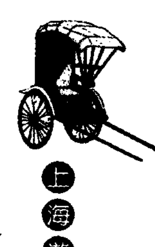
①白牡丹：即荀慧生。日文《中国游记》诸底本皆为“绿牡丹”（黄玉麟），《大阪每日新闻》连载为“白牡丹”。经考作者在华期间于绿牡丹不在上海，而白牡丹恰在上海，故从《大阪每日新闻》连载。



上醒目地写着“天声人语”四个大字。这个舞台比东京的“有乐座”可能还要大一些。这里还按照西方的装饰方式安置了脚灯。说到幕布，我认为，其实在换场时根本用不着这些幕布，拉幕不过是为了调换背景，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换广告。像苏州银行、三炮台香烟等这些低级的广告几乎成为了舞台的真正背景。似乎所有的戏院的幕布都是从舞台的中央一分为二，开幕时从中间向左右两边逐步拉开。幕布没有合上的时候，观众看到的是背景。这些背景的画面，多数是采用油画的方式绘制的室内外景色，内容有新有旧。但是计其种类，不过两三种而已。所以不管戏中要上演的是姜维纵马驰骋的场面，还是武松杀嫂的情节，其背景都是不变的。舞台的左方（观众的右手方），端坐着手持胡琴、月琴、铜锣等中国民族乐器的伴奏师们，这些乐师穿着比较自由，在他们当中，我经常看到有头戴鸭舌帽的先生。

下面我们再来讲讲看戏的一些规矩。按中国一贯的风格，看戏是在坐定位子之后才开始收费的，因此你只要在开戏前想办法往里面闯，不论是头等还是二等座位，都是可以占到的，这一点倒是蛮方便。据说位子定下以后，立刻会有堂倌送来热毛巾，用铅字印刷的节目单和茶水。他们的茶水是装在大陶壶里面的。除此以外，还有瓜子儿、廉价的糖果点心之类的零食，如果你不想吃，回答他们“不要”就可以了。有一次，坐在我旁边的一位相貌端正的中国人，在用热毛巾反复擦脸之后，竟在毛巾里擤了一泡浓浓的鼻涕，自从目睹了这个景象之后，凡是送来的热毛巾我的回答都是“不要”。

那么一个人看一场戏要多少钱呢？我觉得包括付给那些服务态度好的堂倌的小费在内，头等坐大致是在一元五角至二元钱左右。我这里用了“我觉得”，是因为每次看戏的时候都是村田君付



账，他总是不让我付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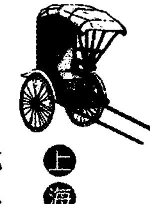
说到中国戏曲的特色之处，首先要提到的是伴奏，其声音之响亮，有时甚至让我觉得有些吵闹，尤其在武戏比较多时。这时经常是舞台上突然出来几个人高马大的男子，双目圆瞪，盯着舞台一隅，好像是要来一场生死的决战，伴奏的锣鼓会随之敲得山摇地动，我是感觉不出一丝一毫“天声人语”的气氛。说句实话，在我还没习惯以前，我总是用两只手捂着耳朵，如果不这样，实在是没办法待下去。然而我们这位村田乌江君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他自己说，只要伴奏的锣鼓声一停下来，他就觉得不过瘾。不但如此，即使是在戏园子外面，只要听一耳朵锣鼓的响声，他就能大概猜出是在上演哪一出戏。“那锣鼓的响声，可好听呢。”每当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就会怀疑这位仁兄是不是神经有点问题。



十　戏台（下）

在中国的戏园子中，不管在观众席上大声讲话，还是带来的孩子哇哇大哭，都不必为此感到不好意思。这一点是我觉得还比较方便的地方。我常想或许正是因为中国观众的这种情况，伴奏的锣鼓才会那么响亮，这样一来，就算戏场里不是很安静，听戏的人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就拿我来说，在看戏的过程中，我会一直让村田君给我讲故事情节、演员、唱词的内容等。坐在我们身边的观众们，从没有因此表现出过不耐烦的表情。

中国戏曲的第二大特点就是很少使用道具。在舞台上，偶尔也会使用一些装饰背景，但这不过是最近的发明。中国最早的舞台道具，总共不过三样：椅子、桌子、幕布。不管要表达什么场景，比说是山脉、海洋、宫殿、道路，都可以用这三样东西来表现，甚至连一棵树都用不着。比如，只要演员做出用力拉门的动作，观众就能联想到那扇门的位置所在。又比如，演员神采奕奕地挥舞着手里的那根红马鞭，观众就会立刻想到他屁股下面骑着一匹桀骜不驯的红鬃烈马，而且那匹马正在一边蹦跶一边昂首长嘶。对于我们这些熟悉“能乐”表演艺术的日本人来说，这些中国戏曲表演上的艺术诀窍，倒比较容易心领神会。比如，看到桌子上叠着一把椅子，别人就会告诉你这是一座山，这是我们日本人可以马上理解并且接受。又比如，有人告诉你，演员之所以把一只脚往上抬一下，是因为他要迈过那根把屋里、屋外分开的门槛，这也不难理解。这种约定俗成的艺术形式不同于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在此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出人意料的美。说到这儿让



我联想起一件往事，至今记忆犹新，那就筱翠花主演的《梅龙镇》。在其中扮演李凤姐的筱翠花，每次跨进越门槛的时候，一定会从她那黄绿色的裤子下边闪出那双三寸金莲的鞋底。正是因为有了那个凭空想象出来的门槛，观众才能够透过那双小鞋的鞋底，深刻地感受到筱翠花扮演的角色之楚楚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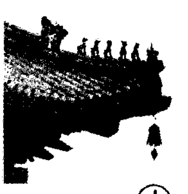
正如上面所说，中国的戏曲是不使用道具的。这一点，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是不难理解的。相比之下，令我感到别扭的是他们对于盆子、碟子、手镯这类日常小道具的漫不经心，或者说是胡乱使用。比如，刚才讲到的《梅龙镇》。按《戏考》上所说，这出戏讲的是明朝正德皇帝微服私访，在梅龙镇的小酒馆遇到姑娘李凤姐，并对其一见倾心的故事。很显然这不是发生在这个年代的事情，然而戏中这位姑娘手里拿的盆儿却是在任何一家百货公司都可以买到的，画有玫瑰花、底部镶银丝的陶器。试想，我们的能乐演员梅若万三郎①如果身佩长剑上场，那该是一件多么荒唐可笑的事情呢。因此不必细说，我们也可以明白其中的不妥。

再说一下中国戏曲的第三个特点，各种各样的脸谱。记得好像是过听花翁②讲过，仅曹操这一个角色的脸谱，就有六十几种。这一点是绝非歌舞伎中市川流所能够相提并论的。甚至有的脸谱是用红色、蓝色、赭石色把整张脸涂满，就其给我的第一印象而言，我根本想象不到那是化装而成的。比如有一场武松的打戏，看到慢悠悠出场的蒋门神后，不论村田君怎么向我解释，我都觉得他是戴了一层假面具。我相信如果有人一眼就可以辨认出花脸的脸谱和假面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他一定是一个千里眼。

---

①梅若万三郎（1866—1945），能剧演员。

②过听花翁（1868—1931），汉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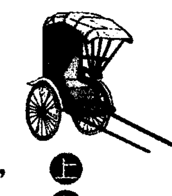


中国戏曲的第四个特点就是有非常激烈的武打动作，尤其是那些跑龙套的人，与其说他们是戏曲演员，倒不如说他们是专门表演惊险动作的杂技演员。他们可以从舞台的这一头通过两个连续的筋斗翻到另一头，或者从很高的桌椅上面径直倒栽下来。这些演员多数是下身穿着一条红裤子，上身则光着膀子。看他们表演那些惊险的动作，真是让人怀疑这些人是不是从马戏团请来帮忙的。不必多说，能够担当如此高难度武戏的演员一定有着相当深厚的武功底子，只有他们才可以把青龙偃月刀或者其他什么兵器挥舞得如此虎虎生风。听说武戏演员自古都是臂力过人的，可是如果有朝一日臂力下降的时候，一些很重要的武戏可就演不成了。我发现那武戏的名角儿，除了身怀绝技以外，也的确是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英雄气概。比如盖叫天扮演的武松，虽然穿着一条打了补丁的细筒裤，看上去就像是日本的黄包车夫一样，但当他在特定的场合一声不响地双眼紧盯对方时，人物所特有的那种威武之势便被体现出来，甚至比他在挥舞寒光四射的刀时更加淋漓尽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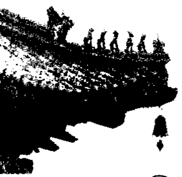
当然，以上所说的都是一些中国传统戏的特点。中国的新戏似乎既不画脸谱，也不翻筋斗。那么读者也许会问新戏是不是就一切全新了呢？似乎也不全是。比如，在一个叫做《卖身投靠》①的戏剧里，演员手举着没有烟火的蜡烛出场了，然而观众却依旧想象那是点着的蜡烛，也就是说老戏的象征手法还继续保留在舞台上。除了在上海看过新剧外，在其他几个地方也看过几次，那几部新剧的水平大致相当，这也许是唯一遗憾的地方吧。至少像下雨、闪电、入夜这些情节，还得完全凭借观众的想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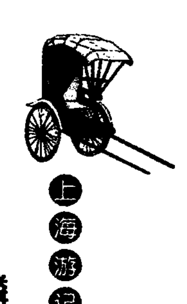
①《卖身投靠》：京剧戏目，又名《双珠凤》。



最后我们来说说演员。上面已经讲过的盖叫天和筱翠花，不再赘述，下面要提一下白牡丹。我们说说他在化装间时的一些情况。我们曾经到舞台的化装间去探望过他，确切地说，是后台。总而言之，我们见到的后台就是一个墙壁已经斑驳不堪，空气里甚至还弥漫着大蒜气味的，很不堪入目的一个地方。记得村田君以前说过，梅兰芳去日本访问的时候，最让他吃惊的就是那里整洁漂亮的化妆间。比起中国的这些化装间来说，日本的化装间确实是非常干净漂亮的，是那种会让人大吃一惊的漂亮。在中国的后台，有很多衣服脏兮兮的演员，画着出场时的脸谱走来走去。在电灯光的照耀之下，这些穿梭于可怕的灰尘之中的演员，简直构成了一幅百鬼夜行图。在后台过道不远处的一个角落里，地板上凌乱地扔着一些中国式的皮包。我们采访的时候，白牡丹就坐在一只中国式的皮包上面，正在喝茶。他头上的发套显然已经脱落下来了，但是脸上还是舞台上苏三的扮相。刚才在戏里我看到的是鹅蛋脸的美人，可是现在却看不出任何窈窕之美，还不如说眼前这个人是个发育良好，稍显肥胖的青年，他个子大概比我高出五厘米。那天晚上村田君，把我介绍给了他，随后我就跟这位聪明活泼、专扮旦角的男演员白牡丹闲谈起来了。据说在白牡丹还没有成名前，他只是一个扮演童角的少年演员，早在那时村田君就是他的戏迷了，其痴迷程度已经到了不看白牡丹演戏就不能打发日子的地步了。我和白牡丹说，《玉堂春》这出戏真的是很好看，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竟然用日语说了一句“谢谢”。接着……接着他怎么了？考虑到白牡丹的形象，也顾及到我的好友村田乌江君，我本来不想把后来的事写下来。但如果不写，又会失去真实性，有点对不起读者。因此，我只好硬着头皮把



后来的事一带而过。后来白牡丹侧过身，把在红底上绣着银线的漂亮衣袖向上那么一抖，用手指擤了一泡鼻涕，非常干净利落地摔在了旁边的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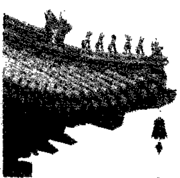


十一　章炳麟

不知出于章炳麟先生的什么爱好，在他书房的墙壁上趴着一条很大的鳄鱼标本。这间满是书籍的房间，真可谓名副其实地寒冷，墙上挂着生长于热带的鳄鱼的标本，简直是一种讽刺。那天的天气，如果借用中国诗词中的语句来形容，可以说是“春寒料峭”加阴雨连绵。在这间屋顶盖有瓦片的房间里，既没地毯也没有火炉，只有一把两边有扶手的四方形红木椅子。这把椅子上面显然没有坐垫。那天我穿的是一件斜纹哔叽料的很薄的两用衫。直到现在为止，我都为坐在那样的书房里而没有感冒而深感庆幸，我只能说这完全是一个奇迹。

章太炎先生倒穿了一件背面镶着厚毛皮的黑马褂儿，外面还套着一件灰色的大褂儿，显然他不会觉得冷，况且他还坐在一张铺有毛垫子的藤椅上。我被先生的高谈阔论所深深吸引，甚至忘记了抽烟。此外，先生那暖暖的穿着，和他悠然自得伸开双脚的姿态，更是令我羡慕不已。

听说章炳麟先生是以王者之师自称的，据说，他一度想收黎元洪为自己的弟子。在他的书桌上，鳄鱼标本的下方，确实悬挂着一条写着：“东南朴学 章太炎先生 元洪”的横幅。说到先生的长相，我可有点不敢恭维了。先生长得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漂亮，肤色蜡黄，胡须稀疏，额头极其突出，甚至让人怀疑是否长了个瘤子。他那双藏在高级无框眼镜背后，如线一般的小细眼，一直以一种冷冷的微笑给人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感觉。正是这双眼睛，使袁世凯把先生打入大狱；同样是这双眼睛，使袁世凯却始终不



敢将先生杀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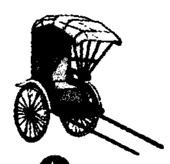
先生的谈话从始至终不离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而我只会说一些例如“不要”、“等一等”之类的用来打发黄包车夫的简单词语，其他中国话是一句也不会讲。所以对我来讲，章炳麟先生的高谈阔论几乎成了对牛弹琴。幸好有《上海》周报的主笔西本省三的帮忙，我才能知道先生说了些什么，并不时地向他提出一些比较狂妄的问题的。当时正值《上海》周报发稿日期临近之时，西本君的时间本来是非常紧迫的，但他坐在我身边，挺着胸脯，正襟危坐，不论太炎先生的话题如何高深难懂，他都耐心地为我一一翻译，对此我表示由衷地感谢。

“当今之中国，最令人心痛之处当属政治渐趋衰落，腐败之风有甚于清末，学问、艺术更是停滞不前。”章炳麟先生一边不停地用他那留有长指甲的手比划着，一边口若悬河地讲述着他独特的见解，而我却被冻得浑身发抖。“如此若要振兴中国，当籍何种手段？无论其具体做法如何，桌上之空论终属无用。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无数事实之归纳远胜于观点之推演，此即为识时务。既识时务，当定计划，此所谓因时制宜者也。”

谈到日本，先生说：“我最厌恶之日本人乃讨伐鬼之岛之桃太郎[1]，故而对于深爱桃太郎之日本国民，也不无些许反感。”太炎先生真可谓贤人。我常听到一些日本通们或嘲笑我国的山县公

---

①日本民间故事中的人物，从桃子中生出来，带着狗、野鸡、猴子赶杀鬼之岛上的鬼。先生这里借桃太郎谴责日本的殖民主义侵略政策。



爵[①]、或赞扬我国的葛饰北斋[②]，或痛骂我国的涉沢子爵[③]，可把这位从桃子里蹦出来的桃太郎作为发矢之的，章太炎先生还是第一人。先生所发这一矢比其他所有日本通的大放厥词，都更加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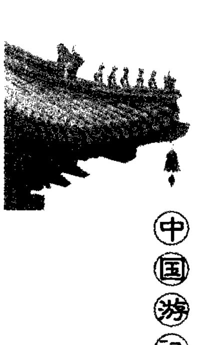
我一边洗耳恭听章炳麟先生的高见，一边时不时瞟一眼趴在墙壁上那条鳄鱼标本。这时我头脑中突然冒出一个和中国问题完全不沾边的问题："那鳄鱼必定是熟知睡莲的芬芳、太阳的光明和水的温暖的。我想现在大概只有那条鳄鱼是最能体会我被冻得瑟瑟发抖的感受了。鳄鱼啊，已经成为标本的你，大概比我幸福吧。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苟且偷生的我吧！……"

---

①即山有朋（1838—1922），陆军元帅，曾任首相。

②葛饰北斋（1760—1849），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画家，其绘画风格对后来的欧洲画坛影响很大，德加、马奈、梵高、高更等许多印象派绘画大师都临摹过他的作品。

③疑为"日本实业之父"涉泽荣一，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讲儒家的忠恕之道。



十二　西洋

龙：上海不光是中国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属于西洋的。这方面的情况，你也多关注一些啊。就拿公园来说，我觉得比日本的要先进很多。

章：公园我大致都看了一遍，不管是法国公园①还是杰斯弗尔德公园②都非常适合散步，尤其是法国公园，西洋的妈妈和奶妈，让孩子们在刚刚长出新绿嫩芽的法国梧桐树间玩耍，那个景象确实是美极了。不过，我倒不觉得比日本先进多少，只是上海的公园，全都是西洋式的，我并不觉得什么都西洋化了才算是一种进步。

龙：新公园③也去了吗？

章：自然是去了，那不就是一个操场吗？我没有觉得那是一个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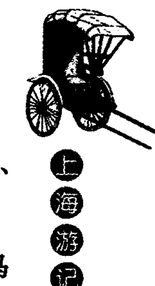
龙：公共花园④如何？

章：那个公园倒是挺有意思的，外国人都可以进去，中国人却一个也不让进，取名为“公共”，真是妙啊。

龙：不过在西洋人多的那些地段上走走，大体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吧？毕竟这种情形在日本是见不到的。

---

①现在的复兴公园。
②现在的中山公园。
③现在的鲁迅公园。
④现在的外滩公园。



章：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不久之前见到一个只有眼睛、没有鼻子的西洋人，要想见这样的西洋人，在日本倒是不容易呢。

龙：哦，你说的是流感流行时戴着口罩的男人么？不过在马路上走走看看，比起西洋人来，日本人的身子是比较单薄的。

章：是啊，穿着西服的日本人，看起来是比较寒酸的。

龙：穿和服的也不怎么样，说到底，那是因为我们日本人并不过分关注裸露在外的肌肤。

章：如果真的有人对此太过关注，大概就是关注的人自己比较猥琐，有个久米的仙人①，不就是因此从云端里掉下来了吗？

龙：你的意思是西洋人猥琐？

章：那当然，在这点上他们绝对是猥琐的。风俗这种东西，有很多令人遗憾的地方，比如少数服从多数。现在的日本人也常常会把赤脚外露看成是一种非常低级下流的行为，也就说明，比起以前，现在的日本人也在慢慢地变得猥琐起来。

龙：但像日本艺妓，当着西洋人的面，大白天在马路上行走这类事，确实令人为之羞愧啊。

章：什么？像这种事情尽请放心好了，西洋的艺妓也会在马路上行走的，只是看不出来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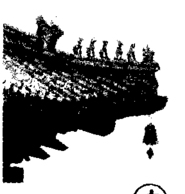
龙：哎呀，这句话是够厉害的，法租界你也去过了吗？

章：那边的人看来应该都很快乐，柳丝如烟、桃花红艳、鸽子低吟，中间还夹杂着几间中国的民居……

龙：那一片几乎都是住着西洋人，有红瓦房啊白砖房啊，西

---

①久米仙人：传说是久米寺的开山之祖，修炼成仙后可以在天空飞翔，因为有一次多看了几眼女子的大腿而丧失了神力，从天上掉下来。



洋人的住宅条件应该是不错的吧。

章：西洋人所住的房子，大体来说都不怎么样，至少，我所看到的房子，全都是蹩脚下等的。

龙：你那么讨厌和嫌弃西洋，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章：我倒不是讨厌嫌弃西洋，只是讨厌那种俗不可耐的东西。

龙：这一点我也是和你一样的，谁都不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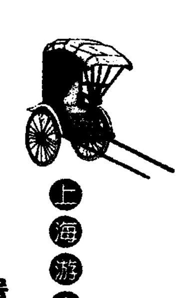
章：你又在胡说了！你这个人啊，照我看，比起穿和服你更喜欢穿西服，比起住带街门的院宅来你更喜欢住在木制的那种小屋子里，比起锅里煮的面条你更喜欢吃通心面，比起喝山本山茶你更喜欢喝巴西的咖啡。

龙：好了好了，你想讲的我已经非常明白了，然而，西洋的墓地还是很不错的，你看，静安寺路那个西洋墓地如何呢？

章：说到墓地倒叫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不错，西洋墓地的确是很肃穆，但如果让我选择的话，与其躺在大理石砌成的十字架下面，还不如躺在土馒头下面呢。更何况我是不愿意躺在那些莫名其妙的天使雕像下面的。

龙：这么说来你对上海具有的西洋特征是一点也不喜欢啦？

章：那倒不是，我是很热爱的，就像你说的，上海很有西洋的一面，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在这里都能看到，这不是挺好的吗？只是就算没有真正去过西洋，我也能感觉出上海的西洋有一种不合时宜，和过分夸张。



十三　郑孝胥

根据传说，郑孝胥先生甘于清贫，现在过着非常悠然自得的生活。在一个阴天的午后，我和村田君、波多君坐着一辆小汽车来到他家。原来这个“清贫”之家，竟然是一幢灰色的三层小楼，比我预想的强得多。走进门去，大概是个庭院，在一片淡黄色的竹林前面，一朵朵雪毽花和其他鲜花散发出一阵阵淡淡的幽香。像这样一种“清贫”生活，我是随时愿意接受的。

五分钟后，我们三人在引领下进入了会客室。这里除了壁上的挂轴以外，几乎没有其他什么装饰。在壁炉炉台上，左右两边分别摆放着一只瓷花瓶。花瓶上印有小黄龙旗[1]的图案，其中有一条黄龙正尾巴低垂。它仿佛在告诉客人，郑苏戡[2]先生不是中华民国的政治家，而是大清帝国的遗臣。我看着这面黄龙旗，隐约想起别人曾经给他的评论：“他人之退而不隐者，殆不可同日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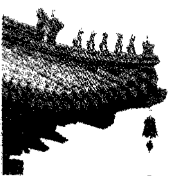
就在这时，一个体态发福的年轻人走进了客厅，他就是郑孝胥先生的公子郑垂。他曾在日本留学，与波多君熟稔。波多君立刻给我俩做了介绍。郑垂的日语很好，这样一来，我和孝胥先生聊天，就不用烦劳波多和村田二位翻译了。

没过多外，郑孝胥先生便来到了我们面前。他身材比较高大，面色红润，一眼望去，完全不像一位老年人。他炯炯有神的双眼如青年一般，尤其是讲话时腰板笔直、手舞足蹈的样子，甚至让

---

①黄龙旗：清朝国旗。

②郑孝胥的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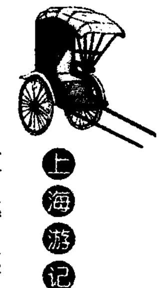


人觉得比他儿子更有朝气。先生外套黑色马褂儿，里面穿着一件淡灰有点偏蓝的长衫，一副机智聪颖之姿，无愧当年之才子称号。不，更确切地说，现已退出政坛，享受清闲的先生，依然能够如此精神焕发，不难想象，当初在康有为领导的如戏一场的戊戌之变中，担当显赫角色的孝胥先生，该是何等的才气逼人啊。

我和郑孝胥先生一起聊了一会儿有关中国的问题。不用说，我还是厚着脸皮评论了一些很不合时宜的话题，比如新借款团成立以后，中国对日本的舆论之类。在闲聊中谈论政治，似乎显得我很不认真，然而我并非信口开河，当时对于此问题我确实非常正重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现在想来，当时的我还真是有点失态。但出现这种不太正常现象，除了我本身生性轻薄以外，现代中国的风气确实也应该负一些责任。如若不信，大家可以去中国看一看。只要待上一个月，甭管是谁，都会莫名其妙地谈论起政治来。我猜想这大概是因为现在中国的空气中已经蕴含了中国二十年来所纠结的各种政治问题吧。即便像我这样的不关心政治的人，在秀美如画的江南一带周游，也丝毫没有减退谈论政治的热情。我当时并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嘱托，但脑子里思考的尽是那些比艺术庸俗得多的政治问题。

郑孝胥先生表示，他已经对现在的中国政治彻底绝望了，如果中国执意坚持共和政体，那就永远不可能避免混乱。但想要恢复王政、摆脱目前的困境，也只能等待英雄的出现，而这样的英雄在如今却是少之又少的。而且他必须与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一同出现，这样一来，等待英雄几乎也就无异于等待奇迹了。

在聊天的过程中，我把一支烟顺手衔到了嘴里，这个时候先生立刻站起身来，为我划着了火柴点烟。我一边诚惶诚恐地接着他的火，一边思索着：在待客之道上，与这位邻国的君子相比，日本人确实还有很大的距离。



品尝过红茶之后，我们在郑孝胥先生的引领下，来到了他家的后花园。花园中央是一方绿茵茵的大草坪，草坪的四周种着樱花树和白皮松，这是先生特意设法从日本弄来的。草坪正对面还有一幢同样淡灰色的三层小楼。先生说，这是儿子郑垂夫妻的住所，最近才建的。我在花园里信步游走，透过枝叶茂密的竹林缝隙，仰头望见了白云间蓝蓝的天空。这时我的脑海里再次闪过这样念头：如果可以这样，我也是愿意甘于清贫的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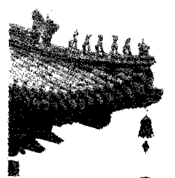
写到这里的时候，正巧书画装裱店派人送来了一幅装裱好的挂轴，这是我第二次拜访郑孝胥先生时，他为我写的一首七言绝句：

梦奠何如史事强，吴兴题识逊元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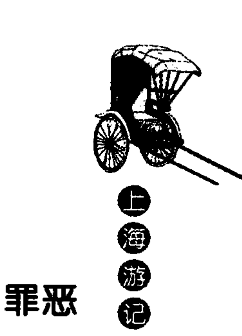
延平剑合夸神异，合浦珠还好秘藏。①

---

①此诗大意：第一句：自己做梦都想为国家尽力，但无奈现实无法改变。第二句：元章即北宋书法家、画家米芾，吴兴指南宋书法家、画家赵孟頫。赵孟頫为宋朝皇亲国戚，宋亡后降元，故诗人以吴兴之无气节故逊于元章。第三句：延平剑合：《晋书·张华传》载："张华望丰城有剑气，乃以雷焕为丰城令，焕掘得双剑，一与华，一自佩。华焕死后，焕子持剑经延平津，剑从腰间跃出堕水，但见化为二龙而没。"比喻重逢。第四句：合浦珠还：《后汉书·循吏传·孟尝》："（合浦）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比喻东西失而复得。一说此诗表达了诗人对清朝的忠诚以及等待时机复辟清室的心情；一说此诗是给本书作者的收藏古董方面的建义。二说均不当，既是诗人赠作者之诗，便不可能一味述说自己对清之忠诚，又作者本书中已表明对古董不感兴趣，故后者因不恰当。此诗所述当为中日之关系：我梦想着国家能够强大，但现实很残酷，但我可能会像米芾一样纵情于山水书画间，但决不会像赵孟頫一样亲事伪朝。就像延平剑合一样我们中国的土地一定会回到我们自己的手中，希望那些殖民主义列强能如合浦珠还一样把掠夺我们的东西全部还给我们，到时我们决不会再让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抢走。



欣赏着这龙飞凤舞、酣畅淋漓的书法，我再次回忆起与先生相对而坐的短暂时光，这段时光时至今日仍使我深感留恋。这如此短暂的时间，不仅成全了我独自面对前朝遗臣名士的愿望，更成为我有幸面聆现代中国诗宗、《海藏楼诗集》作者謦欬的一次难得机会。



十四　罪恶

拜启：

人言上海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罪恶之都"，上海毕竟聚居着来自世界各国的人，造成这样的后果是可以理解的。就我之所见所闻，此处社会风气确实很坏的。比如，经常可以在报上看见这样的新闻：有的黄包车夫会摇身一变成为拦路抢劫的强盗；还有的黄包车夫拉着客人在前面跑，有人从后面抢走客人的帽子。这种事情在上海已经是司空见惯了。据说其中最狠毒的要数揪女人的耳环了，有的甚至连女人的耳朵也一起割了下来，与其说他们是小偷，不如说是"变态性欲"狂。上海人称他们为"拆白党"。几个月前发生的莲英凶杀案还被改编成了小说。案子大致是这样的：一个由恶少组成的流氓团伙中，有一个人为了抢戒指而杀了一个名叫莲英的艺妓。这个恶少先是把莲英骗到自己的汽车里，开车带她到徐家汇附近，接着就把她勒死了。这种新型的杀人法，在中国以前是没有的。大家认为这都是那些以侦探故事为内容的无声电影带来的后果。这种说法在日本也时有耳闻。不过，这位叫莲英的艺妓，从她的照片来看，即使恭维地说，也算不上美人。

不必多说，卖淫在这里自然也是十分猖獗的。如果去过"青莲阁"这样的茶馆，大概到了傍晚时分，你就会发现这里妓女云集，上海人称她们为"野鸡"。大致望去，年纪都不超过二十岁。这些"野鸡"一见到日本人，就会喊着"ANATA、ANATA"（日语"您"的意思），一下子围过来。除了"ANATA"外，还有人会说"SAIGO、SAIGO"。"SAIGO"是什么意思呢？据说是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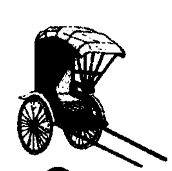
俄战争的产物。当时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军人抓住中国妇女便喊着“SA、IKO”（跟我来）把她们拉到附近的高粱地里。这段来源说出来像单口相声一样。不管怎样，这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讲，并不是件光彩事。除了青莲阁茶馆，夜里在四马路一带，也会有不少“野鸡”，她们一般坐在黄包车上转悠着四处拉客。她们一旦拉到客人，就让客人坐到自己的车上，而自己却徒步领客人回家。据说，这是此处的规矩。不知道是出自于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她们大多数会戴一副眼镜。我想大概在如今的中国，女人戴眼镜也是一种流行吧。

吸鸦片也成为半公开的事情，瘾君子触目皆是。我参观过一个鸦片馆，一对妓女和嫖客在一起，每个人嘴里叼着一管长杆的大烟枪，两人中间放着一盏微弱的煤油灯。此外，听别人说还有“磨镜堂”、“男堂子”等更为惊人的事物。“男堂子”指的是男人为女人服务，而“磨镜堂”呢就是说女人为看客表演淫荡之戏。听过这样的事情后，我总是觉得在马路上熙来攘往的中国人之中，会混有几个拖着长辫的萨德[①]。事实上，此地也确有其人。有一个丹麦人说，他在四川和广东一些地方待过六年，从没有听说过有奸尸之事，而在上海三个星期内，就发生了两起这样的案件。

近来还从西伯利亚那边来了一大批形迹非常可疑的西方人，有男有女。有一次，我和朋友在公共花园游玩，一个衣衫褴褛的俄国人死缠着我们要钱，这个人大概不过是个普通的乞丐吧，还不至于让人非常害怕。总的来说，因为工部局内部的管理很严格，上海风气也许会渐趋好转。举一个例子，比如像“埃尔·多拉多”

---

①萨德（1740—1814），法国小说家，他的作品多涉及色情，经常描写变态性欲。



和“巴勒莫”这样西方人开的不三不四的淫猥咖啡馆在上海大多已经关闭了，然而在靠近郊区的地方有一个名叫“德尔·门德尔”的咖啡馆，每天仍有不少商人前往。

Green satin a dance，white wine and gleaming laughter. with two：nodding earrings——these are Lotus。

（绿缎舞裙随步飘，葡萄白酒伴巧笑。耳际双环频乱颤，莲花女子太窈窕。）

这是尤尼斯·梯青兹吟咏上海妓女莲花的一首诗中的一小节。“葡萄白酒伴巧笑”，不止适用于妓女莲花，那些一边聆听印度乐师的交响乐演奏，一边靠向小圆桌的女人们，说到底不也正是如此之角色吗？

匆匆。



十五　南国美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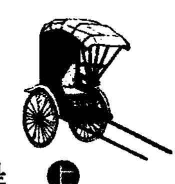
在上海我见过很多艳丽的女子，但不知为什么，这些美人都是我在一家叫做“小有天”的酒楼见到的。听说这里曾是近年去世的清道人李瑞清[①]十分钟爱的地方。“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李瑞清为它留下了如此富于情趣的对联，足见他对此家酒楼的喜爱非同寻常甚至可以说是情有独钟。我听说这位名士，有一次在此一下吃掉了十七只大闸蟹，其胃口之大，令人瞠目。

总的来说，上海菜馆的环境都不是太令人舒服。就算是小有天，房间和房间之间也都是用板壁隔开的，我以为极欠风雅，再看看餐桌上的器皿，即便是漂亮招牌的一品香，恐怕也与日本的西菜馆没有什么区别了。更有甚者，不管是雅叙园，还是杏花楼更或者是兴华川菜馆，除味觉以外的其他感觉，与其说得到了基本的满足，不如说是处处受到强烈的刺击。尤其是有一次，波多野君在雅叙园请客，我问跑堂厕所在哪儿，他竟然告诉我在厨房洗碗池下的水槽里方便就可以了。实际上，我发现一个满身油污的厨师已经率先在那里，认真地为我做了示范。此事，真让人感觉不堪啊。

尽管如此，其菜肴的味道却确实比日本好得多。若斗胆以中国菜行家自居，就我所感觉，上海的茶馆，瑞记也好，厚德福也罢，比起北京的茶馆要逊色一些。即使如此，比起东京的中国菜，

---

①李瑞清（1869—1920），字仲麟，号梅庵，江西临川人，近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晚年隐居上海，自称清道人。



上海的菜肴，不但味道鲜美可口得多，价钱也相当便宜，就算是像小有天这样的酒楼，大概其花费也只有日本的五分之一。

闲话扯得有点远了，好了，言归正传。我见到美人最多的一次，应该就是那次和《神州日报》的社长余洵先生共进晚餐的时候了。正如上面所提，是在小有天的楼上。上海是一个夜晚打烊比较早的城市，而小有天对面的三马路却一到夜里就热闹非凡。店堂栏杆外的车马喧闹，一刻不停，酒楼上更是喧闹至极，有食客们的谈笑声，也有清唱伴奏的胡琴声。我在嬉闹的人群中一边品尝着玫瑰茶，一边留意着余穀民[①]先生在局票上挥毫。这时我不禁产生了一种眼花缭乱的幻觉，这哪里是来茶馆喝茶，倒更是像坐在邮电局的板凳上，等待着工作人员叫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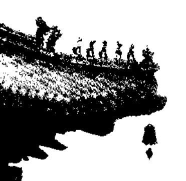
在红洋纸做的局票上，余先生龙飞凤舞地写下："叫——速至三马路大舞台东首小有天闽菜馆——座侍酒勿延。"记得雅叙园局票的角上，印有"毋忘国耻"这四个宣传爱国抗日的字样，还好小有天的局票上没有。（所谓的局票，就像大阪的"会票"，是一种用来传唤妓女的信笺。）余先生在其中的一张局票上写了我的姓以后，又加了三个字——"梅逢春"。

"她就是那位艺名为'林黛玉'的名妓，据说已经五十八岁了。听别人讲，除了大总统徐世昌以外，当属她最了解近二十年来中国政局之秘密了。此次以你的名义去请她，你可以见识一下，以供写作之参考。"

余先生微微地笑了笑，又开始写另一张局票。余先生对日语很精通，据说曾经在中日两国的聚会上，同时用中文和日文发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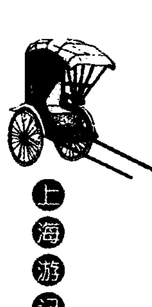
①即余洵，穀民为其号。



了即席讲话，这令当时与会的德富苏峰[1]先生钦佩不已。我与余先生、波多君、村田君坐在一起。最先来的一位姑娘名叫爱春，她是一个聪明、文雅的艺妓，打扮的样子有点儿像日本的女学生。她上身穿着一件带有白色织纹的淡紫色上衣，下身穿着一条青磁色的裤子，上面绣着一些花纹。头发像日本女人的辫子一样，用青色的带子把发根扎紧，长长地拖在身后，脸上还披着刘海儿。仅从这些装扮来看，她们与日本的少女并没有什么差别。但除此之外，她胸口还别着翡翠做的蝴蝶，耳上还挂着金子和珍珠的耳环，手腕上还戴着一块金表，这些东西都在闪闪发光。

---

①德富苏峰（1863—1951），日本著名的作家、记者、历史学家和评论家。热忠于天皇主义和大日本膨胀论，在各种侵华事件中一直制造战争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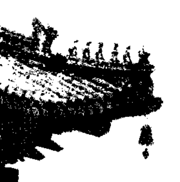


十六　南国美人（中）

我十分欣赏爱春的装束打扮，所以在用长长的象牙筷子夹菜的时候，不住地仔细打量着这位漂亮的艺妓。正如菜肴一道道摆上桌子一样，美人也鱼贯而入。这样一来，我便无暇仅为一个爱春而感叹了，我开始打量之后进来的那个叫时鸿的艺妓。

时鸿其实没有爱春长得漂亮，但是那张脸很有特色，总的来说，带有一种强烈的田园韵味。时鸿也是用布带扎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除了她的带子是桃红色以外，其他装束几乎与爱春一模一样：也是一身深紫色的缎子衣服，其上有用银蓝两色织成的布镶成的五分左右的宽边。余毂民说，这位艺妓是江西人，由于在穿着打扮方面不喜欢赶时髦，故而古风犹存。但比起以不施粉黛而显胜的爱春，她嘴上的口红和脸上的脂粉显得太浓艳。我端详着她那镶有钻石的蝴蝶胸针，她那大粒珍珠串成的项链和右手上佩戴的两只宝石戒指，不禁暗自惊叹，就算是东京新桥的艺妓，恐怕也没有如此光彩夺目的打扮。

在时鸿之后进来的女子，我若一一详细介绍，必定要累死了。因此，我只好从中选取两个稍作介绍。其中一位叫洛娥，她是一个命薄如纸的美人。据说就在她准备和贵州省省长王文华结婚之前，王遭暗杀，因此，时至今日她仍然身为艺妓。洛娥身穿黑纹缎衣，上面插着一朵白兰花，散发着幽香，除了这些以外并没有其他装饰。相较其年龄，这种打扮显得格外朴实无华，加之她那双水灵灵的眼睛，眼前这位女子给人一种楚楚动人的感觉。另一个女子看起来只有十二三岁而已，一副温柔可人的样子。这位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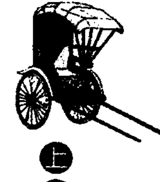
妓也是手上戴着金手镯，脖子上挂着珍珠项链，看起来她真像是一件玩具。在被大家取笑之时，她竟像纯洁的少女一般，面露羞涩。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她的名字竟然叫“天竺”①，日本人听了一定会大笑不已的。

按照局票上所写，这些美人在其对应的客人旁边一一落座。以我名义所请的那位叫林黛玉的名媛，却迟迟不见踪迹。这个时候，一位名叫秦楼的艺妓，手里夹着一支刚抽了几口的香烟，用婉转的歌喉唱了一段京剧《汾河湾》的西皮流水。京剧是用胡琴来伴奏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拉胡琴的先生头上都要戴一顶大煞风景的鸭舌帽或是贝雷帽。所谓的胡琴，就是在类似日本那种用竹子做的圆柱形插花筒上，绷上一张蛇皮。秦楼唱完一曲，接着便轮到了时鸿。这次没用胡琴伴奏，而是由她自己弹着琵琶唱了一段有点儿凄凉的曲子。说到江西，我猜想她的故乡应该就在浔阳江畔的平原上。如果发表一下中学生式的感慨，我想在“枫叶荻花秋瑟瑟”的季节中，使“江州司马青衫湿”的那首琵琶曲，带给白居易的大概就是这种凄凉的感受吧。时鸿唱完萍乡唱，萍乡唱完后村田君忽然站起来，扯着嗓子唱起了《武家坡》西皮导板的唱词“八月十五，月光明”。我感觉很意外。如果不接触这些聪明伶俐的美人，我恐怕永远也没有机会如村田君一般对复杂的中国生活如此之了解。

在餐桌上的鱼翅汤已被我们喝得精光之时，艺名林黛玉的梅逢春终于加入了我们的坐席。她身材微显圆胖，其姿态比我想象中更近风尘。虽然面施脂粉、眉画铅黛，但她已然是明日黄花了，唯一能让人联想到她曾经的天姿国色的，就是她那双丹凤眼中不

---

①天竺，在日语里有舶来品之意。



时漂荡出来的、依然动人的目光。但是说到她的年龄，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眼前这位女子已经五十八岁了。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最多不过四十岁，尤其是那双手，就像小孩子一样细嫩，手指根部的关节全部陷在了胖乎乎的手背里。林黛玉上身穿着一件绘有兰花、镶着银边的黑缎子衣服，下身是一件同样料子花纹的刀鞘形紧身裤。她的耳环、手镯和挂在胸前的纪念章，全部用金银制成，上镶翡翠和钻石。特别是戒指上那颗钻石，足有麻雀蛋一样大。我总觉得这身打扮是不应该出现在这家面对通衢大街的寻常菜馆里的，她应该出现在交织着罪恶与奢靡的谷崎润一郎[①]的小说《天鹅绒之梦》[②] 的世界里。但不论年纪有多大，林黛玉毕竟就是林黛玉，从她的言谈举止中，不难发现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子。不仅如此，几分钟以后，她在胡琴和横笛的伴奏下唱起了秦腔，那技压群芳的高亢美妙之声，让我们感觉到了一股泉喷一般的力量。

---

①谷崎润一郎（1886—1965），日本明治、昭和时期的小说家。

②《天鹅绒之梦》谷崎润一郎的一篇小说，描写了主人公在西湖边巧遇一位探听他秘密的美人的故事，充满虚幻与颓废。



十七　南国美人（下）

“你觉得林黛玉怎么样？”她离开之后，余先生问我。

“的确可以说是女中豪杰啊，只是好奇她看起来这么年轻。”

“听说她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服用珍珠粉，珍珠可算是长生不老之药，若不是后来抽上了鸦片，她会比现在看起来更年轻。”

正在此时，一位新来的艺妓坐在了林黛玉刚才坐过的位置上。她是一个皮肤白皙、身材有些矮小的大家闺秀式美人。她身穿淡紫色的缎子上衣，满身花团锦簇、珠光宝气。耳边垂着的一副水晶耳环，给这位艺妓增添了不少文雅气质。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花宝玉”。“花宝玉”，她自报姓名时，我发现她的声音如鸽子啼鸣般动听。我一边给她递香烟，一边想起了杜少陵的“布谷催春种”这句诗。

“芥川先生，”余洵先生一边给我斟酒，一边似乎有点难以启齿地说：“中国的女人如何？喜欢吗？”

“哪儿的女人我都喜欢。——可中国的女人的确最漂亮。”

“你觉得她们什么地方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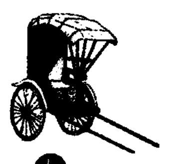
“我觉得最漂亮的地方应该是耳朵吧。”

实际上，我对中国女人的耳朵有着浓厚的兴趣，日本女人在这方面绝对不是中国女人的对手，日本女人的耳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太平板而且肉太厚。其中有不少人，与其说她脸上长的是“耳朵”，还不如说是两个肉蘑菇。这大概和生活在深海里的鱼眼失明是一个道理。日本人从古至今一直把耳朵藏在油光可鉴的鬓发之下，而中国女人的耳朵却总享受着春风吹拂，而且还被郑重



日本女人的耳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太平板而且肉太厚。其中有不少人，与其说她脸上长的是“耳朵”，还不如说是两个肉蘑菇。这大概和生活在深海里的鱼眼失明是一个道理。日本人从古至今一直把耳朵藏在油光可鉴的鬓发之下，而中国女人的耳朵却总享受着春风吹拂，而且还被郑重其事地垂上了镶嵌宝石的耳环。





其事地垂上了镶嵌宝石的耳环。所以，日本女人的耳朵退化成今天这个样子，而中国女人的耳朵自然成了非常漂亮的点缀。就说这个花宝玉吧，有着一副像小贝壳一样让人怜爱的耳朵。《西厢记》里，关于莺莺，有这么一段描写：

他钗掸玉斜横，髻偏云乱挽。

日高犹自不明眸，畅好是懒、懒。

半晌抬身，几回搔耳，一声长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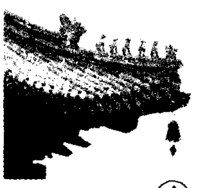
我想，莺莺一定也有花宝玉这样的一副耳朵。笠翁曾详尽地讲过中国女人的美（见李渔《闲情偶寄》卷之三《宾白》），可是关于耳朵，却没见他说过一句。在这一点上，这位以十部代表性戏曲作品闻名于世的伟大戏剧家，也只好把发现中国女人耳朵之美的功劳让给我芥川龙之介了。

在发表完耳朵论后，我们几个喝了一碗糖粥，然后来到繁华的三马路的大街上参观妓院。

很多妓院都坐落在马路边的胡同中石板路弄堂的两边。余先生领着我们读着一家家妓院门灯的名称，一直往前走。不多一会儿，便快步走进了一家妓院。这家门口有一个没铺地板、很寒碜的小房间，几个身着破旧衣衫的中国人正在那里吃饭和做活儿。如果进来之前没听人介绍，谁都不相信这就是艺妓们所住的地方。踏着楼梯上去，发现原来这里有一间很雅致而且灯火通明的中国式客厅，客厅里摆着几张红木椅子，旁边还竖着一方镜子。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间一流的妓院，在其糊有蓝色墙纸的墙壁上，还挂着几幅裱在玻璃镜框中的南派山水画。

“要想追求中国艺妓，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竟然还要送这些东西。”余先生边喝茶，边给我们讲解中国花柳界的种种事项。

“就拿今天晚上和我们见面的艺妓来说吧，要想与她结识，至



少也得花上五百多块大洋。”

说话的工夫刚才的那位花宝玉小姐从另一间屋里向客厅探了一下头。中国的艺妓被请到宴会席上待不过五六分钟就得回去，所以，我们对于刚才还在小有天的花宝玉现在却已身处此地，便不感奇怪了。不但如此，如果有人想在中国与艺妓交往，必须了解其中详细的规矩。这些可参阅井上红梅①所著《中国风俗（上册）》的《花柳界用语》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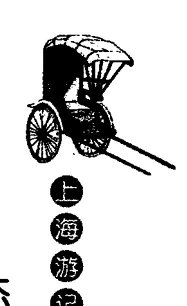
我们磕着瓜子儿，抽着香烟，和两三个艺妓聊天。虽说是聊天，我却像一个哑巴。波多君用手指着我，对一个有点儿淘气的少年艺妓说：“他不是东洋人，是广东人。”艺妓问村田君：“是真的吗?”这时村田君也起哄说道：“是啊是啊。”我一边听着他们插科打诨，一边沉浸在漫无边际的遐想之中。当时我想起日本一首很流行的军歌叫《一定干到底》②，是这首军歌让东洋人变成了魔鬼。

二十分钟后，感觉乏味的我开始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我顺便窥视了一下旁边的房间，只见灯光下，那个容貌秀美的花宝玉和一个胖胖的阿姨在一起，正围着桌子吃晚饭。餐桌上只有一只碟子，看上去全是青菜。如此简单的饭菜，花宝玉还是吃得津津有味。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如果说刚才在小有天的花宝玉，是一个妩媚动人的南国美人，那么现在这个正在咀嚼菜根的花宝玉，比起那些供给男人玩乐的艺妓来说更有一种朴实无华之美。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感到中国女人作为女人所特有的那种亲切。

---

①井上红梅（1881－1949），中国研究专家。1913年到上海担任报刊记者，曾主编《支那风俗》。

②《一定干到底》，明治初年日本很流行的一首军歌，煽动日本人对外扩张、侵略。



十八　李人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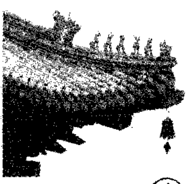
“与村田君一起走访了李人杰，他的年纪只有二十八岁。他信仰社会主义，被国内称之为‘Young China（年轻的中国）’。在上海，他是 Young China 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去往李宅的途中，透过电车车窗，我看到街道两旁的树木，枝叶茂盛，已经迎来了夏天。此日天色阴沉，日光昏暗，微风拂面而路不扬尘。”

这就是我在拜访李氏后写下的笔记。现在打开笔记本，发现当时用铅笔写得很潦草的字，已经有很多模糊不清了。文章凌乱芜杂，自不用说，但这种芜杂，却深刻反映了我当时的一种心情。

“有小童把我等引到了会客室。会客室有一张长方形桌子，两三把西式椅子。一个盘子里面盛有一些陶制的水果：一个梨、一串葡萄还有一个苹果。环顾房间，除了这些不太高明仿制品以外，并无一件赏心悦目的摆设。不过房间里没有尘埃，简朴整洁，令人愉悦。”

“几分钟后，李人杰到。这位年轻人身材稍矮，头发较长，面颊细瘦，气色不佳。他双眼透出才气，态度真挚诚恳。当时他给我的印象不坏。我想起他神经敏锐得就像时钟那纤细而强韧的弹簧。李氏与我隔桌相对而坐。他身穿一件鼠色大褂儿。”

李人杰曾经在东京大学留学，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即便是表达那些极不容易讲清的道理，对他来说也是轻而易举之事。以此看来，他的日语水平或许比我还要强一些。见面时有一点，我没有记在笔记本上：在他家会客室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通向二楼的木梯，因此当主人从梯子上下来时，客人最先看到的是他的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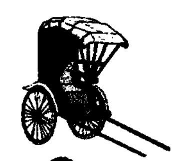
我们拜见李人杰时，我首先看到的是他那双中国布鞋。不论是拜见哪个天下名士，我从未见过从脚底向上拜见的。

“李氏云，当下之中国该何去何从？解决此问题之途，既非共和，也非复辟。此些政治革命皆无能为力于中国之改造。往昔业已证实，当下仍在证明。然唯社会革命此一途为吾民所当努力者。此即倡导文化运动之‘年轻中国’奔走呼号之事。李氏又说，欲行社会革命，则不能不借助于宣传。故而吾辈之首要在著述。已觉醒之国人，于新知识并不冷漠，不，确言之，是如饥似渴。然能够满足此种饥渴之书籍杂志甚为稀缺。故当务之急在于著述。可能或者真的如李氏所说的那样，如今的中国无视民意，而没有民意，就不会产生革命，更不用说取得成功了。李氏又说，现已有希望之种，只怕万里荒芜，无处播种；抑或既已播种而力不能耕。吾等之躯体，能否忍耐此疲劳，实乃堪忧之所在。李氏言罢，紧锁双眉。李氏又说，近时值得关注者乃中国银团[①]之野心。暂不问其背后之势力如何，北京政府左右于其之倾向，实为不争之事实。此事本亦不必悲观，为其使我国民以此银团为共向之敌人，故可集中炮火攻击此目标。我说，我对中国现在的艺术真的感到很失望，我所看到的小说、绘画都不足论。但是从中国现在状况来看，我期望艺术能在这片土地上繁荣兴旺的愿望，无疑很荒谬。我问李君，除了宣传手段以外，是否还有余力考虑一下艺术。李氏说，几近于无。”

我的笔记仅此而已。李氏言谈机敏简洁。无怪乎同去的村田君也感叹道：“这个人头脑灵光。”据李氏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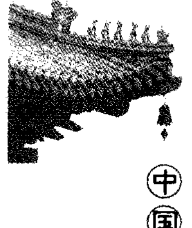
---

①中国银团：以日本的财阀为主的多家日本银行联合组织，贷款给当时的中国政府。





曾经读过我的一两篇小说，这让我对李氏多了几分好感，可见，像我这样的小说家，追求虚荣之心多么旺盛。虽自诩为谦谦君子，我还是难以免俗。



十九 日本人

应上海纺织公司的小岛先生之约，去其处吃晚饭时，我注意到他那所由公司提供的住宅的前院种着一棵小小的樱花树。同去的四十起对我说："你看，樱花开了。"这话的语气中充满了一种格外欣喜的感觉。站在门口的小岛先生也是满脸兴奋，夸张一点形容，就像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急于让人们看看他带回的礼物。事实上，这不过是一枝瘦小的樱树，上面长了可怜的几朵樱花，两位先生为什么如此之喜形于色呢？当时的我心里感觉有些奇怪。但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明白，不仅仅是他们两个，对于所有的日本人都一样，只要在国外看到樱花，就会马上有一种幸福的感觉，不管它是八重樱还是单瓣樱。我不知日本人是什么人种，我暂时也不想去管它，但总的来说，日本人就是这样睹物思乡的一种人。

在去同文书院参观的时候，我透过宿舍二楼走廊尽头的窗户，看见外面一片青青的、正在抽穗的麦田海洋。这片麦田之中点缀着一些普通的菜田。远处还有一片矮小的屋顶，上面飘着很多巨大的鲤鱼旗①。在风中翻飞的鲤鱼旗，成为我眼中一道美丽的风景。这些鲤鱼旗似乎在瞬间改变了周围的景致，我觉得自己仿佛并非置身中国，颇有些回到日本的感觉。当我走到窗边的时候，发现眼皮底下，一些中国的农民正在辛勤地耕作。这景象突然让

---

①鲤鱼旗，日本人在端午节前后挂在竹竿上祝愿男孩茁壮成长的鲤鱼形旗子。



我觉得有点儿不伦不类。总之，在遥远的上海，当看到日本鲤鱼旗在房顶乱飞时，我的确感觉很快乐，此时我便没有理由嘲笑其他同胞对于樱花的钟情了。

记得有一次，在位于法租界的松本夫人邸宅，我接受了上海日本妇女俱乐部的接待。在铺有白布的圆桌上摆放着一盆千日莲，另外还有红茶、点心和三明治。围桌而坐的太太们，一个个都做出比我想象中更温良贤淑之态。我和她们一起，谈论一些小说和戏曲之类的话题。这个时候一位太太对我说："本月《中央公论》上刊登的先生那篇叫《乌鸦》[①] 的小说，非常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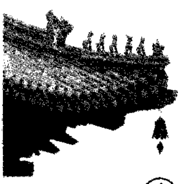
"不，那篇文章写得不怎么样。"我一边谦虚地回答，一边想把《乌鸦》的作者宇野浩二拉来听听我们的对话。

听南阳丸的船长竹内说，走在汉口的滨江大道上，一准会看见路边法国梧树下的长凳上，英美船员与日本女人并排而坐。这些女人，一看就知道从事何种职业。竹内说，看到这种景象，他感到很不舒服。听完此话后，我便留意观察。一次走在北四川路上时，发现从我身边驶过的汽车里，三四个日本艺妓拥着一个西洋人，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什么。但我并没有像竹内那样感觉有什么不舒服。当然，竹内的心情我也并非完全不能理解。不，更确切地说，这样的心理，确实耐人寻味。此种场合下这种小小的不舒服之感，扩而大之不就是民族主义的义愤吗？

我记得有一个叫 x 的日本人，在上海住了将近二十年。他在上海结的婚，在上海生的孩子，还在上海积蓄了大笔金钱。或许正是这个缘故，使 x 对上海有着非常浓厚的爱。但凡有客人从日本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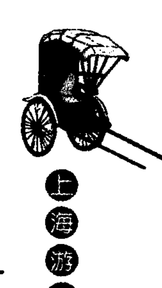
---

①《乌鸦》本为宇野浩二之作，与芥川的小说《奇遇》登在同一期的《中央公论》中，这里的那位太太纯属张冠李戴。



到这里，他总是要把上海夸耀一番：不管是建筑、马路、菜肴，还是娱乐，总之，所有都是日本不如上海。在他眼里，上海和西洋一模一样。他经常劝客人："干吗要在日本那种地方劳碌呢？还是早点儿来上海生活吧。"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 x 先生死后，拿出他的遗嘱一看，其内容出人意料："一定要把我的尸骨葬在日本……"

有一天，我嘴叼雪茄，靠在旅馆的窗边，回想着 x 的故事，突然觉得他是不应该被嘲笑的。说到这种矛盾，我们大抵无一例外地皆为他的同类。



二十　徐家汇

明朝万历年间，墙外立着一棵棵柳树，墙的那边，可以看见天主教堂的屋顶，屋顶上方有一个黄金做的十字架，在落日的余晖下闪闪发光。一行脚僧和一村童同时出场。

僧：徐公[①]府是在那里吗？

童：不错，就是那儿。不过，叔叔，就算去了那里，也是讨不到斋饭的。老爷最讨厌和尚了。

僧：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童：你既然知道，就不要去了。

僧：（苦笑）你这个小孩儿，嘴好厉害啊。我不是去沾光的，我是来和天主教徒讨论问题的。

童：是吗？那你就请便吧。如果被老爷的手下人揍了，我可不管你啊。

僧：（独白）那好像是天主教堂的屋顶，可是门在哪里呢？

一个金发的传教士，骑着驴子走过，后面跟着一个仆从。

僧：请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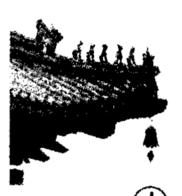
传教士勒住了驴子的脖子。

僧：（唐突地）请问你是从哪里来的？

传教士：（奇怪地）刚才去了信徒的家。

---

①即徐光启（1562—1633），明万历年间的进士。结识传教士利玛窦，并入天主教，从利玛窦学习天文、历算、火器等，是我国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的先驱。



僧：黄巢之后，可还拾得起剑否[1]？

教士木然。

僧：还拾得起剑否？道！道！若不道，则……

僧挥舞着如意杖，将要打到传教士身上的时候，仆从将他推倒。

仆从：这真是个疯子，不用理他，老爷我们走吧。

传教士：真是可怜。我刚才就觉得他的眼色有点儿奇怪。

传教士们离开以后和尚爬了起来。

僧：可恶的歪门邪道，折断了我的如意杖，我的托钵呢？

墙内隐隐传出赞美诗的吟唱声。

清朝雍正年间。草原。一株株柳树。其间可见一荒废的礼拜寺。村姑三人，每人手挽一篮，采摘艾蒿等野菜。

甲：云雀叫声真让人心烦呢。

乙：嗳。哎哟，一条四脚蛇，真是讨厌。

甲：你姐姐的出嫁日期定了吗？

乙：大概是下个月吧。

丙：哎哟！什么呀，这是？（拾到一个沾满了泥土的十字架，丙在三人中年纪最小）上面还雕着个人像哪。

乙：什么？我看看，这是十字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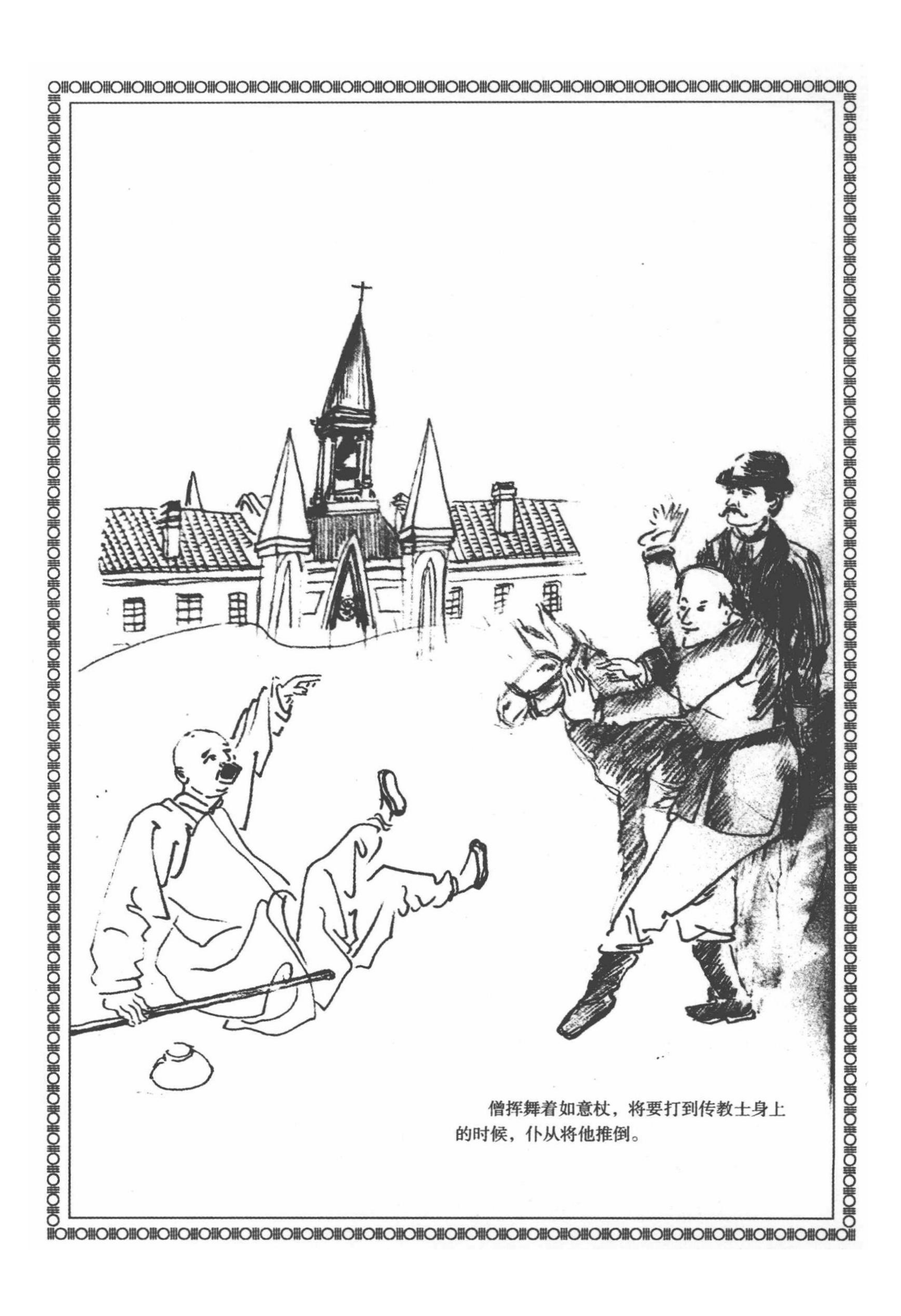
丙：十字架是什么东西？

乙：信天主教的人都拿着它。这会不会是金子的？

甲：快把它扔掉，拿着这种东西，会像张先生一样被砍掉脑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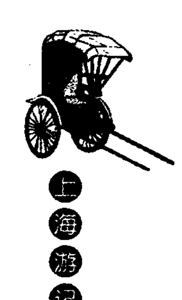
---

①黄巢曾在广州屠杀外国商人及教士。



僧挥舞着如意杖，将要打到传教士身上的时候，仆从将他推倒。





丙：那就照原样把它埋在地下吧。

甲：是的，那样做比较好。

乙：不错，那样会稳妥一些。

村姑们离开。几个小时以后，暮色渐渐笼罩草原，丙与一位年老的盲人出场。

丙：记得是在这儿，爷爷。

老人：那就快点找吧，来人了可就麻烦了。

丙：你看，找到了。是这个吗？

月光下，老人手捧十字架，缓缓低头默祷。

中华民国十年（1921）。一片麦田的中心，有一花岗岩砌成的十字架。越过柳树顶端，可以看见天主教堂高入云端的屋顶。五个日本人穿麦田而来。其中一人为同文书院的学生。

甲：那个天主教堂是什么时候建造的？

乙：听说是道光末年（说着翻开了《旅游指南》）。这个上面说，这座天主教堂长 259 英尺，宽 127 英尺，高 169 英尺。

学生：那是个坟墓，还有个十字架……

甲：果然是。现在还留存着石柱和石兽，以前一定比现在更加漂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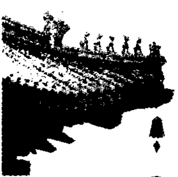
丁：大概是，那毕竟是一位大臣的墓室啊。

学生：你们看，这个用砖头砌成的台基上，镶嵌着一块石碑，这就是徐氏的墓志铭。

丁：上面写着："明故少保加赠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文定公墓前十字记。"

甲：墓在其他地方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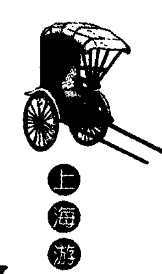
乙：应该是。



甲：十字架上还写着铭文呢，好像是“十字圣架 万世瞻依”几个字。

丙：（从远处喊）请站着别动，我给你们拍几张照片。

四个人站在十字架前，数秒尴尬的沉默。



二十一　最后一瞥

村田君和波多君离开以后，我便嘴里衔着香烟来到凤阳丸的甲板上。灯火通明的码头上人影稀疏，码头对面的马路边，一幢幢三四层高的砖瓦楼房，矗立在夜空中。近处，一名苦力拖着一条长长的黑影，从眼前的码头向远处跑去。如果顺着这个苦力的方向一直走去，就可以到达上次领取护照的日本领事馆门前。

我站在宁静的甲板上，慢慢踱向船尾方向。由此处向下游望去，但见外滩马路上，点点灯火闪耀。我暗自思索：那座跨在苏州河口上，白天车水马龙的外白渡桥，现在也许已经看不到了。我眺向位于桥堍的公园。只能依稀看到聚在那里的簇簇树林，却无法辨认出树木的嫩绿色。不久之前，我在那里闲逛的时候，看见一个身穿 S. M. C[①] 字样的红色背心，似乎患有佝偻病的中国人，在有白色喷泉的绿草坪上，捡别人扔下的烟头。不知公园花坛上的郁金香和黄水仙，今夜是否依然在灯光下开放？我想穿过那片花圃，向对面眺望，应该可以看到拥有大花园的英国领事馆和正金银行[②]。从其旁，沿河直走，拐入左手边弄堂，即是 Lyceum Theater[③]。其入口处的台阶上，有一块喜剧歌剧的广告画。然而如今已很难觅见进进出出的人群了。这个时候，一辆汽车径直

---

①即 Shanghai Management Committee：上海市工部局的缩写，外国人在上海租界内设立的市政部门。

②日本银行。

③兰心大戏院。



沿河岸开近，隐隐看见里面的玫瑰花、丝绸衣服和琥珀项链。一会儿便从眼前驶过，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了。一定是去卡尔登酒吧参加舞会的人吧。寂静的马路上，响起啪嗒啪嗒的皮鞋声，有人哼着小调慢慢走过。“Chin Chin Chinaman①”。——我把烟头扔进黑黑的黄浦江之中，悠然踱回船厅。

船厅里空无一人。在铺有地毯的地板上，兰花的叶子在盆里闪闪发光。我靠在长椅上，陷入了无边无际地回想之中——那次去见吴景濂②先生的时候，看见他在九一偏分的大脑袋上，贴着一副紫色的膏药，时时小心，生怕碰着。他对我说：“长了个脓包。”也不知道现在那个脓包好了没有？

——与醉步踉跄的四十起先生在昏暗的马路上闲走，头顶上一扇四方形的小窗户里透出的微弱灯光，斜斜地射向雨云低垂的天空上。这个时候，小窗里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子像一只小鸟一样探出头来，向下俯视着我们。四十起指着她告诉我：“是个广东婊子。”我想今天夜里，那个女人说不定还会探出头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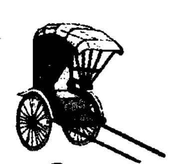
——在树木葱郁的法兰西租界里，我和村田君坐在轻快的马车上向前奔驰着。但见前方有一个中国马夫同时牵着两匹白马走着。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其中的一匹马突然倒在地上。这时，同车的村田君为我解了疑。他说：“那匹马觉得背上痒痒。”

我回想着刚才的一幕幕，不自觉地把手伸进了夹衣口袋掏烟匣。但掏出的却不是黄色的埃及烟匣，而是昨晚忘在兜里的一张中国戏单。这时，戏单中掉出一个物件，那是什么呀？啊！即刻，

---

①中国佬，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蔑称。

②吴景濂（1873—1944），字莲伯，号述唐，别号晦庐，晚年自署抱冰老人。辽宁宁远（今兴城）人，曾留学日本。



我从地板上拾起了一朵干枯的白兰花。我轻嗅了一下，似乎它已经没有了香气。花瓣也已经褪成了褐色。我曾经看见这朵白兰花，在南国美人的胸前沁着淡淡的芳香。“白兰花，白兰花”，我仿佛听见了卖花人的叫卖声，但现在留下的只有追忆了。而今往事俱成梦幻……我突然觉得自己有陷入轻度感伤症的危险，便把这朵已然枯萎的白兰花依旧扔到了地上。然后，我点起一支香烟，翻开了小岛在出发前送我的玛丽·斯托普斯[①]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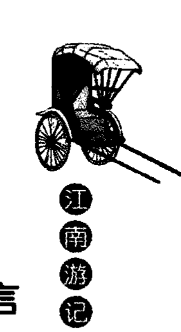
大正十年（1921）八月十九日

①玛丽·斯托普斯（1880—1958），英国提倡节制生育的代表，著有《婚后之爱》等书。

江南游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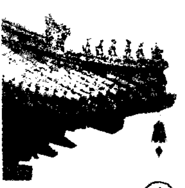


前　言

昨天早晨，我顺着日本本乡台到蓝染桥之间的坡道信步向下走，遇到两位年轻的绅士从对面方向沿坡上行。出于男人的鄙俗，如果擦肩而过的是女人，我或许会瞅上一眼，对于男人，则从不注意。可是这一次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在离对方还有十几米远时，我就开始打量起他们来。其中一人，一身淡蓝色的西装，外披一件雨衣。此人瓜子脸白里透红，手拄一根细细的银手杖，给人感觉潇洒倜傥。两人边说话，边从对面渐渐靠近。在将要擦肩而过之时，他们的一个感叹词突然被我的耳朵捕捉到了："哎哟"。"哎哟"这个词，让我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并非他二人的中国身份使我感到意外，而是这偶然听到的"哎哟"一时间唤醒了我种种记忆。

北京的紫禁城，浮在洞庭湖上的君山，南国美人的耳朵，云冈和龙门的石佛，京汉铁路中的臭虫，庐山的避暑之地，金山寺的宝塔，苏小小的墓地，秦淮的菜馆，当然还有胡适先生、黄鹤楼、大前门香烟、梅兰芳扮演的嫦娥等等，接连不断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也想起了因为我的肠胃病而中断了的近三个月的《中国游记》。

我回过头去看他们，不用说他们仍在闲聊着，沿着秋天晴空下的坡道一直往上爬。然而，那"哎哟"一声却还久久回荡在我的耳中。这或许是他们从某个寄宿之处，前往某个目的地的旅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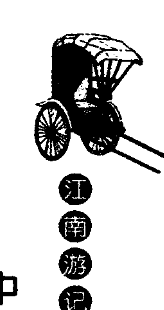
吧。他们中的一个人，说不定就像《留东外史》[1] 里的张全一样，正要把女学生带到户山之原的杂木林中去，也未可知呢。如此一来，另外一个留学生大概也像同一小说里的王甫察一样，有着相好的艺妓吧。就这样，我一路上驰骋着自己想象的翅膀，做出对他们来说非常无礼的一系列猜测。在到达蓝染桥车站后，我便乘上了开往大坂的电车，回到坐落在田端的家中。

回到家里发现大阪总社发来了电报，电文是："请速寄文稿。"我不断地给总社的薄田先生添麻烦，深感愧疚。但坦白地说，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动笔，是因为闹肚子，连续几天睡眠不足，以及兴味索然等原因导致的。当我看到这封电报的时候，便下定决心明日动笔撰写《上海游记》的续篇。"哎哟"这个词语，在我的耳际久久回响，它为薄田先生，也为我带来了意外的好运。

我总共只会二十六个中文词语，而这二十六个词语中的一个，不但非常偶然地进入了我的耳朵，而且使我灵感突发，不夸张地说，这真是天意使然。只是，如果我的蹩脚文章使读者平添烦恼，那么与其说是天惠，倒不如说是天灾了。若真是天灾，读者也就不会太抱希望了，那我大可坦然置之。如此说来，无意间听到的一声"哎哟"，倒是我和读者都应该感谢的了。这就是进入正文之前，我一定要加此前言的缘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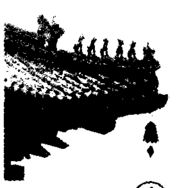
①《留东外史》：描写留日经历的小说。



一 车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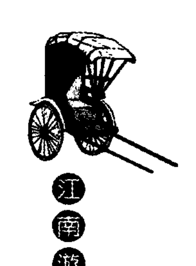
我刚乘上开往杭州的火车，乘务员就来检票。他穿着一身橄榄绿的西服，头顶戴着一个镶着金边的黑色大檐帽。和日本的乘务员比起来，我总觉得他的行动有点儿不够利索。我之所以会这么想，肯定又是我等的偏见在作怪，竟然对于列车员的模样也动辄使用起自己固有的尺度来了。在我们的印象中，英国人绅士必须风度翩翩；而像盎格鲁·萨姆那样的美国绅士就必须非常有钱；那被称为小日本的日本人又该如何呢？一旦开始游记，如果不为羁旅之愁而掉下几滴黯然神伤的眼泪，不为风景迷人而大显心旷神怡之姿，不为远在他乡而摆出一副天涯游子的架势，也就不能算是绅士了。其实不管是在什么场合，我们都不应该受到这种偏见的约束。——就在这位乘务员慢条斯理检票的期间，我发表了以上之偏见论。然而，我这些夸夸其谈的高论，并不是针对中国列车的乘务员而发的，而是针对身为同行的向导村田乌江君而发的。

火车的窗外，一直都是长着油菜和紫云英的田野，其间会不时出现一些牧羊或者是小磨坊。突然，看见田间小路上走着一头很大的水牛。大概五六天之前，也是和村田君一起，在上海郊外的路上，我们突然被一头这样的水牛挡住了道路。动物园围栏中的情形暂不必顾虑，可是眼前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在我还是平生第一次。我自然而然被吓了一大跳，同时，向后退了半步。村田君随即用鄙视地口气对我说："你的胆子可真是小啊。"今天，他自然没有发出这样的感叹。我觉得这样的景色并不常见，



本想对他说："你看，田野里有头水牛呢！"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这句话。我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想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村田君大概已经对我深感钦佩了吧，他或许认为我也算得上一个颇有水平的中国通呢。

车厢被分成一个一个的小房间，每个房间有八个人。不过我们的乘车室里，除了我们两个人就没有别人了。车厢中央有一个桌子，桌子上摆放着茶壶和茶碗。也时常会有身穿蓝布衫的乘务员到车厢来送热毛巾。乘坐这个火车的感觉还不算太糟，但我们乘的可是头等车厢。说起头等车厢，我记得有一回从镰仓上车，在坐头等车厢时，出乎意料的发现，竟然和某个皇族同车，整个车厢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我只记得当时，自己诚惶诚恐至极，至于车票是白色的还是红色的，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二　车中（续前）

在我思索期间，火车已经过了嘉兴。我偶尔向窗外眺望，只见水边民居之间，架着高高拱起的石桥。桥两岸的粉墙，清晰的倒影在水里。水边系着两三只南派中国画中时常可见的小船。此刻我觉得，这些透过嫩芽初露的柳枝呈现在我面前的景色，才是真正正宗的中国景色。

“看，有一座石桥!”我的口气中似乎带着一丝炫耀，炫耀着自己的发现。我心想，这回村田君总不至于像我看见水牛那次一样嘲笑我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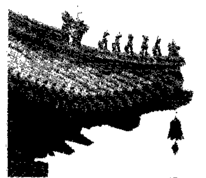
“嗯，这样的桥，真是不错。”村田君也马上附和道。

石拱桥隐去之后，在大片桑田的这一边，露出了满是广告的墙。古色苍然的城墙被五颜六色的油漆涂上了不同的广告，这在当代中国似乎是非常流行的。无敌牌牙粉，双婴孩香烟，在沿铁路线几乎所有的车站，都能见到这些牙膏和香烟的广告。这种低劣的广告艺术究竟是中国从哪里学来的呢？与上述广告并排而列的，狮子牌牙膏、仁丹[①]等俗不可耐的广告，使我的疑问迎刃而解。如此看来，在这方面，日本倒是竭尽全力表现了自己作为邻邦的深厚友情。

车窗外面仍然还是菜田、桑田或是紫云英田。偶尔，也能在松柏间，看见一两座古坟。

“看，那里有座坟。”我说，可是这次村田君并没有像刚才看

①均为日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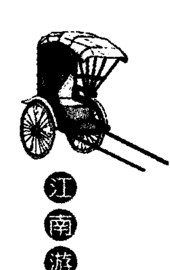
到拱桥那样，对我的兴趣做出相应的反应。

“我们在同文书院读书的时候，经常从这种坟墓的塌陷之处，把死人的头盖骨偷出来。”

“偷那些来做什么？”

“用它来做玩具。”

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讲着很恐怖野蛮的话，比如烤焦的脑浆是治肺病的良药、人肉的味道和羊肉其实差不多等。车窗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太阳已经慢慢落山。夕阳尽情地把它如火通红的余光，倾泻在那些已由菜花变为荚子的油菜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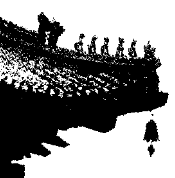
三　杭州一夜（上）

到杭州车站时，已近晚上七点了，在车站栅栏外的昏暗灯光之下，一位海关官员正执行例行检查。我提着红色的皮包走到这位官员面前，皮包里装着临走时随手放在里面的一些东西：书啊、衬衫啊，还有装了夹心糖果的袋子等。官员一脸愁苦地帮我挨件“整理”了一番皮包里的东西：重新叠好了我的衬衫，捡起漏在外面的夹心糖果，他“整理”得相当仔细，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检查完以后，我皮包里的东西突然变得井然有序了。当他在我的皮包上用白色的粉笔画了一个圆圈的时候，为了向他表示感谢，我用中文向他说了一声“谢谢”。他依然一脸愁容地又开始整理起别人的包裹来了，连看都没有再看我一眼。

这里除了海关的官员以外，还聚着一大批为旅馆拉客的人。他们一看见我们，嘴里便不住地哇里哇里地喊着什么，而且还舞动着小旗，往我们手上塞一些彩纸的广告。而我们要下榻的新新旅馆的小旗，却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这个时候，几个脸皮较厚的拉客伙计开始滔滔不绝地唠叨起来，甚至还动手要拽我们的皮包。不论村田怎么大声呵斥，对方都无丝毫退却之意。而我呢，此时正如同当年身处莫斯科黄雀岗的拿破仑[①]一样，悠然睥睨着对方。过了几分钟之后，一位身着古怪西服的新新旅馆揽客员出现在我们面前。说实话，这时候我还有一点儿兴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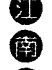
我们按照旅馆揽客员的指挥，上了车站前的人力车。车夫才

①黄雀岗：位于莫斯科，拿破仑曾站在这里俯视莫斯科的大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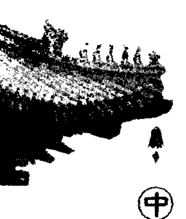
抬起车把，立刻飞奔入一条狭窄的小巷子里去了。路上漆黑一片，石块铺就的路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车子颠簸得很厉害。期间，我听到一阵铜锣喧嚣之声，这或许是一家小戏馆吧。从那里走过后，就一点人声全无了，我只能听见车轮的滚动声，回荡在这城市温暖的夜空中。我嘴里衔着香烟，慢慢沉浸入了《一千零一夜》般的梦幻之境当中。

没过一会儿，道路就变得宽敞了，并渐渐看见一个巨大白墙的邸宅，门口亮着灯。光这么说，似乎有点意犹未尽。一开始，只看见从黑暗里浮出一个朦胧的白色物体，紧接着便看见一堵白墙清晰地耸立在没有星星的夜空中，随即又看见镶在白壁上那细长大门和电灯的光芒照耀下的红色门牌。这时，我仿佛看见了高墙里庭院中那灯火通明的房间，看见了房门两旁的对联、看见了房间里的琉璃灯和灯光中花盆里的玫瑰花。我甚至感觉到了房间内的人影晃动。世界上再没有比这种映入眼帘却一闪而过，灯火辉煌却无由得见的豪宅，更让人感觉有奇异美感的东西了。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那里一定有着不为外人所知的、异常神秘的幸福故事。苏门答腊的忘却草，鸦片梦中的白孔雀，那个豪宅里面肯定有着这样神秘的东西。中国小说中从古至今都不乏这样的故事：深夜迷路的旅客留宿在华丽堂皇的豪宅里，但是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原来的高楼大厦，却是荒草萋萋的一座古坟，或山后面的一个狐狸洞。我在日本的时候，一直把这类鬼狐故事当做是脱离现实的空想而已。但是今天看来，即便是幻想，这些故事也是根植于中国城乡的夜景之中的。在漆黑的夜色中显露出来的灯火通明的白壁邸宅，给人以梦幻般的美。如果看到此景，古今的小说家一定都跟我一样，产生一种超乎现实的奇妙感觉。我想到刚才看见的邸宅门口，有一块门牌，上写“陇西李寓”字样。说





不定在那家宅邸里面，风采依然的李太白正频倾玉盏观赏着如梦似幻的牡丹呢。我如果见到他，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要对他说：我想向他请教，您的太白集，到底哪个版本最好？法国诗人戈蒂埃用法语翻译了《采莲曲》，您读过以后是感觉好笑呢还是可气呢？又比如，对于胡适先生或者康白情先生这类现代诗人的白话诗作，您有什么见解呢？我正在天马行空地驰骋着思绪，人力车在弄堂口很快地拐了一个弯，来到了一条很宽敞的马路上。



四　杭州一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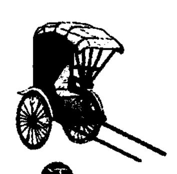
这条马路的两边，一家家商店灯火通明，但路上却行人稀少，毫无闹市之感。相反，这条宽阔的道路，更令人平添寂寥。这正是中国新城区特有的一种景象。

“这里是城外大街，一直顶到头就是西湖。”乘坐在后面那辆车的村田君对我这样说。

西湖！我向路的最前面望去，但这个令我久仰大名的西湖，在夜幕的笼罩之下羞涩地隐藏着她的美丽。坐在人力车中，我只觉得有一阵阵清凉的微风从远处的夜色中，向我迎面吹来。如同将要赴月岛观赏阴历十三的月色一样，我不由得陷入了一种期盼的心境中。

过了不久，人力车走终于到了西湖。那里并排盖有两三家灯火通明的大旅馆，但也和刚才的店铺一样，通明的灯光不过增添了周围的寂寥而已。西湖在白亮的马路左侧铺展着她那黑亮的水面。西湖早已人睡了，四周一片寂静。空旷的马路上，除了我们两人坐的人力车外，连一条小狗都看不见。说实话，这个时候，我开始怀念晚饭、床铺、报纸这样的人类文明成果。我当时心里想，如果能在光照如昼的旅馆二层，观望楼下马路上熙熙攘攘的人影该有多好啊。然而人力车夫还是默默地奔跑着，路上早就已经没有了行人，但是他们还是似乎永无止境地向前方奔跑着。刚才看到的旅馆，早就被抛在了后面。现在，只有湖岸边那一排杨柳树依稀可见。

“喂，那个新新旅馆还很远吗？”我回过头去问村田君的时候，



村田君的人力车夫也许猜着了我问话的意思了，他在村田君开口之前抢先回答说："十里，还有十里。"听了这句话，我顿时沮丧起来，如果还有十里的话，在到新新旅馆前，天都已经亮了。这么一来，今天的晚饭也吃不成了。我再一次向村田君发出连自己都感觉太没出息的抱怨。

"竟然还有十里啊！我已经是饥肠辘辘了。"

"我也饿了。"村田君抱着自己的双臂，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嘴里还衔着一支中国香烟。

"十里算什么？这个十里是中国的十里，和日本的十里①是不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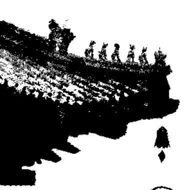
我这下才算放心下来，但是很快就又失望了。日本的六町等于中国的一里，十里也就意味着是六十町啊。空着肚子在黑夜中的人力车上，摇晃日本的一里多路，对任何人来说应该都不是一件开心的事吧。为了打消自己这种失望的情绪，我开始复习过去学过的德文语法，并在嘴里一遍一遍地重复着。

我的德文语法复习是从名词开始的，进行到动词变位时，无意中发现道路不知道什么时候变窄了。道路两边的树木却比刚才茂密了许多。特别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树丛间还飞舞着硕大的发光的萤火虫。说到萤火虫，在俳句中是吟咏夏天常用的诗题。可现在才刚四月，为此我不由得感到稀奇。大概是周围夜沉如水的缘故，这萤火虫闪动的绿光，如同明灭的鬼火，我在感觉毛骨悚然的同时竟再次沉浸到了一种浪漫的情调中。而西湖夜色，此刻却隐藏到了房屋的背后。路左边的树后，出现了一道道土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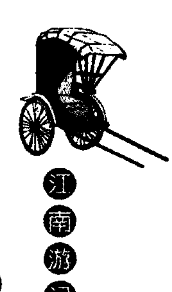
"这就是日本领事馆。"

---

①日本的 1 里约等于 3.9 公里。



村田君的话语传来之时，人力车已开始在两排树丛间，缓慢下坡而行。此时，一片微明的水面渐渐出现在我们面前。啊！西湖！这一瞬间我才有了真正来到西湖的感觉。一道窄窄的月光如瀑布般从云层中倾泻到烟波浩渺的水面上。那道斜斜横于水面的带子，应该便是苏堤或白堤吧。堤上隆起一个三角形，应该是一座石拱桥。这银黑交织的美丽画面是在日本根本无法见到的。我不自觉地在摇晃的人力车上挺直身子，出神地凝望着眼前的西湖，久久未能回过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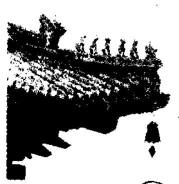


五　杭州一夜（下）

又过了不到十分钟，我们终于到达了新新旅馆。名为“新新”，自然为一家西式旅馆。不知是否东方人在此处都会受到轻视，当沿着狭窄的楼梯登上二楼时，我们发现房间的布局和位置都不尽如人意。首先，在狭小的房间中并排摆放着两张床，这完全是中式旅馆的布局。其次，最为重要的是，这个房间处于楼背对西湖一面的角落里，因此在房间中眺望西湖，成为了妄想。但由于早已被人力车的颠簸，漫无边际的遐想和咕咕抗义的肚子折磨的精疲力尽了，所以靠在房间的椅子上，我才有了点儿做人的感觉。

村田君立即吩咐服务生为我们准备晚饭。可服务生说，餐厅早就关门了，所以没法做西餐。于是我们改用中餐。看到服务生端来的中餐后，我们一致认为很可能是一些残羹冷炙。记得偕乐园菜馆的老板说，中国有一道名为“全家宝”的菜，就是把残羹剩菜集合到一起。我有点反胃，立刻问服务生这几个菜中没有那个“全家宝”吧。村田君不屑地回应到“全家宝”可不这样。这是水牛事件以来再一次遭到他嘲笑。

这期间，服务生一边悄悄好奇地看着我们，一边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村田君翻译到，原来他是在说：“先生们如果有中间带孔的银币，请给我一个吧。”于是我问他：“你要这干什么?”他说要用作马褂的纽扣。这真有创意啊。这时我才注意到，原来这个茶房马褂上的纽扣全部都有洞眼的银币做的。村田君边开啤酒，边无聊地向茶房打保票说：“你这件马褂，如果拿到日本去，一定



可以换上五角钱。”

我们吃完饭后，就到楼下的大会客厅去了。那里只有几幅镶镜框的照片和几件看上去很廉价的家具，客人则没有一个。当我们走出旅馆大门口时，才看到五六个西洋男子，围在石阶上的桌子周围，边狂饮边唱歌。尤其是那个秃头先生，紧紧搂着一个女人的腰大声唱歌，有几次差点连人带椅一起翻倒在地。

旅馆外的左侧有一个玫瑰花棚，我们久久伫立在花棚之下，抬头仰望那聚集于细细绿叶间的一簇簇红色的鲜花。在远处射来的灯光下，玫瑰散发着淡淡的幽香。当我留意到这些花朵晶莹湿润时，才发现昏暗的天空中已不知不觉地下起了毛毛细雨。玫瑰，细雨，孤客的心，这些或许又可以凑成一句诗了。可就在近在咫尺的门口，几个喝得酩酊大醉的西洋人，正在那里大声吵嚷。面对此景，我哪还能像《天鹅绒之梦》的作者那样沉浸在浪漫的情怀中。

就在此时，四个轿夫抬着两顶被雨淋湿的轿子，静静地进了旅馆的大门。轿子在门口处停下，从前面的轿子里，走出一位身着中式长袍、颇有风度的老人，紧接着从后面那顶轿子下来的是一个女子。恕我直言，她确实姿色平平，更准确地说，她甚至有点相貌丑陋。虽然如此，但她一身青瓷色的缎子衣裳，再配上一副闪闪发光的水晶耳环，倒让人感觉出一种风流韵致。少女按照老人的意思，和前来迎接他们的掌柜一起进了旅馆。老人留下，吩咐那个刚才服侍我们的服务生，给轿夫们付了钱。看着眼前的情景，我的观点又变了，如果是这样，我还是可能和谷崎润一郎先生一样，一直保持一种浪漫心境的。

然而最终回馈给我那浪漫主义的是命运的无情打击。这个时候，那个秃头美国人突然从门口踉踉跄跄地沿着石阶走了下来。



当我们走出旅馆大门口时，才看到五六个西洋男子，围在石阶上的桌子周围，边狂饮边唱歌。尤其是那个秃头先生，紧紧搂着一个女人的腰大声唱歌，有几次差点连人带椅一起翻倒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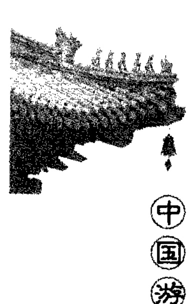


听到同伴的喊叫声，这个美国人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手势，并且嘴里恶狠狠地嚷着“bloody” （他妈的）。上海的洋人，经常以“bloody”来代替“very”（非常），这已经够让人感觉不舒服的了。更过分的是，他在我们旁边停下后，立刻背对着大门朝门外旁若无人地撒起尿来。

什么浪漫主义啊！见鬼去吧。我与微有醉意的村田君折回毫无人气的旅馆客厅，心中燃烧起十倍于水户[①]浪士的攘夷之愤。

---

①水户：日本水户藩，幕府末年尊王攘夷运动的发源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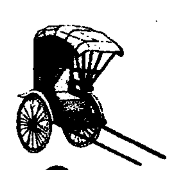


六 西湖（一）

在旅馆前面的码头上，槐树叶的影子在阳光的照耀下迎风摇摆着。那里系着一艘专门为载乘我们而来的画舫。称其为“画舫”，似乎颇有些风流韵味。可是画舫的风流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这件事儿我至今也没弄明白。这是一艘非常普通的小船，不过是用白布做了遮阳，船舷边装了黄铜的扶手而已。既然人称其“画舫”，我们也入乡随俗吧。掌舵的船老大是一位看起来很温和谦顺的人，他驾着这艘画舫，载着我们离开码头，慢慢地向湖心游去。

湖水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深，从漂着浮萍的水面就可以看到刚吐出新芽、长着莲藕的水底。我起初以为这是由于靠近岸边，不料后来发现划到哪儿都是一样的。唉！如果让我谈谈对西湖的总体印象，与其称之为湖，不如说更像被大水淹没的一片稻田。听说，这西湖，如果听任其自然的话，要不了多久就会干涸的，所以为了不让湖水往外流，人们可谓煞费苦心。我靠在船舷旁边，一边用村田君的手杖捅着湖底的泥土，一边吓唬着不时游到水藻间的小鱼儿。

在我们画舫的正前方有一条长堤，可以从日本领事馆直通至浮在湖中的孤山。按照《西湖全景图》所画，毫无疑问，这是唐代白乐天所筑的白堤。可是在石版印刷的图面上，堤岸有很多像杨柳之类的树木，不知是不是在重修湖堤的时候被砍掉了，现在这里成了一条光秃秃的沙堤。堤上有两座桥，靠近孤山的那座桥叫做锦带桥，而贴近日本领事馆的那座桥则叫断桥。断桥是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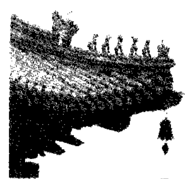
的观赏雪景的好去处，断桥残雪便是西湖十景之一，此地留下了不少古人的诗句。举例来说吧，断桥边的残雪亭里，树着清代乾隆皇帝的诗碑。其他如杨铁崖的“段家桥头猩色酒”，张承吉的“断桥荒藓涩”等等，全部都是吟咏这座断桥的。说到这儿，读者可能会觉得我很博学，其实这些都是从池田桃川的《江南名胜史迹》里抄来的，所以无法成为我特地用来炫耀的资本。还是来说说这座断桥吧。画舫还在远处之时，我便兴奋地喊道：“噢，那就是断桥啊。”但是在我对它表示过敬意之后，小船却一直没有靠近过它。在飘着稀疏浮萍的湖水之中横跨着的只是一条白闪闪的长堤。当我们靠近它的时候，只见一位脑后拖着长辫的老人，正在手挥柳鞭策马闲行。这个情景的确是很有诗意，在白乐天吟咏西湖诗云：

半醉闲行湖岸东，马鞭敲镫辔玲珑。

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

虽然我和他游历西湖的时间有昼夜之殊，但所见意境却大致不殊。不用说，上述诗句和断桥诗句一样，都是从池田那本书里抄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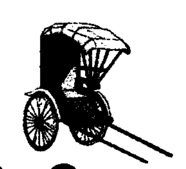
画舫穿过锦带桥之后马上就改变方向，拐向了右侧。左边是一座孤山，掌舵老大告诉我们，西湖十景中的平湖秋月指的就是这一带的景色。可是现在是晚春的上午，我们无缘欣赏此景了。我望见孤山上有一座富人的豪宅，那扇大门却大得有些庸俗了。邸宅四周是白色的围墙。小船绕过邸宅后，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眼前出现了一座建造得极其典雅的三层楼房。我心里想，这是什么人物的府邸呢？不但临水而建的大门很气派，大门左右并排而放的石狮也相当威武。经掌舵老大介绍才知道原来这是乾隆皇帝的行宫遗址，大名鼎鼎的文澜阁。这里和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



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同属一个机构，各藏有一部《四库全书》。由于听说这座文澜阁的庭院很美，我们便弃舟登岸去参观。但是哪里知道，文澜阁以及它的庭院都不对外开放，我们只得扫兴地沿着湖岸溜达。来到孤山寺（今天的广化寺）后，我们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便去了前边的俞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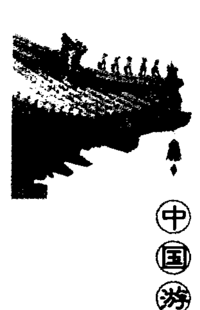
俞楼即俞曲园①的别墅，虽然规模不大，但也绝非一般蹩脚居处可比。此处有一座伴坡亭，据说是苏东坡故居遗址。亭子后面一方浮着水藻的古池，在茂密的竹丛和龙须草之中，更给此园平添几分闲寂之感。沿着池侧攀登而上，在九曲廊的尽头，有一块镶于墙壁的石刻，这就是彭玉麟为俞曲园画的“梅花图”。准确地说，是挂在本乡曙町谷崎润一郎府邸二楼上的那幅精妙绝伦的“梅花图”的原件。在九曲廊的上方有一座小轩，按匾额所示，这座小轩名为“碧霞西舍”。在游览完碧霞西舍后，我们再次来到了山下的伴坡亭。亭子的墙壁上，满是随意闲挂的俞曲园、朱晦庵、何绍基以及岳飞等人的石刻拓本。拓本之多令人目不暇接、难分伯仲。在亭子正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张曲园长髯飘飘的照片，这张照片被庄重地镶在一幅镜框之中。我一边品尝着主人端来的香茶，一边端详着曲园先生的外貌。在章炳麟先生所撰写的《俞先生传记》中，有“雅性不好声色，既丧母妻，终身不肴食”的话语，从他的照片看，的确有脱俗之相。《传记》中还说了这样一句话，“杂流亦时时至门下，此其所短也。”如此看来，俞先生也并非不沾凡俗。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凡俗之气，俞曲园才得了几个比较出色的弟子，还帮他建造了如此漂亮的别

①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俞平伯之曾祖，章太炎之老师。






墅。如果像我等这般仅靠卖文为生，没有一点儿俗气，即便玲珑剔透如美玉，又何从得此别墅呢？不过聊以维系薄命罢了。对着眼前的玫瑰香茶，我双手托腮，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此时的心里多少有点酸酸的鄙夷之意。



七　西湖（二）

其后我们看了苏小小墓。苏小小是一位钱塘名妓，这个名字，甚至成为后代对艺妓的代称，可见其名气之大，所以此墓自古以来就引至游人无数。可是今日一看，这方唐代美人的香冢，不过是个毫无诗意的土馒头。墓亭顶部铺着些瓦片，墓身好像涂了白花花的泥灰。或许是由于西泠桥正在修缮，致使此地杂乱荒凉，墓地旁更给人一种寂寥之感。少年时期爱读书的元代画家孙子潇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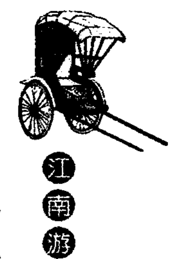
段家桥外易斜曛，芳草萋迷绿似裙。

吊罢岳王来吊汝，胜他多少达官坟。

可现在哪有草色似裙之景。烈日照在被翻出来的泥土上。在西泠桥畔的小径上，两三个中国中学生正在高唱抗日爱国歌曲。我和村田君看过秋瑾女侠之墓后，便匆匆返回了画舫。

画舫在西湖之中重新划动起来，向岳庙方向驶去。

“岳庙真好啊，古香古色的。”村田君为了安慰我，向我讲起了上次游历时的经历。而我不知从何时起，竟对西湖有了些反感。西湖并没有我先前想象得那么美。至少，现在的西湖，并没有让人流连忘返，不忍离去的感觉。西湖的湖水很浅，这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而且，正如嘉庆、道光年间多位诗人所吟唱的那样，西湖的景色太过纤细。或许对于早已厌倦粗犷奔放自然景象的中国文人墨客来说，这些纤细的景色更合其心。可对我们这些看惯了纤细自然景象的日本人来说，即便初见再美，再见也感觉不满了。倘或仅此而已，西湖还不失为一位似怯青寒的中国美人。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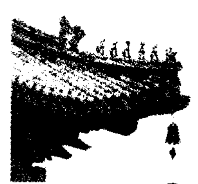
这位美人，却因岸边随意修建的俗不可耐的红灰两色砖瓦建筑，而无可救药，病入膏肓了。当然不仅仅在西湖，这种红灰两色的砖瓦建筑，差不多已如硕大无比的臭虫一样，蔓延到江南一带所有的名胜古迹之上了。它把所有的风景都破坏得体无完肤。我自然不止为西湖鸣不平，刚才在秋瑾女侠墓前，看到这种红砖砌成的墓门时，我直为女侠的英灵而愤愤难平呢。用这样寒碜的红砖为投身革命并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这等豪放诗句的鉴湖女侠秋瑾砌墓门，不禁让人觉得可悲。而且，西湖的这种庸俗化倾向，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我甚至可以感觉到再过十年，很有可能在西湖鳞次栉比的洋房当中，有喝得酩酊大醉的西洋人，站在门口随地小便。有一次读苏峰先生的《中国漫游记》，他在书中这样写道：“要是能当个驻杭领事，悠然自得地安度余生，实乃人生之大幸。”然而对于我来说，不要说当领事了，就算被任命为浙江督军，我也不愿意当。与其天天守着这么一个泥水池子，还不如回东京呢。

就在我攻击西湖的时候，画舫已穿过了跨虹桥，进入了西湖十景之一的曲院风荷一带。这里已经看不见红灰二色的砖瓦建筑了，在白色围墙内的青青柳丝之中，还点缀着几枝晚开的桃花。在左边赵堤的树阴之下，长满青苔的玉带桥隐约倒映在水中。这样的景致与南田[①]的画境很相似。游船来到这里的时候，为了避免村田君对我的误解，我对刚才所发表的西湖论，做了一点补充。我说：“我刚才说了西湖不足观，但其实也不能一概而论。”

画舫过了曲院风荷后没多久，就在岳王庙门前停了下来，我们随即弃舟登岸，去拜谒自《西湖佳话》问世以来，大家便已耳

---

①南田：清代画家恽寿平（1633—1690），号南田，擅长山水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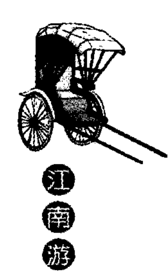
熟能详的岳将军灵位。谁知道这个时候的岳庙正在修缮之中，真是面目可憎：十之八九的墙壁都已被粉刷得耀眼生光，满地都是一堆一堆的泥土和砂石。曾让村田君深爱的那些古色古香的美景自然早已荡然无存。在仿佛被大火烧过的岳庙院中，只有几个泥瓦匠和小工在来回地走动着。村田拿出相机，刚想拍照留念，却又沮丧地停止住了脚步。

"这怎么可以？岳庙被弄得不像样子了。我们还是去墓地看看吧。"

岳王墓和苏小小墓一样，也是一个涂了泥灰的土馒头。不过毕竟是名将的墓地，比那位苏氏美人的墓地要大得多。墓前立着一块苔痕斑斓的石碑，上写"宋岳鄂王墓"几个大字。墓的背后是一片已近荒芜的竹林。对于我们这些并非岳飞子孙的人来说，此景象并无悲凉之感，反有诗意之境。我沿着墓地信步而行，几许怀古之情涌上心头。"岳王坟上草萋萋"① ——似乎有人写过这样的诗句，但我已记不清作者了。这句可不是从书上抄来的。

---

①原诗为：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作者为赵孟頫。



八　西湖（三）

在岳飞墓前有一个铁栅栏，其中有秦桧、张俊的铁像，他们双手反绑跪在地上。我听说来这里参观的人，因为特别仇恨这些奸臣，常常会把小便挨个儿浇在铸像上面。然而今天我却很幸运，没有看到用小便浇淋铸像的行为。只是在这些铁像周围的泥地上，有几只绿头苍蝇在乱飞。这似乎给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人一些暗示：这个地方确实很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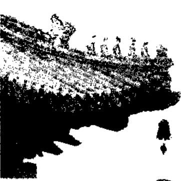
从古至今，坏人很多，但其被人痛恨的程度都无法与秦桧匹敌。在上海这一带的马路上，有一种棒条状的油炸食品，叫做“油炸块”。据宗方小太郎[①]说，其原本的意思就是油炸秦桧，所以原来的名字叫“油炸桧”。总而言之，大众只能理解和接受一些比较单纯的事物。在中国，不管是关公还是岳飞，这些大家爱慕的英雄，全部很单纯。就算本身并不单纯，也具有可以被人们单纯化的特质。如果不具备这样的特点，那么就算是英雄，也不会得到大家的尊敬。举一个例子，井伊直弼[②]的铜像是在他去世几十年后才被树立的，而乃木大将[③]被奉为神祭，基本上只用了一个星期。正缘于此，在众多敌人中，这些单纯英雄的敌人更容易遭到

---

①宗方小太郎（1864—1923），曾经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后在上海创办日东通信社，并参与设立同文书院。

②井伊直弼（1815—1860），江户末期辅助德川将军的大老，与美国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并镇压反对派，在樱田门外遭暗杀。

③乃木大将即乃木希典（1849—1912），日本明治时期的陆军大将，明治天皇大葬时，和其妻一起殉葬。



大家的憎恶。秦桧倒霉地中了下下签，其最终结果就像我们上面所说的，直到中华民国十年的今天，他还在被人们咬牙切齿地如此对待着。我曾在今年新年号的《改造》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将军》[1] 的小说。这个杂志社的编辑因为我这篇小说遭到了当局的训斥，并把其中很多文字删去。不过还好，仅此而已。如果不是在日本，我恐怕会被人油炸或浇小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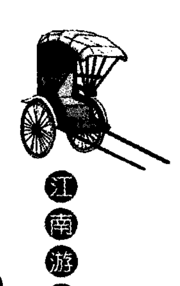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秦桧这个众矢之的究竟被人憎恶到什么地步呢。从清人景星杓的《山斋客谭》中可以窥见一斑：

严濑亭先生之曾孙晓苍读书江干一寺，言寺邻一妪为鬼所凭，曰："吾辈冥道押使也，监秦桧魂赴酆都，途经于此，媪何以秽水涴吾衣？"其家祈请再三，始苏。初问其押秦之故，曰："桧今后身为金华一妇，为谋夫犯磔，今决毕，押还也。"又问："宋距今已久，何以始正罪乎？"曰："桧贼擅主和议，屠戮忠良，天曹判决磔刑三十六、斩刑三十二，正未已也。"

秦桧罪行固然难恕，可如上所述不也有点太过了么。

---

①《将军》文涉暗讽乃木希典，曾遭查禁，多处文字被删。



九 西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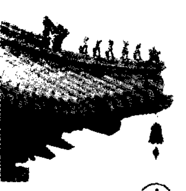
拜过岳庙后，我们又乘小舟回到了孤山所在的湖东岸。此处在槐树和梧桐树的树荫之下，有一家写着“楼外楼”旗帜的饭馆，按照《读卖新闻》所刊游记中所述，武林无想庵[①]夫妇，大概就是在这家楼外楼吃的饭。依照船老大的推荐，我们也在这家饭馆门前的槐树下，好好地吃一顿中国午餐。坐在我面前的是一身蛮气、凛凛可畏的村田君。此君在中学时期就非常喜欢读押川春浪[②]的冒险小说。受其影响，村田离家出走，到一艘军舰上当起了服务生。在八月十日的旅顺海战中，他经历了枪林弹雨，可谓九死一生。我一边等着上菜一边在心底里对无想庵先生感到钦佩，但是这件事儿对村田君可是要保密的。

如前所说，我们的桌子放在枝繁叶茂的槐树底下，脚下不远处是波光粼粼的西湖。湖水碧波荡漾，轻打在石驳岸的缝隙中，发出柔和的声音。湖边有三个身穿蓝布衫的中国人，一个人在清洗被拔光毛的鸡，另一个在洗一些旧布片，还有一个在稍远的柳树下悠然地钓鱼。这时，垂钓者突然举起钓竿，纶丝的另一端一条鲫鱼正在空中活蹦乱跳。春光之中的此番景象给人平添许多闲适之感。更何况在他们面前，有一个如此美丽的西湖。我的确在

---

①即武林盛一（1880—1962），小说家，1920年5月到中国新婚旅行。

②押川春浪（1877—1914），日本明治时期小说家，创作过很多冒险小说。



这一刹那间忘记了那间红砖房，忘掉了那个西洋人。眼前的平和景象，使我感觉进入了小说之中——晚春时节，石碣村的柳荫下日影婆娑。阮小二坐在柳树下专心钓鱼，阮小七把鸡冲洗完，便转回家中拿菜刀。而“鬓道插朵石榴花”，“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郁郁一个豹子来”的可爱的阮小五，仍旧在清洗着旧布片。这时，不紧不慢地走来一人……

此人并非智多星吴用，而是毫无诗意的糖果小贩。他臂上挽着大竹篮，走到我们面前，看样子是要向我们兜售他的糖果。如此一来，我的想象被他完全打破。我像一只跳蚤一样从《水浒传》的世界里跳了出来。在那天罡地煞百八人中，根本没一个好汉是卖糖果的。不仅如此，湖水中四五个女学生正划着一只涂成白色的小艇，向湖心亭方向驶去。

十分钟之后，我们一边喝着老酒，一边品尝着刚刚用生姜煮熟的鲤鱼。这个时候又有一艘画舫在槐荫之下靠了岸。只见靠岸的客人是一男三女，身边还带着一个婴儿。这个婴儿还难以分清男女。其中一个女人从装束上来看，似乎是奶妈或者是女佣。那个男人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他身材高大，貌相颇似无想庵先生，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因缘。剩下的两个女人大概是姊妹吧，她们穿着同样的桃蓝二色斜纹布衣。比起昨晚的少女来说，这两个女人的姿色要好得多。我一边吃饭，一边时刻打量着她们。他们在我们旁边的桌子落座，等候着饭菜。这几个人当中，只有姐妹二人在悄悄地说着什么，而且不时瞟向我们。确切地说，是村田君不断摆弄相机，准备给我拍吃饭照片的行为吸引了她们。因此，不值得自我炫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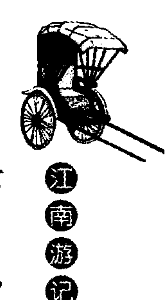
“喂，那姐姐是男子的妻子吗?”

“当然是。”



比起昨晚的少女来说，这两个女人的姿色要好的多。我一边吃饭，一边时刻打量着她们。他们在我们旁边的桌子落座，等侯着饭菜。这几个人当中，只有姐妹二人在悄悄地说着什么，而且不时瞟向我们。确切地说，是村田君不断摆弄相机，准备给我拍吃饭照片的行为吸引了她们。





"我有点儿看不出来，中国女人三十岁之前，看起来好像都跟小女孩一样。"

在我们说话时，他们已经开始吃饭了。在绿阴低垂的槐树下，有几个很时髦的中国人，正在乐呵呵地吃着饭，就是从旁边看着，也感觉挺带劲的。我点上一支烟，不知疲倦地远远瞧着他们。断桥、孤山、雷峰塔，描绘这些美景的任务完全托付给苏峰先生就好了。我觉得，比起那些明媚的山水来，观察人似乎更有乐趣。

我毕竟不能总对着旁边吃饭的人行注目礼。结账后，我们很快登上了画舫，赶去看三潭印月。从孤山看上去，三潭印月正好在靠近对岸的一个小岛旁边。《西湖全景图》和池田的《西湖指南》里并没有记载这个小岛叫什么名字。在这小岛附近有三座石塔，好像在苏东坡担任太守时被用来当做行船的航标。月明之夜，这三座石塔，会在水面上投下三个月影，这是确凿无疑的。小船在静静的湖面上划了很久，才抵达位于杨柳、芦苇深处的退省庵前的栈桥。



十　西湖（五）

登上码头便见一门，进得门去，看见清水池上横跨着一座中国式的桥。如果说俞楼的回廊是九曲廊的话那么这里便可称为九曲桥。桥上建有几个小巧玲珑的亭子。沿着九曲桥一直走到头，就可以看见西湖耀眼的水面上倒映的三座石塔。所谓石塔，就是刻有梵文的柱子戴一顶石斗笠，这和日本的石灯笼差不多。我们在亭子里眺望石塔，边抽烟，边谈论一些俄罗斯苏维埃政府这类的话题，但好像没有谈到苏东坡。

沿着九曲桥回到刚才的地方，碰见四五个年轻的中国人，个个油头粉面，手里还提着胡琴、笛子等乐器，所谓的“长安公子”①，应该说的就是他们这类人吧。身着水色、绿色的大褂儿，戒指上镶着各种闪闪发光的珠宝。在擦肩而过的时候，我把他们的样子仔细打量了一个遍，我发现最后走过去的那个男子和小宫丰隆②几乎长得一模一样。后来在京汉铁路的列车上见到一个男乘务员，和宇野浩二③长得几乎完全一样。在北京看戏的时候，发现一个跑堂的和南部修太郎④长得很像。这样看来，日本的文学家中样子很像中国人的还真不少。但这次却是我第一次碰到长得这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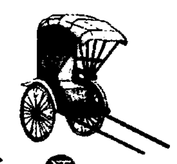
---

①这里指纨绔子弟。

②小宫丰隆（1884—1966），德国文学研究家，评论家，与作者同一师门。

③宇野浩二（1891—1961），小说家。

④南部修太郎（1892—1936），小说家，师从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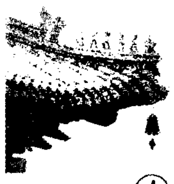
像的人。这偶然的相似勾起了我的浮想联翩，心想，“说不定小宫的祖先中有人……”或许这对小宫有点儿失礼。

——在写这些时，似乎是天下太平，但事实上，我正在床上发着三十八度六的高烧，脑袋昏沉，喉咙干疼。我的枕头边摊着两份电报，内容基本是一样，都是向我催稿的。医生一直要求我静养，朋友则打趣我说劲头过足。我想既然已经开了头，若不到发高烧不退的万不得已境遇，还是把游记继续写下去为好。但下面的几节江南游记，我确是在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形下完成的。提起芥川龙之介，或许很多读者会觉得这是个闲人，但看到以上文字后，我希望这样的读者能速正谬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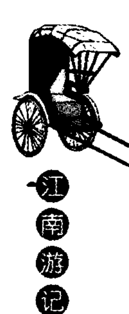
在参观完退省庵后，我们回到了刚才的栈桥上。这时此处正坐着一位中国老大爷和船老大聊天。老大爷面前放着一个鱼篓儿，我看了一下，那里面装得全是蛇。听说和日本放生乌龟一样，这位老大爷每收一份钱，就会从鱼篓里掏出一条蛇来放生。无论能积多少功德，也没有日本人愿意为了让蛇活命而特地拿出自己的钱。

画舫载着我们沿湖岸，向雷峰塔方向开去。在接近岸边的地方，茂密的芦苇丛中，有几株柳树在风中一直摇曳着，垂在水面上的树枝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蠕动着，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只大甲鱼。如果光是甲鱼的话，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更令人惊奇的是，在树枝靠上的枝丫间，还有一条黄褐色、油光锃亮、有些臃肿的蛇。蛇的一半身子缠在柳枝上，另一半身子则就在空中扭动着。看到这种景象后，我不禁背脊发凉，这自然不是什么愉快的感觉。

这期间画舫已经绕过了小岛的一角，在湖水对岸的苍翠之中，我们看见了雷峰塔高耸的身形。在此处仰望此塔，我感觉它与站



在浅草游乐园“花屋敷”周边遥看十二层高的凌云阁，无甚大异。只是雷峰塔红砖砌就的塔壁上，爬满了茑萝。此外，塔顶上还有几棵杂树的枝梢在风中摇摆。如此一来，这座耸立在阳光下的雷峰塔，如幻似梦一般烟雾朦胧，方显雄浑壮观啊。红砖建筑在此时倒也不觉难看了。说起红砖，旅游指南里有一个故事，说明了其来由，好像很有道理。这本旅游指南，并不是池田先生撰写的那本，而是在新新旅馆里出售的英文版旅游指南。我本来想把这个故事写完之后再停笔，可是现在头昏脑涨，实在无法断续了。预知后事，明日分解——唉！说实话，就连多写这两句预告，我也觉得疲惫不堪。弄不好得了肺炎，可就没有命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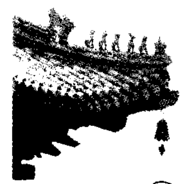


十一　西湖（六）

那本英文版旅游指南里写道，在距今三百七十多年前，经常有倭寇入侵西湖附近。对于这些海贼来说，雷峰塔自然是一个大麻烦，因为中国的官兵在塔上设有瞭望台，倭寇还未靠近杭州城，他们的一举一动便尽收于中国官兵的眼底。于是倭寇准备放火烧塔。雷峰塔四周的大火连续烧了三天三夜，所以，在红砖的烧制工艺尚未发明以前，雷峰塔就早已变成一座红砖塔了。此书中关于雷峰塔的介绍大致如此。当然是真是假，也就无从查起了。

仰望完雷峰塔后，我们的画舫便向新新旅馆的方向驶去。——今天没有昨天那么热了，喉咙也好了许多。照这样，不出两三天，我或许就能可以离开病床伏案写作了。但想到要续写游记，我便感觉有些厌倦。克制着自己的这种厌倦强行写作，必然也就写不出什么好东西了。总而言之，如果能每天写一节，把整个游记写完，我也就知足了。——言归正传。仰望完雷峰塔后，我们的画舫便转向新新旅馆的方向。

现在，西湖向我们敞开了它的东岸的风光。在前方新新旅馆的上方有一座青绿的石山，那大概就是著名的葛岭吧，据说那就是葛洪炼丹的地方。葛岭顶上有一座庙，屋檐的瓦脊反翘，如同一只正展翅欲飞的小鸟。它右侧那座连绵起伏的山，从《西湖全景图》上看，应该是宝石山。山上细细尖尖的保俶塔，看上去富丽堂皇、姿影绰约。与雷峰塔相比，这座纤细的保俶塔，恰似一位窈窕淑女，难怪古人有“雷峰似老衲，保俶如美人”之说。葛岭上一片阴沉，而宝石山顶的绿草却在阳光照耀下显得光彩夺目。



在这些山峦的山脚一带，包括我们下榻的旅馆附近，并非没有红砖建筑，然而幸运的是由于距离较远，它们并不特别显眼。在山峦断开之处，有一根白线将其衔接，毫无疑问，那一定是今天早晨经过的白堤了。在白堤左边的尽头，虽然看不到“楼外楼”的旗帜，却横着新翠欲滴的一座孤山。无可否认，这样的景色不得不称之为美。尤其是今天浮着点点菱叶的西湖水面，如同要特意瞒住这浅水一样，闪着淡淡的银光。

“还要去哪儿？”

“去放鹤亭看看吧，那是林和靖住过的地方。”

“你是说放鹤亭？”

“在孤山上面，就在新新旅馆的前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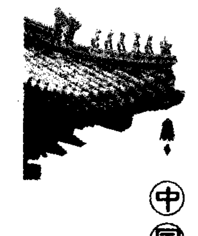
来到了放鹤亭，大概用了二十分钟的时间。这次的航程和刚才一样，画舫穿过锦带桥后，再穿过由白堤围着的内西湖，我们在青青梅叶之中，看到了放鹤亭。我们弃舟登岸，参观了此亭，然后又去上方的巢居阁参观了一下，据说此阁也与林逋有关。在巢居阁的身后是“宋林处士墓”，也是一个大土馒头。我们在这一带又转悠了一会儿，毫无疑问，林逋是一位很清高的人，还可以肯定，他并不像日本小说家那么穷。据林逋七世孙林洪所著《山家清事》，他的隐居生活是“舍三寝一读书一治药一。后舍二，一储酒谷，列农具山具，一安仆役，庖厨称是。童一婢一园丁二……犬十二足驴四蹄牛四角”。如果和靖先生也有同等的生活条件，那比起居住每月五十日元房租的房子，显然生活要富裕很多。就我来说吧，要是能在箱根建造一幢房子，里面有主房一间、储藏室一间，此外，书房、卧室、女佣房等一应俱全，再配上书童一个，女佣一个，男佣二个，那么学林处士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让仙鹤在水边的梅花树间翩翩起舞，只要仙鹤自己愿意，此事倒也不难。但是对我而言，“犬十二足驴四







蹄牛四角”是用不着的，这些东西全部奉送，随你处置。看完放鹤亭，在返回岸边画舫的路上，我对村田君发表了此番看法。西湖岸边的柳絮漫天飞舞，二三十个穿着白衬衫、黑裙子的中国女学生正成群结队地朝西冷桥方向走去。



十二 灵隐寺

脏乱的新新旅馆二层，我正在写着几张明信片，而村田君已进入梦乡了。昏暗的玻璃窗一角，赫然紧贴着一只壁虎，由于实在不想看到它，我便专心埋头伏案，奋笔疾书。

致丰岛与志雄①

今天在去灵隐寺的途中，我们顺道拜访了清涟寺。在一个长方形的大水池中，游着很多黑鲤鱼和红鲤鱼，这个水池名叫“玉泉鱼跃”。据说这座寺院就是以养五色鲤而闻名遐迩的。虽说五色，实际上最多也不过三色。在临池的亭中，排放着几把藤椅和桌子。我们落座以后，便有一些和尚送来茶水和点心。虽名之曰“送”，但也不能白吃。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和尚养鱼，而实际上是和尚被鱼养。你这位惯于在染井②的钓池通宵达旦垂钓的好汉，要是看到这寺院中的鲤鱼，一定会被勾起垂钓的欲望。

致小穴隆一③

朝拜灵隐寺的途中看见一座石桥。桥下流水叮咚，如鸣佩环。两岸幽竹环合，青翠带雨，娇媚喜人，近于王石谷之画境。我诗兴大发。然行囊之中无《圆机活法》④，因此未成一诗，或许无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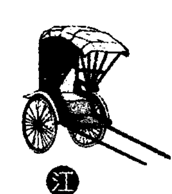
---

①丰岛与志雄（1890—1955），小说家，芥川学长，与芥川共同创办《新思潮》。

②染井：东京一地名，丰岛与志雄居住附近。

③小穴隆一（1894—1966），画家，芥川的好友，经常为作者作品设计装帧。

④《圆机活法》，诗学类著作，作者不明，明王世贞校对。



反而更好。

致香取秀真[1]

灵隐寺是一所比较大的寺院，进大门步行不久即可见一座名叫“飞来峰”的石山。据说这是从天竺国飞来的灵鹫山。说实话，与称其为山，不如说是一块大石头，这反而更加确切。据说石窟中是宋元年间的佛像。但对我来说，辨别佛像的好坏并非易事。有一件事让我暗自庆幸：由于数日阴雨，一些石窟进水，所以我不必进洞观看了。今天依然阴雨连绵。高耸入云的杉树、侧柏、苔迹般般的石桥……唉！灵隐寺给我总的印象，大致就是中国的高野山[2]。

致小杉未醒[3]

参观灵隐寺时，只见松鼠沿着杉树的树干往上爬。

此地有一种空山古寺特有的幽寂。或许是雨天的缘故，朱红的大雄宝殿显得格外的庄重。据说骆宾王曾经留宿在这里。或许这只是个传说，但是我愿意相信这个传说是真的。这里的空气中似乎总有一点骆宾王的气息，不你是否感觉到了。还有一件事情，顺便说一下，就是这所寺院的五百罗汉像。不用说，我想你是见过的。据我看来，这其中至少有二百来尊罗汉，长相和你很像，这可不是开玩笑，事实上，他们甚至和你长得一模一样。我听说这五百罗汉里还有马可·波罗的像，我心里想：你的远祖难道就是马可·波罗？不过，我却很开心，因为有一种在远隔万里的异

---

①香取秀真（1874—1954），手工艺人兼诗人。

②高野山：位于日本和歌山县北部，留唐归国的空海在这里建立了真言宗的总寺院，金刚峰寺。

③小杉未醒（1881—1964），号放庵，画家、诗人。



域和你重逢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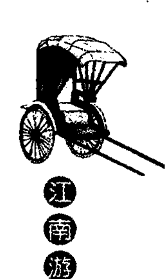
致佐佐木茂索[1]

参观完灵隐寺，又游历了位于归途中的凤林寺（别名喜鹊寺），鸟窠禅师曾住于此。寺院之中乏善可陈。只有几个身穿淡灰色或红黄色袈裟的和尚，念着经从寺院走廊走过，大概是在做法事吧。据说白乐天当年曾经问鸟窠："如何是佛法的大意?"鸟窠答曰："诸恶莫做，众善奉行。"乐天又说："这两句话，三岁孩童也会恁么道。"鸟窠笑曰："三岁孩童虽道得，八十翁翁行不得。"乐天立即叹服。如此轻易地令人折服，我想鸟窠禅师大概也不会感觉很兴奋吧。在寺院门前，有一大群中国孩子，手里拿着绢花在玩耍，雨后的夕阳甚是可爱。

所幸，写完这几封信后，壁虎已经离开。按照原计划，明天就应离开杭州了。涌金门、回回堂……这些地方，大概是没时间去了，不觉有些惆怅。我脱去外套，身穿衬衣，正要钻到床上的毛巾被里去，突然下意识地跳起来，大喝一声："这个家伙!"原来在白色的枕头上，趴着一只足有围棋子大小的蜘蛛。仅仅从这一点来看，西湖也绝非令人满意之处。

---

[1]佐佐木茂索（1894—1966），小说家、编辑。曾师从芥川。



十三　苏州城（上）

驴子刚把我驮在背上，便一溜烟地飞奔起来，地点就是苏州城内。和别的地方一样，狭窄的街道两旁也全都挂满了招牌。本来街道就够逼仄的了，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还有驴子和轿子穿行，其情形自可想见。这时的我只能紧紧地拉着缰绳，下意识地闭上眼睛。不是因为我的胆子小，骑在驴子身上在中国的石板路上飞驰，真的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冒险。想体验一下这种冒险的读者，不妨在做好被罚准备后，骑上自行车，全速在东京浅草的仲店大街或大阪的心斋桥大街奔驰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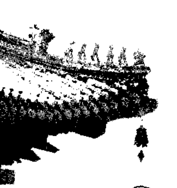
我和岛津四十起原来本打算上午便从上海出发，但由于我起晚了，没能赶上预定的火车，——不止晚了一班火车，是晚了三班火车，——因此，刚到苏州。听说岛田太堂[①]先生为了给我送行，在每趟火车开车之前，都去车站等我。想起此事我顿觉羞愧难当。先生还特地为我写了一首七绝送别，这更是令我惶恐不安。

我前面的岛津骑在驴背上一副得意扬扬之姿。他可和我不一样，不是第一次骑驴，所以跨在驴背上显得颇为娴熟稳当。于是，我以岛津为榜样，小心翼翼地尝试着调整跨姿与骑术。虽然我一直提心吊胆，但最后从驴背上摔下来的不是我这个学生，而是师父岛津本人。

说实话，在开始的几分钟里，我根本无暇顾及街道两旁的事物，在这几分钟后，我便留意到有几家裱糊店和珠宝店。裱糊店

---

①岛田太堂，即岛田数雄（1866—1928），《上海日报》主笔。



里陈列着很多山水、花鸟等字画，有的正在装裱。珠宝店里的翡翠、玉器等物件和金银首饰一起闪闪发光。这一切让我产生了对姑苏独有的一种好感。如果不是在驴背上颠簸，我想此刻的心情一定会更佳。有一次，为看挂在刺绣店墙壁上红布缝制的牡丹麒麟，我的毛驴差点儿撞上一个拉胡琴的盲人。

如果说骑着驴子在平坦的石板路上奔跑着，还是件可以忍受的事，但骑驴过桥就大不相同了。这里所有的桥都是拱桥，所以上桥的时候很容易从后面出溜下来摔个屁股蹲儿，而下桥的时候如果运气不好就很可能从前面的驴脑袋上趴下去摔个倒栽葱。何况这里有“姑苏三千六百桥”、“吴门三百九十桥”的说法，既便所举数字不够详实，苏州桥多却也不像有假。没撤，我只好在驴子要上桥的时候，紧紧抱住驴鞍而不是抓着缰绳。就算是在这样的姿势下，过桥的时候，我也仍可看见细细的碧蓝色河水，在斑驳的白墙间闪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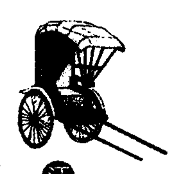
就这样走一段路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北寺塔。据说在苏州的七座宝塔中，只有这座塔是可以攀登的。塔前的草地上，有两三个手挎竹篮的老媪正在专注地拔着杂草。据《苏州指南》上说，从前这片草地曾经是个刑场，所以血沃此地肥劲草。眼前这座九层的宝塔上出重霄，白壁沐浴在阳光之中，塔前几个身穿蓝布衫的老婆婆，静静地在那里拔草，这确实不失为一副闲适的图景。

我们从驴背上跳了下来，向塔的最下层入口处走去。有一个管理寺庙的男子，守候在格子窗里。我们付了二十个铜板后，他就打开了大锁，做出“请进”的手势。我们爬上宝塔的二层，只见灰尘飞扬的昏暗中，点着一盏马灯。再往上爬，灯光就照不到了。我的手紧抓住楼梯的栏杆，觉得黏黏、冰冰的，这一定是千万



于是，我以岛津为榜样，小心翼翼地尝试着调整跨姿与骑术。虽然我一直提心吊胆，但最后从驴背上摔下来的不是我这个学生，而是师父岛津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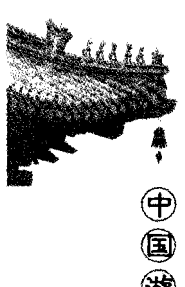




善男信女攀登时留下的汗垢，真叫人难以忍受。爬到三层后，四面都有窗口，已经不必再为光线的昏暗而苦恼了。宝塔一共九层，每层都在桃红色的墙壁间，供奉着金色的佛像。桃红色和金黄色的搭配给人一种肉感，很莫名其妙。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才非常具有现代的南国情调。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在这座塔里可能有中国菜。

十分钟后，我们已经在塔顶上俯视整个苏州街市了。苏州的街道向四面八方延伸着，黑瓦的屋顶间，时常镶有明丽的白墙，面积要比预想的大得多。远远望去，有一座高塔屹立在层云中，那就是著名的瑞光塔。传说是孙权所建。（当然，现在的塔已是几经重建了。）向城外望去，到处都是波光粼粼、绿树成荫。我凭栏下望，两头驴子正在悠闲地吃草，旁边两个牵驴的小孩，并排坐在石头上。

“喂——”我大声地喊着，可是他们却连头都没有回一下。——身处塔尖，不胜寂寞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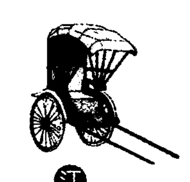
十四　苏州城（中）

看完北寺塔后，我们又去了玄妙观。从刚才经过的珠宝行林立的马路往里拐，便是玄妙观。观前的广场上有很多摆摊的，和上海的城隍庙几乎一样：有卖面的，卖馒头的，还有卖甘蔗、慈姑的。在这些食品摊间，也夹杂着好多卖玩具和杂货的小摊。不用说，人自然少不了。但与上海不同的是，在这熙熙攘攘的行人中，几乎看不见穿西装的。不但如此，或许是场地太大的原因吧，这里似乎不像上海那么热闹。虽然地摊上同样摆着时髦的袜子和冒出韭菜香气的开水锅；虽然也有两三个年轻女人，头发梳得锃亮，还故意扭着黄绿色和淡紫色裤子下的屁股，可是这里仍旧会给人一种土里土气的感觉。我想，从前皮埃尔·洛蒂[①]到浅草的观音殿参观之时，一定也有过这样的感受吧。

随着人流往前走，不一会儿便看到尽头有一个大殿。这个殿虽然大，但廊柱上的红漆已经渐渐剥落，白墙上也都沾满了尘埃。加之来玄妙观上香的人入此殿者并不很多，所以此地倍显荒芜凄凉。进入大殿，墙上挂满了色彩浓艳刺目、艺术水平低下的挂轴，有石版印的，也有木版印的，还有亲笔画的。这些书画不是用来供奉的，全部对外出售。我正在捉摸老板在哪儿时，发现在大殿的角落里，坐着一位小个子的老大爷。在这个所谓的“佛殿”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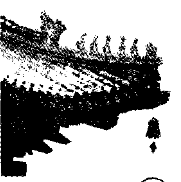
①皮埃尔·洛蒂 Pierre Loti（1850－1923），法国小说家。1867年考入海军学校，1885年访问过日本，并据此创作了《菊子夫人》。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便脱胎于此。



中，除了挂轴和祭奠用的香花外，我甚至连一尊佛像都没有看到。

穿过大殿来到后边，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正当中，两个光着膀子的男子正在进行双刀对长枪的比赛。刀枪可能都未开刃，但是那拖着红缨的长枪，和那如钩般弯曲的大刀，在阳光下明晃晃、亮堂堂，兵刃相交，火花四溅，难辨输赢，精彩异常。这个时候，一个拖着辫子的彪形大汉，手里的长枪被对方打落在地，他只好跌宕腾挪，左右躲闪着对方劈来的大刀。突然，他飞起一腿，踢中对方的腹部，对方立刻双手握刀，凌空向后翻飞。四周围观的人，都哄然大笑起来。这些人大概就是病大虫薛永或打虎将李忠一类的好汉吧。我站在大殿的台阶上，看着他们较量，沉浸人"水浒式"的幻想之中。

"水浒式"，我这样说，或许读者还是不太理解。本来《水浒传》这部小说，在日本也有很多仿作，就像马琴的《八犬传》、《神稻水浒传》和《本朝水浒传》等等。但在日本这些《水浒传》仿作中，没有一本能真正写出"水浒"本质的东西。那么，什么才是所谓的"水浒式"呢？这便是中国思想的闪光点。天罡地煞一百零八条好汉，并不是像马琴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群忠臣义士。从数量上看，把他们说成是一群无赖的结社好像更为确切。但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却也不是对邪恶之事的共同爱好。记得似乎是武松说过，好汉们喜好的就是杀人放火。如果再说确切点，大概应该是因为爱好杀人放火，所以才称得上好汉吧。唉，如果说得再详细一点儿，就是既然已经当上了好汉，像杀人放火这类的事情也就不在话下了。换句话说，他们之间流传着一种可以把善恶踩在脚下加以蹂躏的好汉观念，就像模范军人林冲、专业的赌徒白胜这样的人，只要具备了这种精神都可以称作兄弟。这种精神，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超越道德的思想理念。简单地说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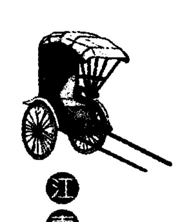


这种思想不仅存在于水浒的英雄好汉心中，更存在于古往今来普通的中国人心中。比起日本人来，这种思想在中国人心中更加根深蒂固，不可等闲视之。正所谓天下“并非你一人之天下”一样，说这话的人只是想说“天下不是昏君一人的天下，是所有天下人的天下”。而好汉们心中想的是“天下不是昏君一人的天下，是好汉一人的天下”。举个例子，中国有句古话“英雄回首是神仙”。神仙者既非恶人，也非善人，他们是那种超越善恶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人。那些不把杀人放火当回事儿的好汉，已然“超越善恶”。从这一点上说，他们只要一回头就可以进入神仙行列了。若有人不相信，可以试着翻开尼采的著作来看看，那位下毒的查拉图斯特拉就是意大利的著名政治家切萨日·博尔吉亚①。总之，《水浒传》并不是因为有了武松打虎、李逵挥斧和燕青相扑才被千千万万的读者所喜爱。让读者如痴如醉的，是磅礴于其中的粗犷豪迈的好汉精神……

兵器的碰撞声顿时让我惊醒，就在思索《水浒》问题的时候，他们已经各自换了兵刃，一个手拿青龙刀，另一个则举起了宽刃刀，两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厮杀。

---

①切萨日·博尔吉亚 Cesare Borgi a（1476—150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家，善于利用各种阴谋和暗杀达到自己的目的。被称作精通权术的理想专制君主的代表。



十五　苏州城（下）

来到孔庙时，已日薄西山了。我骑着早已疲惫的驴子，来到石缝隙间冒出青草的庙前马路上，发现在空寂的路边桑田的对面，瑞光寺淡白色的废塔依稀可见。塔的每一层都攀爬着茑萝，长满了杂草，成群的喜鹊，在空中飞来飞去。说实话，这个时候我觉得既感伤又欣喜，真想用“苍茫万古意”① 来形容我此刻的心情。

还好这种“苍茫万古意”的气氛，一直没有被破坏。我们在庙门前从驴背上下来，走到了一条埋没于荒草丛中，似有似无的小路上。在黑影幢幢的柏树和杉树间，有一个漂着金钱藻的水池。水池边上有一个戴红色条纹帽的士兵，正在拨开芦苇和蒲草，用一个三角形的抄网捞鱼虾。这个孔庙虽然在明治七年（1874）被重建过，作为江南第一文庙，他早在宋代就被名臣范仲淹所创建了。如此看来，此庙的荒芜不也正象征了当时整个中国的荒芜吗？但对从远方而来的我们来说，正是这种荒芜，激发了我们怀古的诗兴。我感到很矛盾，到底是应该叹息呢，还是应该欣喜呢？我跨过青苔斑斑的石桥，嘴里忍不住轻轻吟出了这样的诗句：“休言竟是人家国，我亦书生好感时。”但是这诗句的作者不是我，而是身在北京的今关天彭②先生。

穿过黑色的礼门，走过石狮间的一段路，有一扇不知名字的

①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②今关天彭（1882—1970），即今关寿麿，汉学家，著有《中国戏曲集》等。



小便门。要想打开这扇门进去，需要给穿青布衫的看门妇女二十个铜板。这位看起来很贫穷的妇女和她那十来岁的麻脸女儿一起为我们引路的情景，现在想起来都颇为有趣。我们跟在她们后面，踏着被黄昏的露水打湿了的石板路向前走，在暮色中，只有那些蕺菜花露出些许白色，石板路的顶头，耸立着一扇大门，好像叫戟门吧。这里有闻名遐迩的天文图和中国全图的石刻。可是四周光线微弱，我们看不清碑面上的文字。在进门处，排列着巨大的钟鼓。礼乐之衰，甚乎哉！现在想起来，真的很滑稽，我看到这些布满尘埃的古乐器时，不知为什么，竟产生了上述的感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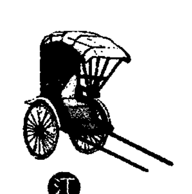
正对着戟门的石板路，也是荒草离离。石板路两旁排列着像走廊一样的小房子，它前面有几棵树干粗壮的银杏，听说这些小房子就是以前文官考试的考场。石板路的尽头是大成殿，我们和看门的母女一起登上了殿前的台阶。大成殿是孔庙的正殿，规模宏伟异常：石阶上有雕龙，墙壁为黄色，殿正面有蓝底白字的匾额，其上殿名为皇帝御笔所提。我在殿外环顾一周后，便进入光线昏暗的大成殿内打量起来。这个时候，在大殿高高的顶棚上，响起“飒飒”的声音，让人感觉好像是在下雨一样。与此同时，好像有一种什么异样的气味向我扑过来。

“那是什么?”我赶紧向后退了一步，回过头去问岛津四十起。

“是蝙蝠。它们在顶棚上安了窝。”岛津笑了一笑说。

再仔细一看，砖地上落满了黑色的粪。听着那翅膀“飒飒”抖动的声音，又看到这么多的粪便，究竟有多少蝙蝠在昏黑的梁间飞舞，刚一想到这里我立刻觉得毛骨悚然。我一下从刚才的怀古情怀陷入了现在的夜半噩梦中，“苍茫万古”的意境早已荡然无存了，眼前好像是一个鬼怪出没的世界。

“孔子面对这么多的蝙蝠，恐怕也儿吃不消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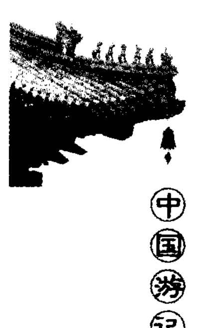
“不会，蝠和福是同音，中国人是喜欢蝙蝠的。”

再一次骑到驴背上时，已是夜幕降临，我们一边穿行在昏暗的路上，一边交谈着。蝙蝠，在日本的江户时代也并非是可怕的东西，甚至风靡一时，像“蝙蝠安”① 的纹身，就是一个很有力的例证。但是西方的影响就像盐酸一样，不经意间把江户的原貌给腐蚀殆尽了。这么一来，再过二十年，或许会有文学评论家对“蝙蝠空乱飞，乘凉暮水边”这样的诗句大加议论，认为这是受了波德莱尔②的影响也未可知呢。——在杳无人迹的街道上，驴子一路小跑，脖子下的铃铛叮当作响，空气中散发着草木的幽香。

---

①蝙蝠安：狂言《与话情浮名横栉》的主人公，一个刺有蝙蝠纹身的地痞。

②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19世纪著名诗人，代表作《恶之花》。



十六　天平与灵岩（上）

到了天平山白云寺后，看到倚山而建的亭壁上，写着很多抗日标语："诸君快活日，莫忘廿一条"，"日奴与犬不得题壁"。（可是，岛津依然满不在乎地在壁上题了一首层云派①的自由律俳句。）还有一首诗，情绪更加愤慨激昂：

莽荡河山起暮愁，何来不共戴天仇。

恨无十万横磨剑，杀尽倭奴方罢休。

这首诗前还有一段序，大概是说在来天平山的路上，和日本人吵了一架，因为寡不敌众，处于下风，故而对此愤恨不已。听说，像这样抗日的人，可以得到相当于三十万元日币左右的奖励。观其效果如此之大，毋宁说在宣传驱逐日货方面，他们省下了一大笔广告费。我一边观赏着亭栏外在雨中低垂的枫树嫩绿的枝条，一边喝着带有佛门气息的茶水，嚼着硬邦邦的枣子。

"天平山比我预想的要好，如果再干净一点就更好了。喂，那山下大殿的门上，镶的是玻璃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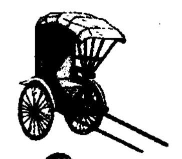
"不，那是贝壳。每一个木格子里面都贴着一片不知名字的薄薄的贝壳以替代玻璃。谷崎润一郎先生也曾经来过，他不是描写过这里吗？"

"嗳，是的。他在《苏州纪行》中说，比起天平山的红叶来，来途中的运河似乎更有趣。"

由于游历完天平山后，我们还要去爬灵岩山，所以今天我们

---

①层云派：新兴俳句流派，1911年由《层云》杂志所倡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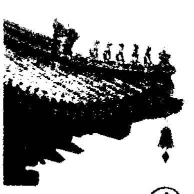
依然骑驴而来。初夏时节，姑苏城外运河沿岸的乡间小路景致很美。在浮着白鹅的运河上，依然横跨着一座座大鼓般的石拱桥。路边那带来凉意的槐树和柳树，在运河水面上洒下清晰的倒影。在青青的麦田之间，坐落着几处开满红玫瑰的花棚，还有白墙黑瓦的农舍点缀其间。更觉妙趣横生之处在于，经过这些农家时，探头向窗内望去，总会看到一幅女子们在家中穿针刺绣的景象，其中有不少是年轻女子。可惜当时是阴天，如果是晴天，说不定那远处图画般的灵岩和天平青山，都会透过窗户映入她们的眼帘……

“谷崎先生好像也曾经为乞丐有所烦恼，是吧。”

“谁见了乞丐都会伤脑筋的。但是苏州的乞丐还算不错，去杭州的灵岩寺的那天……”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灵岩寺乞丐真是与众不同，是我们日本人想象不到的。他们有的“梆梆”地垂打胸脯，有的不断地以头抢地，还有人举起没有脚的腿给你看。他们乞讨的技巧实在是很有创意，但在我们日本人眼里，这些表演有点太过了。非但不能博得我的怜悯之心，由于其过于夸张，反而使我哑然失笑。和杭州的乞丐相比，苏州的乞丐使用的方法是出声痛哭，这让我们在施舍的时候，心里会舒服一点。在经过狮子山脚下的一个荒村时，我由于一时疏忽扔给了一个乞丐一分钱，这惹得全村的小孩子和女人们把我的驴子团团围住，一个个都伸长了手向我要钱，这个场面真叫我难以招架。柳影摇曳也好，年轻女子的刺绣也罢，看起来并不全是富贵安宁的象征，就像在梁间做巢的燕子一样，在这些村子平静的白墙里面，潜藏着的是可怕的人间疾苦……

“那就上山去看看吧?”岛津催促我的同时，便开始朝着亭子后面的山路爬了上去。在绿油油的树叶中，一条细细的红土山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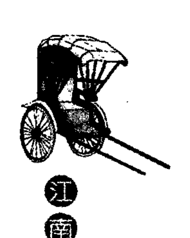


绕过巨岩向上不断延伸着，令人欣喜若狂。我们倾着身子爬完这段山路，来到巨岩耸立之处。巨岩像一扇屏风一样立在我们面前。我想大概是没有路了吧，但谁知道就是在紧靠的岩石之间，有一条仅能容下一人侧身而过的小路。唉，与其说是小路，不如说是一条直耸入云的天梯。我在岩下站立了很久，仰望着那被树枝和蔓草覆盖的远处苍穹。

“听说，卓笔峰和望湖台就在这座山上?”

“也许是吧。”

“不错。这才是真正的登天之路。”



十七　天平与灵岩（中）

登上天平山山顶后，我们见识了有“万笏朝天”之称的岩群，随即沿着山路下山而去。来到先前那座亭子前，我们发现一条横向伸展的长廊，走过去，看见一方小水池。水池四周由雕有龙头和宝珠的石栏围起。水通过铅皮做的引水管滴滴答答地落入池中，这就是著名的“吴中第一泉”。池子四周并排竖着几块大小不一的石碑，碑上刻有“白云泉”、“鱼乐”等字样，而且都很郑重地被涂上了油漆。或许作为“吴中第一泉”，这小池的水实在太脏了，所以才需要这么大的一个“广告”，以免别人把它错当成寻常的泥潭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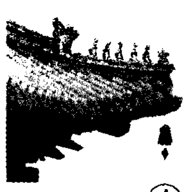
在这小池之前还有一处号称“见山阁”的地方，里面悬挂着中国式的灯笼，还放着崭新的绸缎被子，如果想要睡上半天，这里倒是个不错的去处。坐在里面靠窗外望，只见山藤缠绕的崖腰上，生长着成片的绿竹，再往远看，山下有池水闪闪发光，那儿应该就是乾隆皇帝提名的“高义园”的林泉吧。向上而望，天平山高入云霄，薄薄的云雾散去后，山顶部分才显露出身姿。我凭窗远眺，做出一副悠闲辽阔的神情，自己仿佛已经成为中国山水画中的点景人物了。

“天平地平，人心不平；人心平平，天下太平。”

“你说的这是什么啊？”

“是刚才写在壁上的抗日标语里面的一句，还挺押韵的啊。天平地平，人心不平……”

看过天平山后，我们又骑着驴子向灵岩山的灵岩寺进发了。



据传说，灵岩山既有西施弹琴的岩石，还有范蠡被幽禁的石室。我从小就喜欢看《吴越军谈》[1] 这本书，从那时起，西施和范蠡就一直是我钟爱的人物，所以一定得去看看这些古迹。（这自然是我真实的想法。但我心里也有那么点儿自私的打算，既然是带着报社的采访任务而来，那么多看几个和英雄美人有关的景点，在游记时就会方便很多了。从上海，至江南，直到后来的横渡洞庭，我都没有放弃过这个想法。如果不是给报社写中国之行，我会以更符合小说家的身份去贴近中国人的生活，也会因此免去一些中国古诗和南派中国画的意境。不过，现在不是可以随便闲扯的时候。）总之，我们已在前往朝灵岩山的途中了。不料才走了一百多米，不觉连个问路的人都找不到了。周围是一片湿地，野草没膝，地上长满了低矮的杂树。我觉得很奇怪。这个时候，两个牵驴子的少年也停下来了，开始讲着什么，脸上露出不安宁的神情。

"迷路了吗?"我对岛津说。

岛津就在我前面，他骑在一匹瘦小的驴背上，向四周环视了一下，颇有点儿军陷大泽的项羽的架势。

"说是找不到路了。噢，那里有个农夫在。喂，去 mon mon ko（上海话'问问看'）。"

但 mon mon ko 这句话，是他对牵驴少年说的。既然说有农夫在，那么这句话的意思一定是要向那个农夫问路，如果我的推测没错的话，那么"mon"应该是问答的"问"。想到这里，我便向我的牵驴少年，发出了同样的命令。

"mon mon ko、mon mon ko!"

---

①《吴越军谈》：清池以立所作，描绘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兴亡的作品，共十八卷。

“mon mon ko”就像一道神秘的咒语一样，他们很快就把路弄清楚了。牵驴少年回话说，一直向右走就可以到灵岩山脚下了。我们立刻调转驴头，向农夫指给我们的那个方向走去。但是走了大约二百米左右，我们不但没有发现大路，反而进入了更加狭窄的山谷里。在横七竖八的石块间，长着几棵细小的松树。或许是因为发过山洪的缘故吧，有的松树甚至被连根拔起，山腹部的泥土也有崩塌滑落的迹象。更加糟糕的是，沿着山谷爬了一会儿后，驴子终于不动了。

“这下可糟糕了。”

我抬头向山上望，不由得叹息道。

“哪里？这不也挺有意思的吗？既然那座山肯定是灵岩山无疑，那我们想办法爬上去吧。”

岛津为了鼓励我，故意露出一副很开心的样子，但一看就是装出来的。

“那驴子怎么办？”

“驴子可以让他在这里看着。”

岛津跳下驴后，让一个少年和两头驴子等在松林里面，便猛然开始向山腰走去。当然，说是走去，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路，而是拨开野蔷薇和箭竹，沿着陡峭的山坡拼命地往上爬。我和另一个牵驴的少年在一起，紧跟在岛津的身后。病体初愈，这么一折腾，我立刻变得气喘吁吁。爬了二十多米后，突然有一个冰冷的东西掉在我脸上。一时间，满山的树木，齐刷刷地摇晃起来，原来是下雨了！为了不使脚下打滑，我紧抓住那些细小的松树。这时，我朝脚下的山谷望了一眼，只见山谷里，两头驴和一个少年在雨中已变得很小。



十八　天平和灵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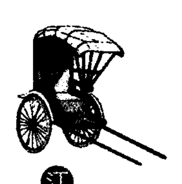
好不容易爬到了灵岩山顶，回首一看，原来整个灵岩不过是一座清冷的秃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上山来，竟然是这般景象，我顿觉路途辛苦都白费了。传说中的西施弹琴台和著名的馆娃宫等遗址，事实上，不过是散布在山顶的一些裸露的岩石，此处甚是荒芜，就连杂草都很稀疏。面对这种情形，就算再好的诗人，大概也很难沉浸于李太白那“宫女如花满春殿”的怀古幽情中了吧。如果天朗气清的话，我们至少还能从这灵岩山顶，观赏一下太湖的湖光山色。不巧的是，今天云雾氤氲，在任何一个方向都是“俯视但一气”。我站在灵岩寺发朽的长廊中，听着雨声潇潇，遥望着七层高的废塔，却无暇回想古人的任何名句，只有强烈的饥饿感在腹中作祟。

我们在寺院的一间室内，吃了些饼干作为午饭，虽然填饱了肚子，但却没恢复精力。我喝着有灰土气的茶水，陷入一种难以言状的悲凉之中。

“岛津，可不可以和这个寺院的和尚商量一下，要一点儿白糖……”

“白糖?! 要它做什么?”

“舔着吃。没有白糖，红糖也可以。”但是，舔食了满满一小碟黑乎乎的红糖后，我的精神还是没有恢复。雨仍在下，看样子短时间内，天是不会放晴了。以日本的里数来计算，从这里回到苏州城，还有四五里（三四十华里）的距离。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变得愈发沉重，甚至觉得肋膜炎都要复发了。



在下山的途中，我这种暗淡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强烈。风雨从阴暗的天空中向我们不断地袭来，我们原是带着雨伞的，可在刚才弃驴登山之时，都留在了那里。路途泥滑自不必说，时间也已经过了三点钟。雪上加霜的是，当我们来到山脚的村子时，找不到驴子的踪影了。牵驴的少年几次大声呼喊着同伴的名字，而回答他的只有山谷的回声。我迎着扑面而来的雨水，对早已变成落汤鸡的岛津说："要是找不到驴子，我们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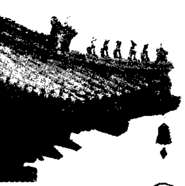
"会找到的。实在找不到，那就只有步行了。"

岛津一如既往的精神抖擞，或许为了安慰我而强装出来的。但是我听他这么一说，顿时火冒三丈。发脾气这种事本非强者所为。在这样的场合之下，我大发脾气也同样是因为懦弱在作祟。在面对艰难之时，曾纵横四百余州的岛津有着坚强的意志力和乐观精神，这是时常把脉自诊且大病初愈的我所望尘莫及的。正因如此，岛津无意间的一句话，点起了我心中压抑的怒火。这是我前后四个月的旅途之中，唯一一次板起了铁青的面孔。

在这期间，牵驴少年为了找到驴子，去了村外的地方。我们在一户农家的门口边避雨，边等着牵驴少年的归来。眼前是古旧的白墙，石板铺就的村道，和路边在雨中闪着亮光的桑叶，至于那两少年，始终不见踪影。我掏出表一看，已经是下午四点了。没完没了的雨，三四十里的路程，我的肋膜炎，马上就要落山的太阳，即将降临的夜幕……为了防止身体再度感冒，我不停地在原地跺脚。

就在这个时候，这家主人，一位中国老大爷，从门里探出头来。我向院里一瞧，发现他家停着一顶轿子。这人的副业大概是抬轿子的吧。

"可不可以从这里雇两顶轿子？"我强压心中的怒火，耐着性



子向岛津问到。

“我问一问看吧。”

然而遗憾的是，对方虽然听懂了岛津的上海话，岛津却好像完全没有听懂对方的苏州话。岛津在和对方你来我往地交谈了一番后，终于断了交涉的念头。过了一会儿，我不经意地回过头去，发现岛津居然不紧不慢地打开记录本，抄录着今天所得的俳句。面对这个场景，我就像亲眼看见那位面对罗马大火一直笑容可掬的尼禄皇帝一样，产生了一种必须要和他吵上一架的冲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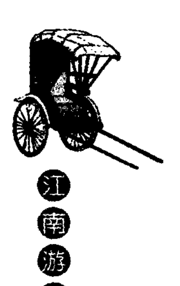
“对于彼此来说这都是很麻烦的事。你作为向导，竟然不熟悉当地的情况……”

我脸上挂着一副要吵架的表情，此话一出口便立刻引起岛津的火气来。他生气自然是理所当然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没被他暴揍一顿，也算得上不幸中之万幸了。

“不熟悉当地情况？来的时候我不早就告诉过你了吗？”

岛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一边原地跺脚，一边毫不示弱地回瞪了他一眼。顺便要提醒一下各位，看来就算逞威风，也要摆出一副好一点的姿势。边逞威风，边机械地跺着脚，这好像很有损威容。

雨，还是在下个不停。驴子的铃铛声，却始终没有传来。在寂寥的桑田前，我们两人面孔紧绷地久久站立着。



十九　寒山寺与虎丘

客人：你觉得苏州这个地方怎么样呢?

主人：苏州的确是一个好地方。依我看，是江南第一。那里还没有像西湖一样沾染上美国佬的气息。仅这一点，就让人觉得非常可贵。

客人：姑苏城外的寒山寺怎样?

主人：你是说寒山寺吗?寒山寺，你去问一问那些去过中国的人吧，问谁都可以，他们一定会说没什么意思。

客人：你也是这样觉得的吗?

主人：那是当然啊。的确是没有什么意思，今天的寒山寺，据说是明治四十四年（1911)，江苏巡抚程德全重新修建而成的，不管是大殿还是钟楼，一股脑儿全都涂成了胭脂红色，真可以说是庸俗不可耐的建筑，哪还有什么"月落乌啼"的感觉。而且，寒山寺坐落的枫桥镇位于苏州城以西约四五公里的地方，这是个毫无特色的脏乱小镇。

客人：这么说那岂不是一无是处了吗?

主人：它的一无是处正是它的可取之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寒山寺是日本人最为熟悉的一寺庙。所有的人来江南旅行时必到此一观。就算是没读过《唐诗选》，张继的那首名诗也无人不晓。正是由于来此参观的日本人较多，程德全才倾尽全力重修此寺，以此向日本人表示敬意。因此，寒山寺如此俗不可耐也是拜我们日本人所赐。

客人：然而，日本人觉得满意吗?



主人：看样子是很满意的。那些嘲笑程德全愚昧的人们，一旦做起讨好西洋人的事情来，也都干着和程大人一样的蠢事。从这一点来看，寒山寺确实是个教训。这或多或少地有点儿耐人寻味。听说寺里的和尚尤其如此。他们一见到日本人就会迅速地铺上纸张，颇为得意地用蹩脚的毛笔字，写下“跨海万里吊古寺，唯为钟声远送君”这样拙劣的诗句。而且不论对方是谁，在得知其姓名之后，都会加上“某某大人雅正之类”的字眼。一元一张。我们不也正好从此之中窥见到日本游客的真实面目了吗？更有趣的是，在寒山寺里刻有张继诗作的石碑有新旧两块，旧的那块是文徵明所写，新的那块则出自俞曲园之手。仔细观看，旧石碑的字迹缺损得非常严重。究竟是谁把它损坏到这个地步？据说是热爱寒山寺的日本人。——大致就是以上几点，总的说来，寒山寺也还值得一看。

客人：听你这么说，参观寒山寺不就等于是瞻仰国耻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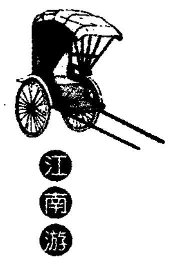
主人：当然，说不定程德全正是为了愚弄日本人，才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来重修寒山寺的。所有来过中国旅游并撰写游记的人，就算不是运用冷嘲热讽的口吻，也都无一例外地讥笑程德全。这确实是有些过于无情了。事实上，在我们大和民族的知事大人中，做出程德全那般“英明决策”的，也大有其人。

客人：宝带桥呢？

主人：只是一座长长的石桥而已，看上去有点像东京上野公园不忍池上的观月桥，但没有一点俗气。“春风春水春草堤”所咏景致倒是一应齐全。

客人：虎丘应该是个不错的地方吧？

主人：虎丘也是一片颓败的景象。据说那里原来是吴王阖闾的坟墓，然而今天成了一座土山。传说在虎丘山底下，埋着用金



银珠玉精雕细琢的野鸭和三千把宝剑。这里有很多承载着厚重历史的难得遗迹，如秦始皇的试剑石，听梁代高僧生公说法的点头石，还有江南美人真娘的墓地。光听介绍觉得饶有趣味，然而看过之后，却让人颇感失望。尤其是看到剑池以后，我觉得与其叫做池，还不如说就是一个水坑，而且几乎已经成了垃圾场。王禹偁在《剑池铭》里所描写的"岩岩虎丘，沈沈剑池，峻不可以仰视，深不可以下窥"的景象，就算是恭维地说，也不能承认其存在。只是在仰视那些微微倾斜的虎丘塔时，凝视着它耸立在晚霞中的身影，我的确涌起了一种近乎悲壮的感觉。此塔早就颓败不已，每层都已杂草丛生。然而有数不清的鸟儿大声啼叫着绕塔飞行，这个情景倒是很令人愉悦。我问岛津，这鸟儿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叫"PAKU"。"PAKU"，中文应该怎么写呢？连岛津都不知道。你知不知道"PAKU"这种鸟？

客人："PAKU"吗？是一种要吞食噩梦的野兽。

主人：总而言之，日本的作家关于动植物方面的知识的确是很贫乏。比如，南部修太郎见了日比谷公园的芦苇，还以为这是麦子呢。唉，这种事情就暂不探讨了。在塔的外面，有一座叫做小吴轩的建筑。这里视野比较开阔，从此望去景致甚佳。暮色苍茫中，小河闪着波光穿行于白墙、绿树之间。面对此景，听着远处传来的阵阵蛙鸣，此时此刻，一股淡淡的旅愁涌上了我的心头。





二十　苏州的水

主人：除了寒山寺和虎丘外，苏州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园林，像留园、西园，等等。

客人：这也都是一些无足挂齿的地方嘛。

主人：唉，确实是很难让人叹服的。留园虽大却非园林本身之大，而是整个建筑的规模比较宏大，令人感觉很奇妙。此处复道盘回，俨然一座白墙筑成的迷宫，无论往哪个方向走景致大约都一样，回廊、厅堂，就连庭院也基本上都一个样：竹子、芭蕉、太湖石，装饰基本上没什么区别，所以在这里很容易迷路。如果被人拐骗到这种厅堂里，想要逃出去就不容易了。

客人：有谁被拐骗到那里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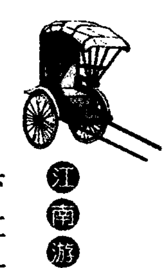
主人：当然不是，只是说它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我想迟早有一天中国的谷崎润一郎会写出《留园的秘密》这样的小说。唉，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现在有必要参观一下这里的，是那些读过《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人们。

客人：如果连寒山寺、虎丘、宝带桥都乏善可陈，那苏州也没什么值得一看的地方了。

主人：那些地方的确是没什么意思，但苏州也并非一无是处。一提到苏州，我感觉应该和威尼斯差不多，首先想到的是水。苏州的水——对了，对了，说起苏州的水，我记得当时在笔记本边缘，记下了下面这段话。这可是《自然与人生》[①] 式的名篇啊。

---

①《自然与人生》：日本小说家德富芦花随笔集。



"不知此桥何名，但倚石栏观河水。日光，微风，水似鸭头绿。两岸皆粉墙，水上倒影如画。适一小舟过桥下，始见其朱红船头，继见其竹编船舱。方橹声咿呀入耳，船尾已穿桥而出。顺流漂过桂花一枝。春愁深深如水色。"

"暮归骑蹇驴，路常临水畔。夜泊之船皆掩篷。月明，水霭，两岸粉墙倒影，依稀水中。窗底烛影摇红，时闻人语。水上石桥，偶有过客，弄胡琴二三声。抬头远视，已无人迹，唯见桥栏空伫。如此情景宛若《联芳楼记》所载。阊阖门外宫河畔，帘幕重重月明中，薛家妆楼今在否？"

"春雨霏霏，两岸粉墙，苔色青青。白鹅三四浮于水上。桥畔垂柳，枝条殆及水面。入画未免老套，实景颇为不俗。一舟载棺徐至桥下，舱中老媪，点香奉拜棺前。"

客人：哈哈，你已经大大赞赏一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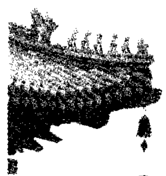
主人：就河水而言，此地的确很美，以日本做比，惟松江差可相形。但如落入窄窄河道的白墙倒影，这样的景致，就算在松江，也极难见到。始终未能乘画舫泛河一游，的确有点遗憾。虽然叹服于苏州的水，但也没有依依不舍的感觉，只可惜没有见到美人。

客人：一个也没有见着吗？

主人：恩，一个也没有。按照村田君的说法，闭着眼睛随便抓一个苏州的女子，都能算得上美人儿。但是按照岛津氏的说法，总的来说，苏州的艺妓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学了苏州话后，准备进军上海的候补生；一种则是去了上海后也没有红起来，只好打道回府的落伍者，所以没有太好的。这话倒也言之有理。

客人：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你才始终没去看艺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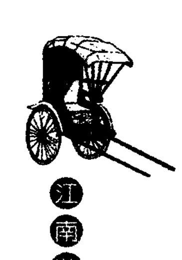
主人：唉，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当时我只是想，与其去



看艺妓，还不如多睡上一个小时。那阵子因为常常骑在驴背上，屁股上的皮都被磨破了。

客人：你这人真是没有出息啊。

主人：连我自己都觉得太没有出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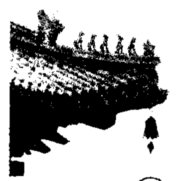


二十一　客栈和酒栈

岛津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我坐在椅子上，悠闲地吸着敷岛牌香烟。房间里只有两张床，两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些茶具，另外，还有一个带镜子的梳妆台，除此之外，别无他物，既无窗帘也无地毯。赤裸裸的白墙上那个紧闭着的涂了油漆的门，倒是比我们预想的要干净得多。或许是因为此处撒了很多灭跳蚤的药粉吧，我幸运的没有成为臭虫的美餐。如果能保持这样的水平，那么住在中国的旅馆远远比下榻在要为小费而劳神的日本旅馆省心多了。我思索着这些，向窗外随意望去。由于置身三楼，所以窗外视野非常宽阔。但初入我眼帘的只有一片片黑乎乎的瓦屋顶，在夕阳的余晖下，它们显得格外孤寂。我还记得有一次琼斯曾说过，从三越百货公司的屋顶向下俯瞰，那渺无边际的瓦屋顶呈现出的是最富有日本特色的孤寂。可是为什么日本的画家们却……

一个声音把我吓了一大跳。只看见在油漆门入口处，立着一个个子矮小的老太婆，依然是一身蓝布衫。老太婆笑着在对我说些什么，我这个哑巴旅行者，自然是一句也没听懂。无奈的我当时一脸困惑地盯着她那张脸。

就在这个时候，房门外面一道非常亮丽的色彩一闪而过。妩媚的刘海儿、水晶耳环、淡紫色的缎子衣裳，一位少女手里摆弄着手帕，未向我房间中瞟一眼就静静地从走廊里掠过了。那个老太婆又开始滴滴答答地说起什么，而且边说边得意地冲着我笑。此时，没有岛津翻译，我也大概明白了这个老太婆的来意了。我



把两只手按在这矮小的老太婆的肩上，立刻让她来了个向后转，并且对她喊道："不要！"

这时，岛津回来了。

那天晚上，我和岛津一起上城外的酒馆去了。岛津是个俳句诗人，他写过一句自画像的俳句：

为父平生耽老酒，侧影如颓柳。

由此可见这位俳句诗人还是位酒中豪杰。我是不能喝酒的，但我还是在酒店的一隅坐了一个来小时，这一来要仰仗岛津的德高望重，二来是因小酒馆里飘荡着一种小说中的市井气。

这样的小酒馆，我们总共去过两家，在这里我们暂且介绍一家。这家店的后堂，顶棚很高，屋内四白落地。房间尽头，装有一扇大格子窗，所以就算是夜晚，也能看得见马路上往来的行人。只是桌子和椅子的油漆已经有些剥落了，原来好像是漆成绛红色的。我与岛津隔桌相对而坐，我一边嚼着甘蔗，一边不停地给岛津斟酒。

在我们身旁，有两三个看上去脏兮兮的人在喝酒。在对面的墙角处堆着没上釉的酒坛，坛子层层叠放，几乎要碰到房顶了。听说上等的老酒是应该用白瓶子盛。这家酒店的金字招牌上写着"京庄花雕"，我想一定是在吹牛。不然，怎么连那只睡在门口的狗都骨瘦嶙峋的，头上还长满了疮。耳边传来了驴子经过时的铃铛声和艺人沿街卖唱时的胡琴声。在这样的喧嚣中，邻桌的人开始兴高采烈地划起拳来。

这时，一个满脸粉刺的男人肩挎一个污浊的木桶，朝我们的桌子走来。我看了一下桶里，没太看清楚，好像是些绛紫色的猪内脏之类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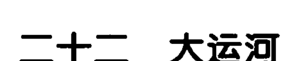
"这是什么呀？"

“猪胃和猪心，很好的下酒菜。”岛津一边回答我，一边掏出了两枚铜板。

“你可以尝一尝，是腌过的。”

当我看见托在一小张旧报纸上的两三只内脏时，不由得想起了遥远的东京医科大学的解剖学教室。暂且不提母夜叉孙二娘开的黑店是什么样，就今天在明晃晃的电灯下卖着的菜肴来说，中国真不愧是个老大古国，果然不同凡响。不用说，我是一口也未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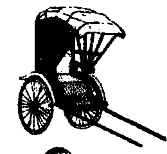


二十二　大运河

我们坐上了从镇江开往扬州的轮船，船在河面上行驶。我们住的是头等舱，这头等舱听起来很阔绰，其实和奴隶船的普通舱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所坐的也是船舱漆黑的盖板，在这个盖板底下，估计就是船底了。真不知所谓的头等舱，是从何说起的。大概是因为这里至少还有个房间，而下等舱是在船顶上，虽然称之为“舱”，但实在是没有“舱”的。

船舱之外就是举世闻名的长江了。长江的水是赭红色的，这一点是连中学生都知道。但是这赭红色到底赭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不是泛舟江上，是想象不到的。我在上海的时候，只要看见黄浦江水，就会想到黄疸病人的颜色。现在想起来，正是因为汇入了海水，黄浦江的颜色才没有比黄疸病人更重。长江的水色要比黄浦江红很多。唉，如果要找出一种近似的颜色来形容，大致和铁锈一样。这种赭红色的长江水浩浩荡荡、横无际涯，在波涛起伏的江面上，笼罩着紫色的雾霭。尤其在今天这样阴霾的天气里，这种赭红色更加让人感觉凝重忧郁。除了无数中国式的帆船外，江面上还有一艘飘着英国国旗的二桅汽船正集中精力和浊浪搏斗。当然，其实就算不搏斗，也可以顺利航行。但看到被涂成全身雪白的汽船缓缓溯江而上，总会有一种用力搏斗的感觉。我大概用五分钟的时间，向长江表示了敬意，随后就躺在冰凉的舱板上，不知不觉睡去了。

我们大概是昨晚十二点从苏州火车站上的火车，到达镇江时已近黎明。我走出站外，发现黄包车夫还没有聚集起来，只有几



只乌鸦在阴沉沉的天空中徘徊于依依柳条之间。我们走进火车站前的一家茶馆，准备先吃点儿早饭。茶馆刚刚开门，说马上做不出面条来。岛津便吩咐掌柜的，随便拿点儿现成的食物来。既然是现成的，就一定不会是什么可口的东西，吃在嘴里，感觉既有点儿像烤麸，又有点儿像腐竹，总之，是那种以后再也不想吃第二遍的古怪味道。在饱尝了那些“苦难”后，坐上汽船自然便松了一口气，此时，不觉困意袭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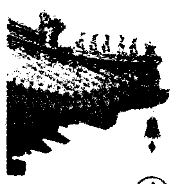
小睡片刻后，再向舱外望去，轮船已过瓜洲。只见一条草色青青的长堤像一条绿带在眼前晃动着。这里已经不是长江了，而是由隋炀帝开凿的，贯通二千五百英里的，世界第一大运河。但从船上看去，这条运河似乎并不很雄伟。在温和的日光下，点缀着菜青色的土堤上，时而可见农夫的身影。这有点儿像在日本时，坐在开往铫子的轮船里，眺望葛饰平原的景象。有一种平淡的亲切感。我点上一支香烟，开始酝酿以往的怀古情结，为报社的游记作准备。但我发现这并不像我想象得那么容易，因为我的思路几乎被那本旅游指南给破坏殆尽了。举例说明，大致如下：

我：据说隋炀帝曾命人于此堤种植杨柳万株，并每十里建一长亭。长堤依旧如昔日，炀帝不知今何处？

《指南》：其实堤也已经今非昔比了。自五代以降，元明清各朝皆定都北京，江南漕运全仗此河，故运河曾被多次重修。对着堤上的青青草色而怀念隋炀帝昔日的功勋，不啻于伫立在银座的尾张町街头怀念太田道灌①。

我：大运河古今如一、悠悠贯通南北；大隋朝恰如春梦，顷

①太田道灌（1432—1486），日本室町中期的武将，以建造江户城（现东京）而闻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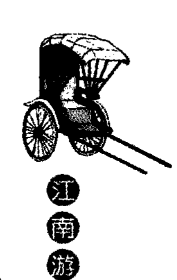
刻灰飞烟灭。不是吗？

《指南》：运河水早已不能纵贯南北了，在山东省临清州，河床已被改作农田，种满庄稼，因此大运河上的舟楫也就至此为止了。

我：啊！往昔如画，隋朝已矣。然风流天子携如云美眷泛舟运河的娇贵奢华，却如一道壮美的长虹横跨于历史的天际。

《指南》：隋炀帝并非终日沉湎淫逸，那不过是大业七年，在准备远征高丽时，为掩人耳目，所作出的假象而已。这条大运河也可以被看做是，为紧急时刻从江南运送粮食而特地开凿的。千万不要把《迷楼记》和《开河记》这类小说与正史混为一谈，那不过是些齐东野语，尤其像《隋炀帝艳史》这本书，尤为小说中低劣之作……

在吸完这支烟的同时，我也放弃了写诗的念头。有一头毛驴驮着个小孩，在春风荡漾的河堤上，与我们的汽轮同向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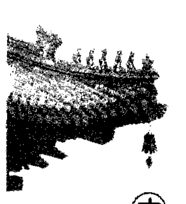


二十三　古扬州（上）

扬州城最大的特点首先就是破旧寒酸。两层的楼房，在这里几乎是看不见的。即便是平房，放眼望去，也都是一副穷酸相。街道上铺的都是凹凸不平的石子路，而且泥泞不堪。对于去过苏州和杭州的游人来说，见到此地深感可悲，这并不夸张。我坐在满是泥土的人力车上穿大街过小巷，来到盐务署门前。此时的我不禁暗想：若扬州就像这样，所谓的“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也没什么意思。

和石狮一起把守在盐务署门前的，还有卫兵。在说明来意后，我们便沿着长长的石板路，来到高大的官衙前。按照侍者的指引，我们进入了一间铺着草席的会客厅。厅外的庭院中，有一棵梧桐树，透过树梢，可以看见飘着绵绵细雨的天空。官衙异常寂静，不知人都到何处去了。我突然觉得如果为官清闲若此，那么当时的欧阳修、苏东坡和一些文人墨客们，在赏玩诗酒之余，出来任个一官半职也无碍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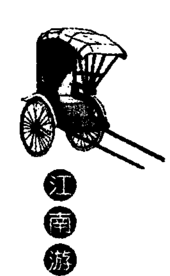
等了一会儿后，进来一个穿着西装的官员，看样子即像老年人又像年轻人。这是扬州唯一一个日本人，盐务官高洲太吉先生。我们带来了上海小岛先生给高洲先生的介绍信。若非如此，像我这样没有出息的人，或许是不会来扬州的。就算来了扬州，如果不认识高洲先生，大概也很难玩得尽兴。请各位读者原谅，我要在这里向小岛梶郎先生表示一下由衷的感谢。各位若读过我的《上海游记》，想必还记得小岛先生吧，他就是那位颇具诗人气质的绅士，曾经因为庭院里矮小的樱树开了寥寥无几的几朵花而扬



扬自得。在一张大桌子前，高洲先生招待我二人与他相向而坐，随即饶有兴致地聊起了各种事情。据先生自己说，在扬州作官的外国人，前有马可·波罗，后仅他高洲一人而已。听罢此话，我对他肃然起敬。可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有点儿失策，少讲了一句话，那就是：此年此月此日此时，跨进扬州盐务署的人，前脚有岛津四十起，后脚仅有本人而已。

我们在此吃完面条，便和高洲先生一起出了盐务署大门，开始游览扬州城。两三个卫兵一齐向我们持枪行礼。尽管雨过天晴，但街道上依旧泥泞不堪。想到要踏此泥泞，步行参观所谓的名胜古迹，我不禁感觉非常沮丧。这时高洲告诉我们参观游览全部乘坐画舫，我一下子变得不再垂头丧气了。一听说要坐画舫，我脑子里立即闪过一个这样的念头，扬州虽大，我却要把它游个遍。

我们在高洲先生的府邸稍事休息，不到三十分钟，便乘上了门前一艘带篷的画舫。画舫由一位衣着邋遢的船老大用竹篙撑着径直向河心划去。河面不是很宽，水的颜色也是黑乎乎的。说实话，虽说叫河，我觉得称它为沟更加合适。在这黑乎乎的水面上，游着几只家养的鸭子和鹅，两岸上时而可见脏兮兮的白墙和长得并不茂盛的油菜田。偶尔也会出现堤岸崩塌并长有杂树的原野。总之，无论在何处，我都没有看到杜牧“青山隐隐水迢迢”这首诗中的景象的。相反，不时地看到一些砖桥，还有一些三十来岁的中国妇女在水边清洗鞋子的泥垢。这些景致真是大伤诗兴。不过这些都还可以忍受，最令我无法忍受的是这条水沟的臭气。我吸着臭气，一动不动地坐在船上，觉得肋膜处开始微微作痛。高洲、岛津的两位先生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继续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是泛舟在芬芳四溢的河流上呢。我相信，一旦在中国久住，日本人的嗅觉就会变得迟钝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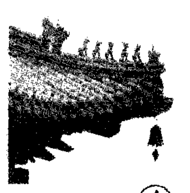


二十四　古扬州（中）

这条水道的尽处有一个作为城门的水闸，此地有专人把守，只要有船，便会打开闸门。划过水闸，河道忽然变得开阔起来。画舫的左侧，横亘着扬州城高大的城墙，墙顶的瓦楞间，也是蔓草如织，灌木丛生，和杭州、苏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在水道和城墙交界处，有沙洲隆起，泥土色一直延伸到芦苇丛对面。画舫右侧竹林密布，林间有一家农户，墙壁上贴满了黄豆面年糕饼一样的东西。而且就在此刻，这家农户的门前，有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男子，正在不断地制作着这种“饼”。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原来是为了当做冬天的燃料而晒的牛粪。

穿过水闸后，水没那么臭了，随着画舫的向前行进，景色也越来越美。尤其是，在一大片竹林后，我看到了一座古色古香的茶馆。听说它还有一个很风雅的名字，叫做“绿杨村”。事实上也算是名副其实了。从画舫望去，只见茶客们眼望河中，围桌饮茶，脸上无不露出一副太平之相，真不愧是“绿杨村”里人哪。

此时，我们的画舫前突然出现了另一艘画舫。上面乘坐的全部都是女子。那位撑篙的女子，梳着日本式的辫子，上插一朵红玫瑰。当时我想，再过五分钟，我们的画舫就会超到她们，到时便可一睹这位扬州美人了。但在到达城墙的尽头时，河道水路分为两支了，她们的画舫向右拐去，而我们的画舫则无情地朝着相反的方向掉转了船头。我回过头去目送她们，只见船尾留下的水痕，在两岸的寂静芦苇间，化作一道淡白色的水光。“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此时我觉得杜牧的诗毫不夸张。扬州的



风物之中，似乎有一种美丽的忧伤，甚至几乎把我这样的人都化作诗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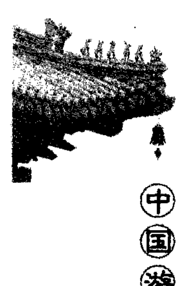
船老大用手中的竹篙拨开河面上的水草，向前划行。没过多久，画舫就进入一座巨大的石拱桥的桥洞中。在桥洞拱形的石面上，写着很多抗日口号，现在已记不清哪些是用粉笔写的，哪些是用油漆写的了。穿过桥洞后，画舫按高洲先生的命令，向右岸斜插了过去。那儿的景象真可谓“拂堤杨柳醉春烟”呀。

“你问刚才那桥吗？那是大虹桥。这岸叫春柳堤。”高洲一边叫船老大停船，一边这样告诉我说。

我们爬上春柳堤，看见路边是一片麦田，在麦田尽头是一座草色淡淡的小山，在这座小山上面，排列在几个小小的土馒头，就像土拨鼠拱起的土堆一样。我心想，坟墓如果能安置在这里，倒也不是一件坏事。不知为什么，我一直觉得连躺在扬州泥土下的死人都好像在微笑。我在柳荫下悠闲地吟诵着依稀尚记的诗篇，向徐家花园方向走去。但是，那个时候吟诵的是缪塞的诗，还是别人的诗，我已经记不很清了。实际上，只不过是嘴里低吟着“柳、墓、水、恋、草，”这样一些适合这个情景的词语罢了，此刻仿佛真的进入了缪塞诗歌中意境了。

看过徐家花园后，我们继续坐上画舫，按照刚才的方向溯河而上。不久，河对面出现了非常著名的五亭桥。五亭桥又叫莲华桥，同样是一座石拱桥，但非常奢华。桥上有五座亭子，中间一座，左右各两个座。桥亭的柱子和栏杆都被涂成古雅的朱红色，奢华但并不俗气。只是，我觉得桥台的石色，如果再苍老些会更好。从总体感觉来说，这座桥把中国式的风雅推向了一个极致，甚至让人觉得与此桥相比，周边丛生的杨柳和芦苇显得有点儿不太协调。当在淡青色天空的陪衬下，五亭桥的倩影显露于柳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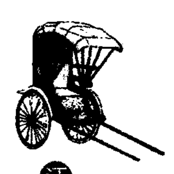
中时，我不由得会心一笑。西湖、虎丘、宝带桥——这些名胜古迹不能说不好，但是最让我感到幸福的是扬州。至少从离开上海以来，还没有地方能与之媲美。



二十五　古扬州（下）

“五亭桥畔，有座喇嘛塔，据说塔所在的寺院名叫‘法海寺’。朱红色的大殿自不必说，塔也早已颓败不堪了。但是，在稀疏的竹林上，巍然耸立着一座巨大的锥形白塔，这种景致的确实为壮观。我们在寺院中参观一圈后，又乘上了画舫。”

“河两岸依旧丛生着凄冷的芦苇，其间挺立着不少柳树和槐树。法海寺的对岸，在这样一个洋溢着水乡情味的风景中，矗立着一座古亭，这就是乾隆皇帝的钓鱼台。水路尽头，就是平山堂所在地的蜀冈。从画舫远远望去，松林、麦田和红色的山崖，在天空的明暗交互下，颇有诗情画意。站在蜀冈之上，能看到一片片雪白的云彩在碧蓝色的天空中慢慢飘过，正是白云的移动引起了光线明暗的微妙变化，令景色更加迷人。上岸后，发现蜀冈，至少在传说中欧阳修所建造的平山堂一带，幽静异常。平山堂位于法海寺内，和法海寺的大雄宝殿并排而立。当跨进阴冷昏暗，并充满尘埃气味的平山堂时，也不知为什么，我竟有一种难言的喜悦。我读着堂内的匾额和对联，不时观赏一下栏杆外的景色，在堂中久久徘徊。平山堂的主人欧阳修自不必说，那到此一游的乾隆皇帝，必定也像今天的我一样，享受了这份悠闲的心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身为凡夫俗子的我，也算和古人神交了。平山堂前，长着两棵白皮松，亭亭如盖，枝丫已经超过平山堂高大的屋檐了。望着这两棵松树，我不禁想起了郑苏戡先生阳台外面那两棵同样的白皮松。横柯上蔽，疏条交映，但听到天空中不时传来的杜鹃声声啼鸣……”



我的信还没有写完，高洲端来了一碗决明子茶，放到了我的面前。我边写，边向高洲点头致意，因为在这已经是我们参观完名胜古迹后，返回高洲府邸之时了。这座府邸前有一个宽阔的庭院。说好点儿，这里像中国的庵堂，若说得不好，真像个简陋的农家院，因为这儿的屋顶都是用稻草铺成的。但这庭院中花草繁茂，这一点远非农家院可比。尤其在此刻的暮色苍茫中，千日莲和雏菊倩影依稀绰约可见，我产生了一种沉浸在明星派[①]诗歌中的心境。——我眺望着窗外的庭院，品起了热热的决明子茶，还没写完的信则被我扔到了一边。

“每天饮用决明子茶，绝对保你健康长寿。咖啡、红茶，我是从来都不喝的，从早到晚我就只喝它。”高洲开始大力宣传起决明子的功效来。想想所谓的决明子茶不过是用一种香草籽儿煎泡而成的，若在里面放入砂糖和牛奶，作为饮料应该倒也是不坏。

“也就是说这是属于何首乌一类的吧?”

“喂，何首乌，那可是淫药啊。决明子可不是那种东西。”高洲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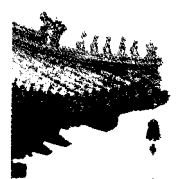
我顾不上他们说什么，又开始写起我的信来。

“我们决定今天在高洲处暂住一晚，明日再折回镇江。大概从镇江起，我就要和岛津分道扬镳了。在游访苏州期间，我和岛津大吵了一架。今天想来，自觉不可理喻，我怎么会和这样一位好汉吵架呢? 唉，这件事就不必挂念了。”

“据圈内人士说，高洲是个大官，年薪高达好几万。就这个房间来说吧，远比那些旅馆要好很多。房间里有一张红木床，还摆

---

①明星派：以《明星》杂志为阵地活跃的一批诗人，其文风华美，是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先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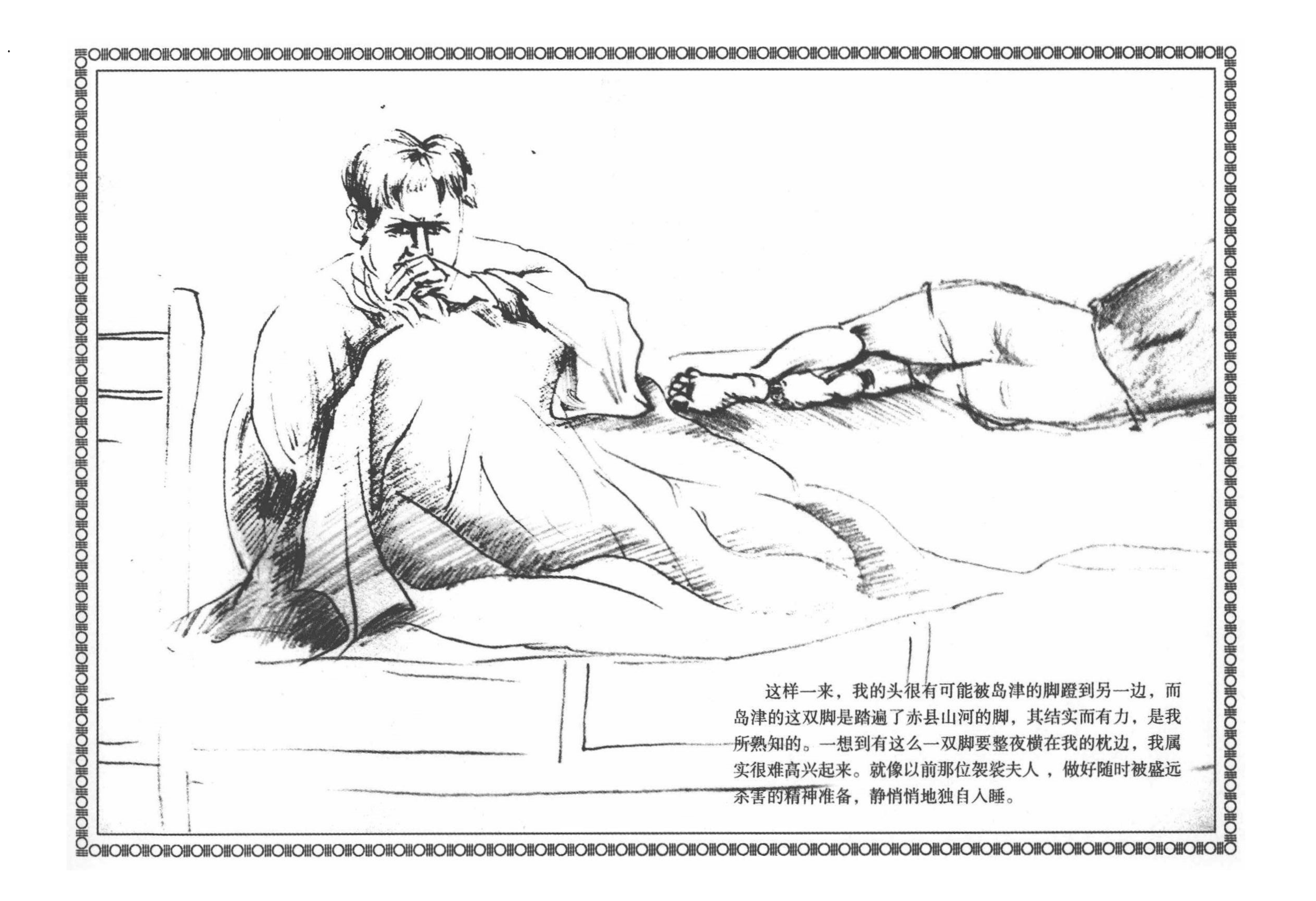


放着很多古董。但因床铺不够，我和岛津才有了同睡一条长椅的经历。况且我两人是反向而卧，也就是说枕头放在不同的方向，一个人的头要挨着另一个人的脚。这样一来，我的头很有可能被岛津的脚蹬到另一边，而岛津的这双脚是踏遍了赤县山河的脚，其结实而有力，是我所熟知的。一想到有这么一双脚要整夜横在我的枕边，我属实很难高兴起来。就像以前那位袈裟夫人[①]，做好随时被盛远杀害的精神准备，静悄悄地独自人睡。今天晚上，我也得事先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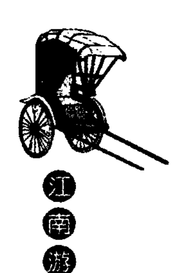
我飞快地把信藏了起来。

“写得可真长啊。”岛津向我的信扫了一眼，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似乎有些心绪不宁。说不定，此时的岛津也正在为他的头会不会被我的脚蹬到一边而惴惴不安呢。

①袈裟夫人：小说《平家物语》、《源平盛衰记》中的出场人物，本为源渡之妻子，与盛远私通后被误杀。


这样一来，我的头很有可能被岛津的脚蹬到另一边，而岛津的这双脚是踏遍了赤县山河的脚，其结实而有力，是我所熟知的。一想到有这么一双脚要整夜横在我的枕边，我属实很难高兴起来。就像以前那位袈裟夫人，做好随时被盛远杀害的精神准备，静悄悄地独自入睡。





二十六　金山寺

“对联都换成新式语句了，你看，那里贴的一副对联写的是：独立大道，共和万岁。”

“是啊，这里也有一副。上面写的是：文明世界，安乐人家。”

我们两个坐在人力车上，左摇右晃地交谈着。狭窄的道路两旁，有很多小饭铺、小客栈之类的小店，每一家看上去都不太整洁。读着这些小店门口红纸上那些新时代的对联，我们意识到眼前的镇江，已非昔日“吴中门户”的镇江，而是“公元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因《天津条约》而被迫开港”的民国十年的镇江。

“刚才看见的一个小孩，穿着通红的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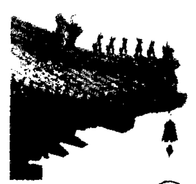
“嗳，是的。被一个胖胖的女人抱在怀里……”

“那就是生了天花的孩子。”

我马上就想到自己在这四五年中都没有种过牛痘。

就在此时，我们的人力车已经到了镇江火车站前。我查了一下列车时刻表，开往南京的火车还要等一个多小时才到。既然时间富裕，就去看一下山顶建塔的金山寺吧。经过商量，我们一致决定，马上乘人力车赶往金山寺。不过说是“马上”，实际上和以前一样，讨价还价就用去了十来分钟的时间。

人力车首先经过的，是一排原始的贫民窟，这里鳞次栉比地排列着一间间临时搭建的小屋。屋顶全部是稻草覆盖，基本上连泥土墙也很少见，大部分墙壁是用草席或芦苇围成的。屋里屋外走动的男男女女，一个个面容凄苦。我望着草棚后高大的芦苇，直觉得自己很可能会患上天花。



“那条狗怎么了？”

“这条狗真是奇怪，身上一根毛都没有，看着太恐怖了。”

“它一定是得了梅毒，据说是被苦力传染的。”

路过一条河后，似乎是个木材场，此处有不少木材店。这里每家每户的门口都贴着一张小小的红纸条，上写“姜太公在此”之类的语句，这大概与日本“为朝御宿”[①] 等驱邪咒语相类似。渡河至对岸，经过一条萧条的街道，围着红墙的寺院大门便映入眼帘。门前有一个乞丐，正坐在松树根上，做着深呼吸。说不定是为了博人怜悯而做出的痛苦表情。

用不着介绍，眼前的这所寺院必定就是金山寺了。我们下车在这个寺院里匆匆转了一圈。由于要赶火车，时间仓促，因此无法一一参观。寺院倚山而建，据说很早以前这里是个岛，所以每所大殿都建在高处。我们顺着大殿间的台阶，上上下下，走马观花，留下的第一印象便是，这座寺院像一幅未来派画作，错综复杂但结构巧妙。当时印象如此而已，如果把当时记在本子上的话摘抄下来，大致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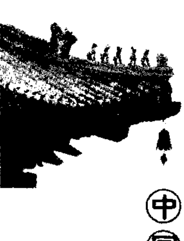
“白墙，红柱，白墙，单调的石子路，宽阔的石子路。随即又是红柱，白墙。梁间匾额，梁间雕刻，梁间的金、褐、黑色。巨大的金鼎。僧侣的头，头上六个戒疤。长江的波涛，黄褐色冒着泡沫汹涌着的波涛，一望无际、此起彼伏的波涛。塔顶。甍瓦上的草。被塔顶分割的天空。镶嵌在壁上的石刻。金山寺全图。査士标的诗。天空上飞来的燕子。玉石栏杆。苏东坡木雕。黑瓦、红柱、白墙。岛津在摆弄相机取景。大大的铺路石。门帘。忽然一

---

①为朝御宿：为朝，即源为朝，日本平安末期武将，勇猛善战。此为护宅之符，大致取“大将在此，邪魔见避”之意。

阵钟声，落在石板上的青葱……”

如果光看这些，读者也许根本无法明白，但是要让读者完全明白，我就得煞费苦心的组织辞章。如果换作他时，费点心思倒也无妨。可今天我身处日本名古屋，同来的菊池宽正在忍受着高烧的煎熬。故而希望读者谅解，请求各位权当已经明白。在写完此节后，我又得赶到菊池宽的病房里去了。



二十七 南京（上）

在抵达南京的当天下午，我便和一位不知其姓名的中国人一起，坐上了人力车。和平常一样，我想先看看南京的城内。夕阳映照下的城市，在各种洋房相杂的民房建筑后，是麦田和蚕豆田，还有浮着白鹅的池塘。在宽阔的马路上，行人也寥落。带路的中国人说，南京城内五分之三是农田和荒地。面对着路边的柳树、倒塌的土墙和成群的燕子，我又涌起了怀古的幽思。同时，我的直觉告诉我如果能把这些空地一并买下，将来很有可能一夜暴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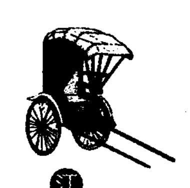
“要有人能把这些空地买下就赚了，浦口（南京对岸的城镇）一旦发展繁荣起来，地价必定会飞涨的啊。”

“中国人是不会考虑明天的事的，因此压根不会有人去买什么地皮。”

“那你就考虑一下嘛。”

“我也不会考虑的。首先，有很多事考虑了也没用，谁能知道房屋什么时候就会被烧，家人什么时候就会被杀，明天的事是无法预料的。中国和日本可不一样。唉！现在的中国人，无暇关注孩子的未来，只能暂且沉迷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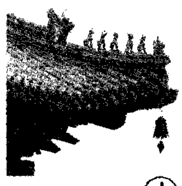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马路两旁出现了各种热闹的店铺，有服饰店、有书店等。上次从灵岩山返回苏州城的途中，我们曾好几次迷路，在天完全黑下来后，我还连人带驴一起掉进水田中，衬衫被雨淋了个透，真是尴尬至极。我那双小山羊皮作的皮鞋，居竟漏了两三个大洞，成为了这次旅行的纪念。现在我惊奇地发现了一家鞋店，我急需一双新鞋，于是便让车夫把车停在了鞋店



的橱窗前。

走进鞋店一看，店铺比预想的还要大很多。店内两个皮匠正在专心地做鞋。四周的大玻璃柜里自然是摆放着各种各样的西式皮鞋。中式鞋更是种类繁多，有黑色的，桃红色的，水色的……都是缎子面的，大大小小并排摆放的男女老少样式各异的中式布鞋，在夕阳的映衬下，有一种说不出的奇妙之美。柜台前的店老板，皮肤白皙，面带和善，正因如此，当我发现他是一个独眼龙时，感觉异常难受，我沉浸在浪漫的情调中，一边挑鞋，一边心想在这家鞋店的货架上，会不会放着人皮缝制的奢华女鞋呢。可看到我买的鞋后，一点浪漫也没有了。这是一双价值六块钱的高统皮鞋。至于颜色嘛，后来我穿此鞋见村田乌泣君时，他给了我一个很绝情的评价："这颜色多怪啊，好像是穿了一个书包在走路"。其实，这是一双黄不黄黑不黑、颜色很怪的红皮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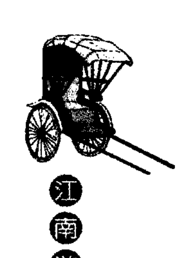
换上新鞋后，又坐上了人力车，我们来到贡院所在的大街上。贡院是从前文官考试的地方，据说整个面积达到十万平方米，总共有两万零六百多间房子，规模之大令人惊叹。匆匆一览，这里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贡院的屋子和间隔成一间间的长条房子没有什么区别。那耸立在暮色中墙壁微白的明远楼，还有参差叠连不尽的瓦顶，给我的感觉不是壮观而是凄凉。遥望着贡院的屋顶，我顿感天下考试制度之无聊。同时，我还想对普天下所有的落榜书生献上我深深的同情。各位之所以会在考试中落榜，并不是因为能力不够，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的不幸所而已。自古以来，中国小说家为了把这种偶然说成必然，便以各处贡院为舞台，编织出了各种因果报应的无聊故事。这些说法显然不足予取信。不，确切地说，这些故事正好证明了小说家们深知这确实是一种偶然。各位落了榜的书生们，你们就算没有考中也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



如果你们怀疑自己的能力，不但毁灭了自己，而且还把作为前辈的考官们推到了一个“精神杀人”的深渊中。举个例子吧，我没有及格但是我对自己的才智和能力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过，因此，当时的各位考官先生在后来与我相遇时，才没有受到良心的责备……

“贡院的房子本来还有不少。”带路人突来的话句让我从妄想中惊醒过来，他一边回头看着我，一边用手指了指贡院那些冰冷的屋脊，“有一段时间，这里曾被用作议员选举的场所，可自从去年以来，不少房屋被拆掉了。”

我们乘坐的人力车，在这样的氛围之中，向着著名的秦淮河畔奔去。



二十八　南京（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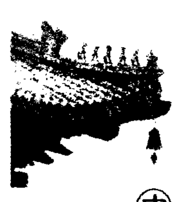
我在旅馆的西式房间里抽着一支有点焦糊味的香烟，记下昨日在秦淮河走马观花看到的景色。这是一家日本人开的旅馆，房间的角落里竖着一扇色彩刺眼的漆涂山水屏风，令我异常烦恼。那片涂了劣质奶油的烤面包，从刚才到现在一直堵在我胃里。我心中涌起了些许离愁别绪，同时，手中的钢笔不停地在纸上飞舞着。

“过秦淮便是孔庙，因时间已晚，庙门关闭，所以没能进去。门前有位说书老人，在一群闲人的包围之中，讲着《三国》。掌中挥动纸扇，舌端频吐诙谐，让人想起日本街头的说书艺人。

“自桥上眺望，秦淮不过一寻常河沟。河宽与东京本所之竖川相仿。闻听，两岸人家皆酒楼青楼之属。楼馆上可见树梢新枝。有三四画舫，系于暮霭中。古人有云：‘烟笼寒水月笼沙’，惜此景已无。今日之秦淮，实为俗臭纷纷之花街柳巷。

“于水畔菜馆用晚餐。闻听此为一流之菜馆，但室内实为不净，涂漆雕菊之木柱，瓜子壳之地板，水墨四君子之拙劣挂轴。总之，今日之中国菜馆，实难满足食客味觉外之其他感官享受。所食八宝饭，味道尚佳。两人开销共小费三元二角。用餐中，闻隔壁胡琴声声，继有歌声响起。昔日一曲《后庭花》曾愁杀诗人，今日之东方游子已非昔日之多愁善感。我与嘴中塞满松花蛋、已带微醺的带路人，商谈明日之行程多时。

“出餐馆，天已晚。万家灯火中人力车载妓女而过，我仿佛行走于日本代地河岸，然未见一姝。心中怀疑《秦淮画舫录》中之



美人，虽美而难觅，恐非俱实。《桃花扇》之香君，不独于秦淮妓家，纵遍历四百余州，恐也难得……”

我猛然抬头，发现报社同事五味君就站在桌旁。他身穿中式长袍：在一件蓝色长衫外，套了一件暖和的黑色马褂，说他是仪表堂堂也不为过。我在向他问候之前，首先应该向他这身中式服装表示了一点敬意吧。（后来我也穿了中式服装，使北京的日本诸君深感头疼，这完全是这位五味君的坏影响。）

“今天我来当向导。先看明孝陵，后去莫愁湖。”

“是吗？那现在就出发吧。”

与其说我是想看看这些名胜古迹，不如说是想消化一下胃里的面包。我马上穿上了外套。

一个小时后，我们两个人已经走在一座通往钟山明孝陵的很壮观的石桥上了。孝陵因为由于太平天国之乱，明孝陵的大部分楼阁已经被烧毁了，环顾四周，杂草丛生。在荒草萋萋中，有的地方竖立着巨大的石像，有的地方还残留着大门的石基。面对此情此景心中涌起的巨大悲凉之感，绝非站在日本奈良郊外的绿芜之中，遥想古代身佩银柄宝刀的贵公子时，心中所萌发的那种幽情，这种悲凉远非后者所能比拟。就拿这座石桥来说吧，在每个石缝隙间，都开着一簇簇蓟花，这本身就充满了怀古的意境。我强忍着胃里翻江倒海的感觉，一边仰视着钟山松柏，一边努力地回忆着前人吟咏“六朝金粉”云云的诗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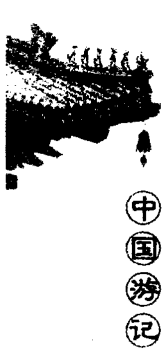
最后伫立着的是一个高大的石壁，不知它是不是孝陵的一部分。石壁的正中央有一个缓缓向上的地道，它的宽度大概可以通过一辆汽车。这地道的高度大概只有整个石壁高度的四分之一。当伫立在地道入口处，仰望淡黑色石壁正上方那晚春的晴空时，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突然变得如小鸟般渺小。紧接着，我向那

石板路边的草丛中吐了几口酸水。

通过了这段地道后，我们又爬了一段石阶，最终到了孝陵的最上方。这里既没有屋顶，也没有柱子，只围绕着一圈红墙。墙周围长着茂密的小树和杂草，墙壁满是涂鸦。我站在陵上眺望，只见在群燕高飞的蓝天下，刚走过的石桥自不必说，就连正殿、郭门、淡白色的陵道，都如镶嵌在阳光照耀下的绿色山河中，绵延向远方。五味君此时的姿态好似日本叡山上的平将门一样，衣襟被风吹动，悠然俯视着眼下的男男女女。

“你看，今天在西门外有高跷表演，看热闹的人可真多啊。”

但是头戴鸭舌帽，满腹酸水的我，现下却连问问高跷为何物的力气都没有了。



二十九　南京（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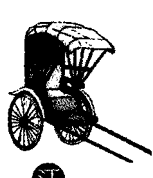
我刚刚回到旅馆，就立即爬到床上躺下了。胃依然很难受，还有些发烧。不知为什么直觉似乎告诉我，如果就这么一直躺着，我会怀抱旷世之志突然死去的。我向端茶进来那位梳着西式发髻的女佣打听有没有按摩师。女佣说，没有专门的按摩师，只有理发兼按摩的师傅。我对她说，管他是理发的还是搓澡的，只要会按摩就行，快点去给我叫来！

女佣吃惊地急忙退出。我掏出和久米正雄一块儿买的镀镍怀表看时间，三点刚过几分钟。今天只参观了明孝陵，还没去莫愁湖就直接打道回府了。我曾在西湖凭吊苏小小，在虎丘凭吊真娘，对于同为三美妓之一的莫愁，我自然也很想凭吊一番，可身体变成了这副模样，也只好不去了。唉。今天和五味君一起去秦淮菜馆吃饭，刚刚喝了一口鲍鱼汤，就觉得胸口堵得喘不过气来。不一会儿，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弄不好除胃病外，肋膜炎也复发了。我想到这里，觉得自己很可能会在五六分钟内就一命呜呼。

这时，耳边突然传来了人声，我抬起深埋的脸，只见一个高大的中国人站在我的床前，我吃了一惊。猛然间发现这么一个人高马大的男子出现在油漆屏风前，不管他是谁，你都会觉得不舒服的。这个人看见我后，开始慢慢挽起中山装的袖子来。

“你是?”我大声叫喊着，他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按摩。”

我苦笑了一下，然后向他做了一个“请揉吧”的姿势。可是这个理发按摩师，不揉也不敲，只是顺着我的脖子背脊一个劲儿地抓着肌肉。但我却不能小觑他，因为我觉得我石板一样僵硬的



身体，在他的按摩下，好像慢慢地松弛下来了，舒服了许多。我一个劲地夸奖“好，好”。

按摩师走后，我睡了两个来小时的午觉，元气大大恢复。我和五味君、多贺中尉约好了五点钟一起吃饭。多贺是我小时喜爱的读物《家庭军事谈》的作者。在这里，我按他在这本书中的署名称呼他为“多贺中尉”，这也是我觉得最亲切的名字。现在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由当年的中尉请客吃晚饭。为了这个，我专门用剃刀刮了一下胡子，还穿上了黑色的西服。五点之前，大致打扮完毕。

那天晚上，我和多贺中尉一边大嚼着海带、干鱼，一边谈论着他的《家庭军事谈》。海带、干鱼味道俱佳，它们都是所谓的以毒攻毒的“抵抗疗法”菜单中的一部分。中尉是一位很有军人气质、铁骨铮铮的武将型人物，但他却谈吐不俗。我时而和中尉聊着桂月先生①，时而和同时被邀的另一位年轻客人谈论江南风光，竟然在此段时间内忘了自己身上的病痛。尤其是这位年轻的客人，优雅地把板栗吃了个精光。这个情景，我至今依旧记忆犹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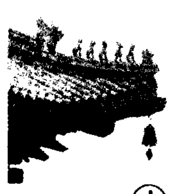
吃完晚饭后，我们又在客厅里谈了一会儿。客厅里摆着一些古董，有中国的出土陶器和田夫的红色山水画等。我曾因此房中那扇油漆屏风而不胜苦恼，而现在能悠闲地坐在此地的安乐椅中，我倍感开心。而且幸运的是，中尉大概并不深谙古董鉴赏，因此不会对唐三彩之类的事大发议论、滔滔不绝。

不知何时起话题转移到了生病上。

“住在南京最可怕的就是生病。从古至今，在南京生病的日本

---

①桂月：大町桂月（1869—1925），诗人，评论家。著有《中国文学大纲》、《白乐天》等。



人，如没有及时回国治疗，没一个人能活下来。”

满口酒气的多贺中尉果断地这样对我说。他既像在开玩笑，又像是很正经，但这结论确实让人心惊胆战。“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听到这句话，我立刻有了命在旦夕的感觉。我决定明天只要有火车便马上回上海。栖霞寺也好，莫愁湖也罢，都不想看了……

第二天我们回到了上海，第三天早晨，在绵绵细雨之中，我去了医院的诊所，接受了医生的听诊。诊断后，医生边洗手，边笑着对我说：“没什么大问题。你觉得不好都是精神作用。”

“可还是得去汉口，再从汉口去北京啊。医生，你看……”

“这么点旅行不要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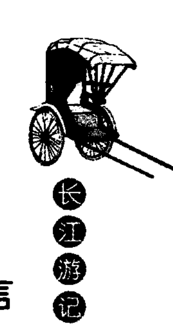
这个结果令我感觉很高兴，可是高兴之余，心里也有一丝失望。总觉得好不容易到了上海，结果却是白忙活一场。里见先生是位出色的医生，可惜不是位优秀的心理学家。如果我是他的话，就算对方没病没灾，大概也会出具如下诊断的：“右肺上有些炎症，还是马上住院为好。”

大正十一年（1922）一月一二月

长江游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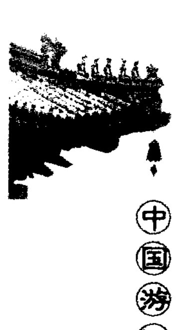
前　言

这是我三年前游历中国时，溯长江而上的纪行。在如今这样瞬息万变的时代，三年前的一段纪行大概引不起别人的多大兴趣来。但是，如果把整个人生看做一次旅途，一切追忆，归根结蒂不过都是几年前的一段旅行。不知喜爱我文章的读者朋友们，能不能就像当初钟爱“堀川保吉”[①] 那样，对我的这篇《长江游记》也稍加眷顾呢？

当初在溯长江而上之时，我一直怀念着日本。然而，如今身在日本，在酷暑难耐的东京，我又开始怀念起那汪洋恣肆的长江。长江？不，不仅仅是长江。还有芜湖、汉口、庐山的松树以及洞庭湖的波涛。不知喜爱我文章的读者朋友们，能不能就像对待“堀川保吉”那样，对我这份追忆往昔的爱好也稍加关注呢？

---

①堀川保吉：芥川小说中的主人公。



一　芜湖

我和西村贞吉①一起走在芜湖的马路上，与其他地方一样，这条街道依然是照不到阳光的石板路。街道两边的银楼、酒栈等店铺挂着一些司空见惯的牌子。我到中国大概已经有一个半月了，对这些自然也早已不感好奇和新鲜了。独轮车经过时发出的“叽依”之声刺耳难忍，听得我头直疼。因此，我脸色阴沉，不论西村对我说什么，我都只是随声附和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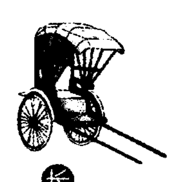
为了邀我来此，西村曾多次寄信到上海。到达芜湖那天晚上，他还特意派了艘小汽轮来接我，并预定了宴会为我接风，对我款待甚周。（但由于我所乘坐的凤阳丸从浦口起航时晚点，他的一番苦心全部化为了泡影。）在抵达他的府邸唐家花园后，他更是把我们的衣食住宿安排得细致入微，令我们倍感惶恐。如此说来，似乎即便只为拜访这位东道主，在芜湖这两天的逗留也应该是非常愉快的。但是，只要看到西村那张长得像蝉一样的脸时，我绅士的礼让就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并不是西村的罪过，而是由于我俩过于亲密。我俩之间的称呼，从来不是“你”“我”，而是“你小子”，“你这家伙”。若非如此，我在发现那头在街道中央撒尿的猪时，不会毫无顾忌地公然表示不满，至少也会收敛一点儿吧。

“芜湖真是个差劲的地方。”

“你这个人，太年轻气盛，中国或许是不合你的性子的。”

---

①西村贞吉：芥川的中学同学，当时居住芜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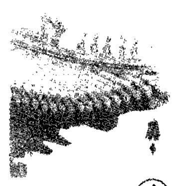


西村懂英文，可是日语却很差劲。“年轻气盛”一词竟然被他说成了“年轻盛气”，他还把“鸡冠”说成“冠鸡”，“怀里”说成“里怀”，“冒失”说成“失冒”等等，总之，把日语发音顺序弄得颠三倒四的例子不胜枚举。我来芜湖又不是为了专程教他日语的，所以一路上始终对他面孔紧绷，一言不发，只顾自己走路。

在走到一条比刚才稍宽的街道上时，发现有一人家，门前排放着不少女人的照片。五六个闲人对着照片指指点点，交头接耳。我问西村这是什么地方。他说，这是“济良所”。所谓“济良所”，不是养育院，而是收容和教养妓女的地方。

在城里转了一圈后，西村带我来到一家叫做“倚陶轩”的饭馆。听说这里过去是李鸿章的别墅。但进到园里后，发现此处和洪水退去后的东京向岛没大区别：花木稀少，土地荒芜，“陶塘”之水浑浊不清，屋内还空空荡荡的。这景象，与日本人头脑中“茶屋”的概念相去甚远。我们一边观赏着屋檐下鸟笼中的鹦鹉，一边品尝着味道尚可的中国菜。但是，从受请吃这顿饭之时起，我对此地的厌恶感就渐渐有点按捺不住，有了要发作一场的意思。

那天晚上，我和西村并排坐在唐家花园游廊里的藤椅上，异常兴奋地讲着现代中国的坏话，那模样真是荒谬可笑。现代中国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不是无一例外的堕落吗？尤其是文学艺术，自嘉庆、道光以来，还有一篇可以引以为豪的作品吗？更有甚者，国民不分老少，一同高唱太平曲。当然，在年轻的国民中，或许也不乏那么一点儿活力。但他们的呼声实在是缺少热情，远不能振奋全体国民之心。我已经不爱中国了，唉，就算想爱也爱不成了。在目睹了整个国家的堕落后，如果还可以爱上它，那么这个人若非是沉迷于声色犬马的颓废至极之徒，便是盲目崇尚中国趣味的浅薄之人。唉，纵使是中国人自己，只要是



还没达到心智昏聩的程度，一定比我这一介游客更不堪忍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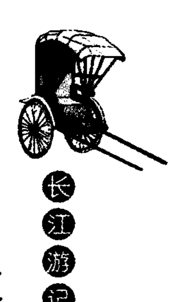
我慷慨激昂地发表着演说，游廊外的槐树枝梢，静静地沐浴在月光之中。在槐树枝梢指向的远方，在怀抱着几个古池的白墙之外，在长江水汹涌奔腾的尽头，就是令小泉八云①魂牵梦萦的日本蓬莱山。日本的岛屿和山脉，我心向往的去处。啊，我多么想到日本去啊。

"你不是随时都可以回去的吗？"

被乡愁感染的西村，边在月光下踱步，边看着一只硕大的飞蛾喃喃自语道。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考虑，我在芜湖的逗留，都没给西村带来一点益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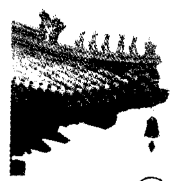
①小泉八云（1850—1904），原名 Lafcadio Hearn，出身英国，文学家，后因热爱日本文化，加入日本国籍，取此名。



二 溯江

在溯江而上的过程中，我先后换了三艘汽船：从上海到芜湖坐的是凤阳号，从芜湖去九江坐的是南阳号，从九江到汉口坐的则是大安号。

乘凤阳号时，同船有位很了不起的丹麦人，名叫卢系，写做英文是“Roose”。听说他纵横中国近二十载了，把他称作当代的马可·波罗也不为过的。这位好汉，一有空便抓住我和同船的田中君，给我们讲一些他在中国的见闻经历。比如，他击退一条三十多英尺长的蟒蛇的故事；广东侠盗 Lankwaisen（汉字该怎么写，连卢系自己也不清楚）的故事；河南直隶饥荒的故事和怎么捕捉虎豹的故事等等，真是口若悬河。其中尤为有意思的一次是，他和同桌的一对美国夫妇大谈东方人与西方人的爱情观。那对美国夫妇，尤其是那位脚踩高跟鞋的夫人，就像是蔑视东方的西方化身一般，极其傲慢无礼且妄自尊大。依照她的看法，中国人自不必说，就连日本人也根本不懂爱情为何物，其蒙昧无知可怜至极。听了她的言论后，正在吃咖喱饭的卢系立刻表示了反对。他说道：“完全不是这样，东方人也很懂得爱情。举个例子来说吧，一个四川的少女……”接着卢系大吹起他拿手的中国见闻来。这个时候，那位夫人放下手中刚剥完一半的香蕉，反驳说道：“不，那绝对不是爱情。那只不过是单纯的怜悯而已。”于是卢系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坚持自己的观点是没错的。他说：“那么，有一个东京的日本少女……”最终，那位美国夫人被惹得怒火中烧，立刻离开了餐桌和丈夫一起结束了晚宴。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卢系当



时的表情。卢系先生对我们这些在座的黄种人做了一个非常调侃式的微笑，用食指敲着自己的额头，说了句“narrow minded（小心眼）”。不巧，那对美国夫妇在南京便下了船，如果一直溯江而上的话，准会有更多好戏可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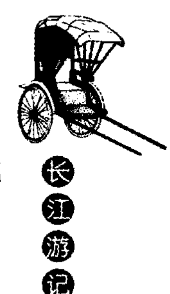
在从芜湖到南阳的路上，很巧碰到了画家竹内栖凤先生。栖凤先生他们也在九江下船，并且也要去登庐山。所以我和他的公子竹内逸等人有了一次同船溯江而上的愉快旅途。称他为“公子”，我觉得有些别扭，虽然他是他们家的公子，但或许是由于我俩相谈甚欢的原因吧，“公子”的称呼总让我感觉与他过于疏远或交情淡薄。不管怎样，长江虽宽，但比大海平静得多，船既没横向摇摆，也没纵向颠簸，只是像传送带似的，一味拨开水面向西前进着。就这一点而言，长江之行对于晕船的我来说是相当开心的。

如前所说，江水是近似铁锈的黄褐色。然而向远处望去，在水天相接之处，江水在蓝天的映照之下，大体上有点儿呈现出刀剑的钢青色。这时，有两三艘长江里有名的大木筏从上游流顺而下。我曾亲眼目睹过一艘养着猪的大木筏，所以如果木筏够大，说不定还真能承载一个村落呢。虽说叫“筏”，但却有屋顶和墙壁，事实上就是一幢漂浮在水面上的房子。根据南阳号船长竹下的说法，乘在这些筏上的人，多是云南、贵州等地的土著。他们从山里出来，借着万里浊流的水势，顺江而下。在平安抵达浙江、安徽等地的城镇后，他们就会把木筏拆成木材卖掉，换得现金。这段行程短则五六月，长则一年。离家之时，妻子刚刚怀孕，回家之时孩子已经降生。当然，在长江上往来繁忙，肯定不只是木筏这种原始时代遗留下的产物。有一次，我居然看见一艘美利坚的炮舰，正在对着一艘小汽艇牵引的目标进行实弹射击呢。



最终，那位美国夫人被惹得怒火中烧，立刻离开了餐桌和丈夫一起结束了晚宴。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卢系当时的表情。卢系先生对我们这些在座的黄种人做了一个非常调侃式的微笑，用食指敲着自己的额头，说了句“narrow minded（小心眼）”。





长江江面开阔，这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但由于有冲积而成的三角洲把江水分成两股，所以即使在远离江岸之时，也能看到岸上的青青草色。不，不仅仅是草色，甚至可以看见摇曳在水田风中的稻子，伫立在水中的杨柳，木讷不动的水牛和一座座连绵起伏的青山。在来中国之前，小杉未醒先生就提醒过我一些旅途相关注意事项，最后他特意补充了以下内容：

“长江水位很低，江岸很高，所以你要到船的最高处，也就是船长待的地方，那儿叫什么来着？不是有一处很高的地方吗？你到那里才能极目远眺。但那个地方不允许一般的船客上去，因此，你得想法子骗过船长……”

我心中谨记老前辈的提醒，所以不管是在凤阳号还是在南阳号上，为了可以自由自在地眺望远景，我一直想着如何蒙骗船长。谁知在南阳号上，我还没来得及施展骗术，竹下船长已经热情地把我请到了位于船厅顶部的船长室里。登上船长室后，发现风景并无特别之处。事实上，就算是在甲板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陆地。我觉得很奇怪，便向船长坦白了行骗企图，然后请教其中的缘故。听了我的话，船长笑了起来，他说：“也许是因为小杉先生来的时候，正值长江枯水期吧。汉口附近的水位高度，夏天和冬天要相差四十五六英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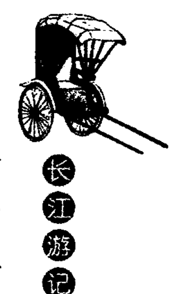
三　庐山（上）

在嫩叶初吐的树枝上，挂着一头死猪，这头猪被剥了皮，后脚朝天地挂在那里。被脂肪覆盖的尸身，惨白得令人感觉汗毛倒竖。从远处看着它，我心里捉摸着，把猪倒悬起来有什么乐趣呢？我觉得如果说把猪吊起来的中国人是低级趣味的话，那么，这头被吊起来的猪也真够愚蠢的。我想，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比这儿更无聊了。

在这期间，一群苦力为了给我们准备轿子而大声吵闹着，让人心烦意乱。不用说，这些苦力没一个长得像样儿的。苦力头儿那张脸长得尤为狰狞。他草帽上围着一条黑色的带子，带子上写着一圈英文“Kuling Head Coolie No（牯岭苦力头）”。以前英国作家沃尔特在小说《马利乌斯——一个享乐主义者》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要蛇人能从蛇的脸上，感觉到类似于人的某种东西。然而我却从苦力头儿的脸上，感觉到了像蛇一样的东西。中国离我预想中越来越远了。

大概十分钟以后，我们一行八人便乘坐着藤椅轿，摇晃在满是石块的山路间。一路同行的人有竹内栖风先生一家和大元洋行老板娘。坐轿子的感觉比想中的舒服得多。我把双腿伸开，搭在轿杆上，欣赏着庐山的景色。如果这样说，诸君一定以为路边风光怡人。其实景致平平，不过是在茂密的杂木林里，开着一些水晶花。完全没有来到庐山的特别感觉。早知如此，不如不来中国，爬一下箱根的古道就足够了。

前一天晚上，我下榻在九江大元洋行。我正躺在二层的房间



中看着康白情的诗，这时，从浔阳江上的画船里传来了三弦的声音，这的确让人感到一种风流情趣。但是第二天早晨一看，浔阳江同样也是一条浊黄的河沟，丝毫没有昨晚想象中的雅趣，更看不见“枫叶荻花秋瑟瑟”的景致。河面上有一艘木制军舰，架着一门似乎是讨伐西乡隆盛[①]时用的古怪的大炮，就停在琵琶亭的旁边。我并不巴望着船里能蹦出猩猩[②]来，但我觉得至少会跳出一位浪里白条张顺或黑旋风李逵那般的好汉。谁知眼前的船篷里竟然露出一个丑陋可怕的屁股来。而这个屁股居然肆无忌惮、（写到这里，请原谅我的粗俗）从容不迫地向江中大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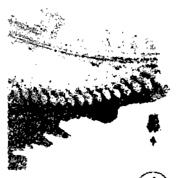
想着昨天的所见所闻，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大概过了几十分钟，轿子停了下来。我睁开眼，发现就在几乎紧贴鼻尖之处，立着一个胡乱堆成石阶的险峻陡坡。大元洋行的老板娘向我解释道，此处轿子上不去，只能麻烦大家下轿步行了。因此，我只好和竹内逸一起，开始攀登这个陡峭的山坡。风景依旧平淡无奇，间或可见的是道两侧，在烈日之下，蒙着尘埃开放的几枝野蔷薇。

时而乘轿，时而步行，总之，在几经折腾后，我们不胜厌烦与劳累，在将近下午一点之时，终于到达了牯岭的避暑之地。然而，到了这里我才发现，所谓的避暑一角，和日本轻井泽的近郊没什么区别。不，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在这座光秃秃的红土山腰上，油灯店、酒店等中国店铺杂乱无章地林立着，这种景致比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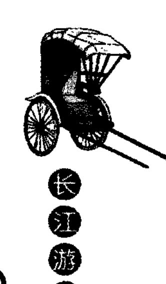
①西乡隆盛（1827—1877），曾为明治维新时的功臣，1877年举兵造反，遭到镇压，失败后自尽。这里是嘲笑中国的木制军舰落后日本50年。

②《猩猩》为日本能乐的一出剧目，描写了一只浔阳江上好酒的猩猩。



轻井泽还略逊一筹。环顾四周，皆是西洋人的别墅，无一幢精致漂亮，屋顶几乎皆是洋铁皮制成，被油漆涂成红蓝两色，格调低俗至极，在烈日的灼烧下，散发着热气。我一边擦汗，一边猜想着，这位开拓了牯岭租界的牧师爱德华·利特尔先生，一定是因为在中国待的时间太久而丧失了判断美丑的眼光。

穿过此处，眼前出现了一片宽阔的草地。在盛开的蓟花和除虫菊之间，水晶树上也绽放着娇嫩的小花。草地的尽头是石头山，前面有一幢围有石墙的小红房子背山而建。房屋顶上飘扬着日本国旗，看到这面旗子，我想起了自己的祖国。更确切地说，是想起了祖国的白米饭，因为这幢房子正是能填饱我辘辘饥肠的大元洋行分店。



四　庐山（下）

吃饱饭后，我感觉到一阵寒气逼人，毕竟是海拔三千尺的地方啊。不错，虽然庐山一无可观，但这五月天寒冷却弥足珍贵。我坐在靠窗的沙发上，遥望着山岩上的松树，对庐山作为避暑地的价值献上我的一些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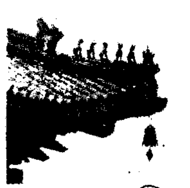
这时，大元洋行的老板出现在我面前。他大概已年逾五十，但满面红光，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位体格健壮、精力充沛的活动家。我们和他起谈了些关于庐山的话题。这位老板颇为健谈，甚至有点过于健谈。说到兴起处，他把白乐天的名字缩略为“白乐”，足见其豪爽。

“这里有两个香炉峰，这边的是李白香炉峰，那边的是白乐天香炉峰。这‘白乐’香炉峰是座秃山，上面一棵松树也没有……”

他当时大概就是这么一种语气。有两个香炉峰，这倒也不错，把独一无二的东西弄成了两个，这种无视专利权的违法行为，对我们来说倒也方便了——既然已经有了两个，那么就算再多出来一个，想必也没什么违法之嫌了。所以，我马上把对面的那座山命名为“我的香炉峰”。然而，这位老板除了健谈外，还对庐山藏着情人般的满腔热恋。

“说起庐山，此处的名胜古迹还真不少，如五老峰、三叠泉等等，如果要想参观游览的话，至少也得需要一周或十天左右才行，如果长一点，一个月，半年都可以。只是冬天会有老虎出没……”

这种“对于第二故乡的热爱”，不仅仅体现在这位洋行老板身上，所有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几乎全都拥有这种炽热的情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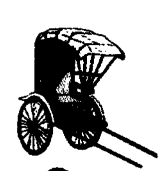


教养有地位的人们，如果你们希望有一次愉快的中国之旅行，那么请不要考虑一些会遇到土匪之类的问题，而要对这种所谓“对于第二故乡的热爱”之情保持足够的尊重——“上海的大马路和巴黎一样”，“北京的文华殿毫不逊色于卢浮宫，一件赝品也没有”。对于这样的说法，你只需表示赞同就可以了。但要在庐山待上一个星期，却不止赞同一下那么简单了，这可是件苦差事。于是，我首先小心翼翼地向主人诉说了我的体弱多病，然后表示希望明天一早就可以下山。

“明天就要下山？那你可哪儿都看不到了。”主人用半带怜悯半带讥讽的口吻回答我。我原来以为他会就此罢休，谁知他愈发热心地劝说道：“那就抓紧时间在附近转转吧。”如果再次谢绝他这点建议，那我将面临比上山打虎更危险的事。我只得和竹内先生一行，出门去看我并不怎么想看的风景。

按照老板的说法，牯岭镇距此只有一步之遥，可事实上走起来，这段距离却远非脚步所能丈量，更不用说一步两步了。道路在茂密的箭竹林中向上蜿蜒，伸向远方。我感觉到自己的遮阳帽下在不停地滴着汗珠。我随之开始对天下所有的名山产生了新的愤慨，不止是名山，还有名画、名人、名文——所有冠以“名”的东西，都是想把尊重自我的人变作传统的奴隶。未来派画家大胆地喊出了推翻古典的口号。在推翻古典的同时，最好让庐山在炸药的火光中一起消失……

在历尽辛苦终于抵达目的地后，我向下俯瞰，发现这里的景色宜人，比预想中好得多：听着山风在耳边的松间鸣响，看着山岩环抱的山谷中，一幢幢红黑屋顶的房子，我感到心旷神怡。我在路边坐下，从口袋里抽出一支日本敷岛牌香烟，点上火。遥望远方，我看到镶了花边窗帘的窗子，摆放着盆景的阳台，还有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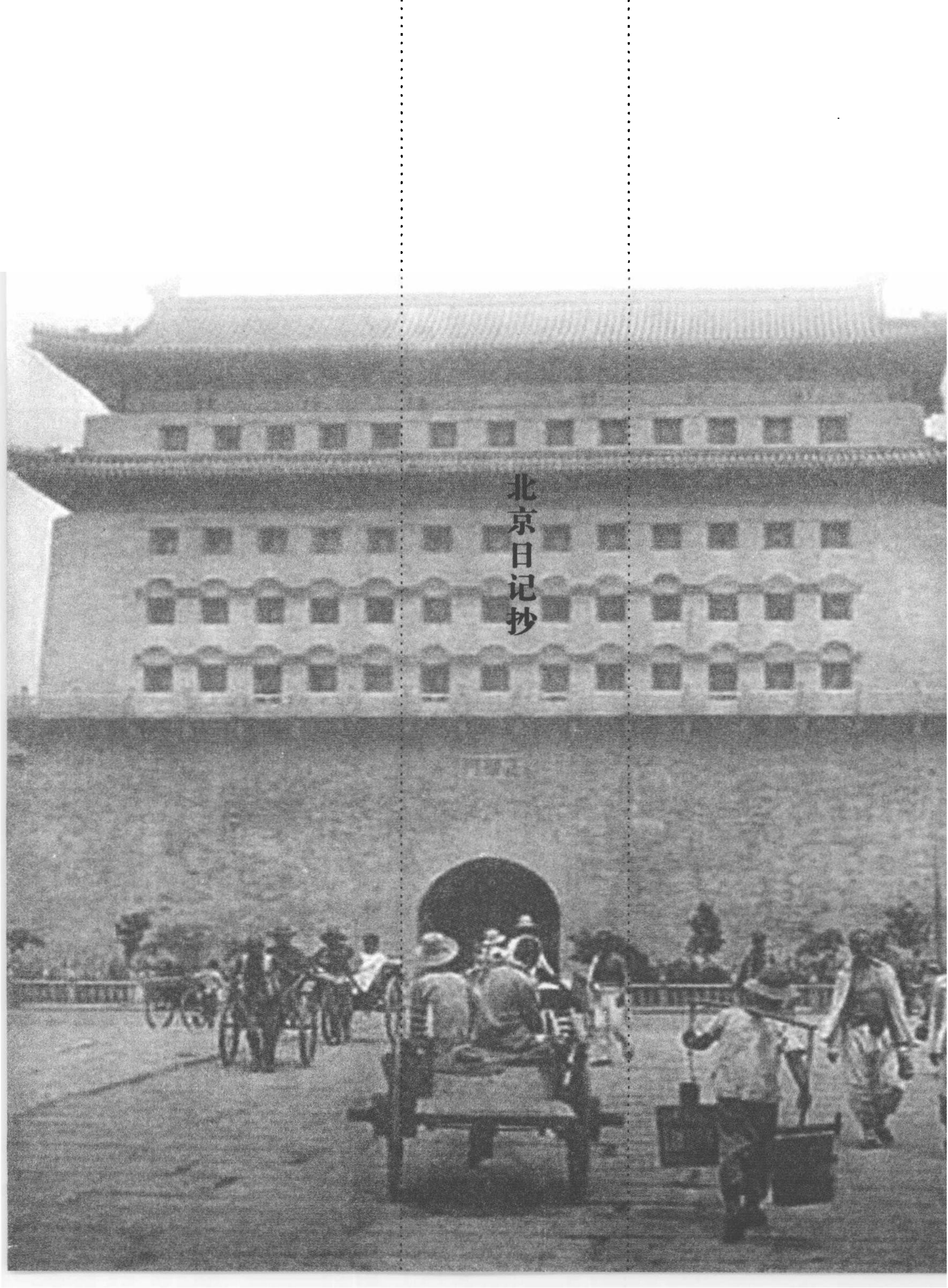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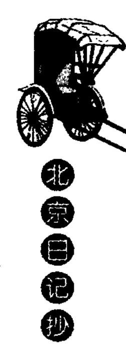
有绿草坪的网球场。“白乐”香炉峰先暂且不说，作为避暑地，牯岭确实值得人们在此消遣一整夏。在竹内先生一行快步向前走去后，我依然抽着烟，出神地俯视着山谷里一幢幢房屋的窗户。透过窗子，我依稀看见里面朦胧的人影，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眼前出现了留在东京的儿子的脸……

大正十三年（1924）八月



北京日记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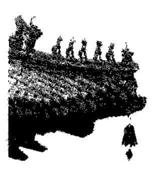
一　雍和宫

今天同样是中野江汉君带路[1]，吃过午饭后去参观了雍和宫，我对喇嘛寺之类的地方根本一点兴趣也没有。不，甚至可以说，我非常讨厌喇嘛寺之类的地方。可是作为北京的名胜之一，从写游记的角度来讲，我是应该去看一看的。我真是太辛苦了。

脏兮兮的人力车载着我们来到门前，我看见一所很大的寺院，果然是名不虚传。然而，说到大寺院，一般都会有一个大殿吧，这个喇嘛寺却没有，这里只有由永祐殿、绥成殿、天王殿、法轮殿等几个殿堂聚合在一起的一个集合体。这与日本的寺院完全不同。喇嘛寺的屋顶是黄色的，墙壁是红色的，台阶是用大理石砌成的，阶有石狮子和青铜做成的惜字塔。（听是中国人爱惜自己的文字，拾到带字的纸便放人这个塔中。这是中野的说明。换句话说，可以把它想象成带点儿艺术性的、青铜做的废纸箱。）这里还立着一块乾隆皇帝的“御碑”。总体感觉气氛近乎庄严。

第六处的东配殿，有四尊木雕的欢喜佛。给看守殿堂的人一枚银币，他便揭开佛像上的绸布，让我们观看。所有的佛像都蓝面赤发，背上生出好几只手，脖子上挂着人头穿成的项链，总之，都是一些丑恶无比的怪物。第一尊佛骑在披着人皮的马背上，血盆大口里还衔着一个小孩；第二尊佛，脚底踩一个象头人身的女人；第三尊，站立着与女子交媾；第四尊，最令人敬佩的就是这

①中野江汉（1889—1950），即中野吉三郎，中国民俗专家，久居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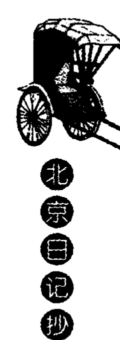
第四尊佛，这尊欢喜佛站立在牛背上，而这头牛居然正在奸淫一个仰卧其下的女子。不过这些欢喜佛却丝毫不令人感觉淫秽，只是满足了人们某种残酷的好奇心。第四尊欢喜佛的旁边，是一只半张着口的木雕大熊。这只大熊，如果打听一下它的来历，一定也有象征意义。熊前有两个军人（蓝面而手持黑缨枪），大熊的后面跟着两只小熊。

记得后来我们去了宁阿殿，那里传来了类似日本馄饨摊上吹的喇叭声。我们探头向里面窥视，只见两个喇嘛，吹奏着形状古怪的喇叭。其他的几个喇嘛，头顶上各戴着一顶或黄或红或紫的毛茸茸的三角帽。这种情景尽管有些画中的意趣，但这些人令人感觉全不像好人，唯有那两个吹喇叭的喇嘛，令人稍有好感。

后来，我又和中野君沿石板路向万福殿走去了。这时，有一个守殿人从万福殿前的一幢楼上探出头来，他做了一个让我们上去的手势，我们便沿着狭小的木梯爬了上去。到楼上一看，这里也有遮有绸布的佛像。看守一个劲儿地打着手势，让我们拿出二角钱来才肯揭开绸布。几经交涉之后，他终于妥协成一角。掀开绸布后，是一堆蓝面、白面、黄面、赤面、马面等的怪物，长着好几只手臂，有的拿着斧头或弓箭，有的则挥舞着人头和人的手臂，右脚是鸟足，左脚是兽足。颇似狂人的绘画，但是却不是我们所预想的那些欢喜佛。（尽管这怪物也脚下踩着两个人。）中野君随即怒目说道："你这个家伙骗人！"守楼人狼狈不堪地赶紧说"有这个，有这个"。他所说的"这个"是蓝色的男根。一具隆隆男根，不去生儿生女，却只能在此为守楼人赚取一点儿烟钱。悲夫，喇嘛佛的男根啊。

在喇嘛寺前，有七家喇嘛画师的店铺。画师总共约三十多人，听说都是远从西藏而来的。我们进了一家叫做"恒丰号"的店铺，

买了几张喇嘛佛的画。这里的画，听说一年可以卖上一万二三千大洋。可见喇嘛画师的收入也不可小观啊。





二 辜鸿铭先生

拜访辜鸿铭先生。在他书童的引领下，我们来到一间墙挂碑拓、地铺草席的大厅。虽然我的直觉告诉我，草席里面说不定藏着臭虫，但这确实是一间值得称道的大厅。

大约等了一分钟，一位目光炯炯的老人推门而进，用英语说了声“欢迎，请坐”。不用说，这便是辜鸿铭先生。一条花白的长辫，一身白色大褂儿。如果鼻子的尺寸再短一些，先生的脸几乎就像是一只大蝙蝠。桌子上放着几张很粗糙黄草纸，先生和我交谈的时候，一边手执铅笔飞快地写着汉字，一边连珠炮式流利地讲着英语。对于像我这样英语听力不怎样的人来说，这种交谈的方法可谓方便极了。

先生南生福建省，西学爱丁堡，东娶日本女，北住在北京城，故号“东西南北人”。英语自不必说，据说还会德语和法语。可是先生和中国的年轻一代不同，从不盲目崇拜西洋文化，他大骂基督教、共和政体、机械万能论等。当看到我身着中式服装时，他说：“不穿西服，让人钦佩不已，可惜还缺条辫子。”与先生交谈了大约三十分钟后，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羞答答地走进客厅，想必一定是先生的千斤了（先生的夫人已仙逝）。先生把手搭在爱女的肩上，用中国话低声说了句什么，女孩便开口背诵起日语的拼音字母来。看来是夫人生前所教。先生满意地笑着，我却被勾起了些许伤感，只是木然地盯着女孩的脸庞。

女孩离开后，先生又和我谈起段祺瑞，吴佩孚，还有托尔斯泰（听说托尔斯泰曾经给先生写过信）。先生越谈越有兴致，愈加



的意气风发，目光如炬，而脸庞也越发地像蝙蝠。在我离开上海之前，琼斯曾握着我的手说："紫禁城可以不看，但辜鸿铭一定不能不见。"琼斯的话诚然不虚。有感于先生的言论，我不禁问道："先生既然如此有感于时事，为何却不参与时事？"先生快速地回答了几句，我几乎完全没有听懂。"请再讲一遍，好吗？"我请先生再重复一下。于是先生便似有愤恨地在草纸上大书下："老、老、老、老、老……"

一个小时后，辞别了先生的府邸，我徒步向东单牌楼的旅馆走去。微风吹拂着马路两边的合欢花，斜阳照耀着我身着的中式服装。先生那张蝙蝠似的脸一直浮现在我眼前，挥之不去。在走上大街之前，我回望了一眼先生家的大门——先生，请不要怪罪。我在感叹先生垂垂老矣之前，我为自己尚年轻有为深感庆幸。



三 什刹海

中野江汉君带我游览了众多名胜古迹，北海、万寿山、天坛这些游客必到之处自不必说，像文天祥祠、杨椒山[①]故居以及白云观、永乐大钟（这大钟一半埋在土里，事实上正被用作公共厕所），这些地方多亏仰仗中野君做向导，我也得以一游。最有意思的就是今天和中野君一起去游玩的什刹海公园。

说是公园，但并不是一个围成的园子。在一个很大的荷花池四周，有一些用苇席搭起来的茶棚。还有一家杂耍棚子，门外挂着画有刺猬和大蝙蝠的招牌。我们走进一家茶棚，中野君喝着这里的玫瑰露，我则品着中国茶，在这里一坐就是两个小时。如果问坐这么长时间，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吗？我的回答是：没什么，不过看看这里来来往往的人也挺有意思的。

荷花尚未开放，池岸槐柳树阴下的游人和茶棚里的茶客却颇有意思：一位老爷子衔着水烟管，一个少女梳着两条辫子，一个道士和一个士兵在谈论着什么，一个老婆婆正在和卖杏的人讨价还价，此外还有卖人丹（不是仁丹）的小贩，巡路的警察，西装笔挺的年轻绅士，满洲旗人的贵妇，不胜枚举，令人感觉到似乎置身于中国风俗画的意境之中了。那个旗人贵妇，头上顶着一个黑色的布或纸做的既非发髻又非冠冕的旗头，脸上涂满了胭脂，毫无古朴可言。她们之间相互行礼时，只屈膝，而不躬身，右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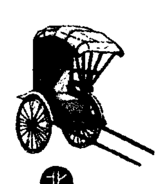
---

①杨椒山：杨继盛（1515－1555），明朝忠臣。因为弹劾严嵩被处死。



那个旗人贵妇，头上顶着一个黑色的布或纸做的既非发簪又非冠冕的旗头，脸上涂满了胭脂，毫无古朴可言。她们之间相互行礼时，只屈膝，而不躬身，右手直垂向地，这个动作可以说是奇特而不失优雅。难怪法国小说家洛蒂在日本皇宫举行的赏菊宴上，见到日本宫女后，感觉出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受到旗人贵妇行礼的诱惑，我心中跃跃欲试，很想向她也行一下旗人的礼仪，同时说声“您好”。然而，我最终还是没有屈从于这种诱惑，至少对中野君来说，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直垂向地，这个动作可以说是奇特而不失优雅。难怪法国小说家洛蒂在日本皇宫举行的赏菊宴上，见到日本宫女后，感觉出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受到旗人贵妇行礼的诱惑，我心中跃跃欲试，很想向她也行一下旗人的礼仪，同时说声“您好”。然而，我最终还是没有屈从于这种诱惑，至少对中野君来说，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就我们所进的这家茶棚来看，室中央横着一根圆木，把茶室隔成两半，男女不许同席。比如，父亲带着女儿到茶棚来，那么就得把女儿放在圆木对面，而自己坐到这边，看着女儿与自己隔着圆木吃点心。看到这种情形，我在佩服之余也在暗想，如果我真的向旗人女子行了礼，大概会立刻被以“败坏风俗罪”扭送到警察局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去。中国人的形式主义真可以说是够彻底的了。

我对中野君讲了上述感受，中野君一口气喝干了玫瑰露后慢吞吞地说道：“中国人的形式主义，的确惊人的。不是有条环城铁路吗？就是火车绕着北京城的城墙跑。在修建这条铁路时，有一段线路经过了城内，这么一来，就不叫环城了。为此，在那段线路的内侧，也就是在原有的城墙里面，又筑了一道城墙。总之，这种形式主义也真是不一般。”



四　蝴蝶梦

我和波多野君、松本君同受过听花先生之邀，去看昆曲。京剧，自从来到上海以后，已经看过很多次了，而昆曲还是头一次看。按照惯例，我们还是麻烦了一下人力车。在穿过了几条狭窄的街道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名叫“同乐茶园”的戏园子。大门是古色古香的砖瓦建筑，门口贴着红底金字的海报。走进大门——虽说是“走进大门”，但却用不着买票。原来按照中国看戏的规矩，观众是先进戏园子，在戏开场后，再向前来收钱的伙计付费买票。波多野君说，这是中国人思维逻辑：还不知道戏演得好看不好看，怎么可以事先付费呢？这个规定对于我们这些观众来讲，自然是非常合理的。不说废话了。且说我们进了砖瓦建筑的戏院大门后，只看见在没铺地板的泥土地面大厅里，放着一排排凳子，上面已经坐了一些观众。这种场景和其他戏院都一样。当然不能和昨天看梅兰芳、杨小楼的东安市场“吉祥茶园”相比，就是比起前几天看余叔岩、尚小云的前门外“三庆园”，这家园子也逊色不少。从人堆里穿过去，正准备上二楼雅座时，我们看到了一位醉态可掬的老人。他头顶盘着辫子，插有一根玳瑁簪，手执一把芭蕉扇，来回踱着四方步。波多野君趴在我耳边说：“那位老爷子就是樊樊山①。”我对他肃然起敬，伫立在楼梯半腰，久久注视着这位老诗人。心想着当年的醉仙李白，大概也是……由此可见，作为文学青年的我，身上还存有几分文学的国际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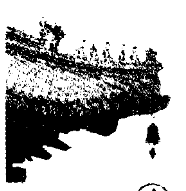
---

①樊樊山：即樊增祥。

到了二楼雅座时，发现蓄着疏须、穿着立领西服的辻听花先生，已经到了。先生是中国戏通中的戏通，甚至有不少中国名伶拜先生为义父。扬州的盐务官高洲大吉曾得意地说，在扬州做过官的外国人，前有马可·波罗，后仅他高洲大吉一人，实在太过张扬。而作为外国人在北京被称为戏通，找遍京城也仅只听花散人一人，绝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坐在先生的右边、波多野君的左边（波多野君是《中国戏曲五百出》一书的作者），虽然没带那两帙《缀白裘》[1]，我今天也具备半个戏通的资格了。（后记：辻听花先生著有《中国戏曲》一书，本书用中文撰写，由顺天时报社出版。在准备离开北京之时，我闻听先生还有一部用日语撰写的《中国戏剧》，遂向先生求得原稿。在经朝鲜回到东京后，我曾劝说二三书肆出版此书，但书肆皆愚不可及，对我的建议置之不理。最终天惩其愚。现此书将由中野汉江诸君组建的中国风物研究会出版。顺便于此广而告之。）

且说坐定后，我立即点上了一支烟，向楼下看去。只见舞台正中垂着红色大幕，舞台前方围着栏杆，此情形与其他戏院无异。台上扮演猴子的演员，边唱戏文，边舞棍棒。由于戏单上写着这出戏为《火焰山》，自然不用说，这猴子不是一般的猴子，乃是我从小崇拜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孙悟空的旁边是一个既没有穿行头也没有扮妆的大汉，他一直挥动着一把三尺多的大蒲扇，给悟空扇风。我心想，这个人不像罗刹女呀，好像也不是牛魔王或其他什么角色。我小声地问旁边的波多野君。他说，这是舞台上捡场的，工作就是代替电风扇给演员扇风。这时，牛魔王早已战败，

①《缀白裘》：清代玩花主人编著的一本戏曲选集，搜集了元以来的杂剧传奇共四十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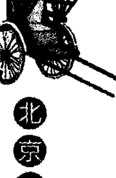


逃到舞台后边去了。几分钟后，悟空也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说是这么说，事实上只跨着大步悠悠地，向鬼门道退去。然而可惜的是，因为对着樊樊山看得出神，竟错过了孙悟空与牛魔王在火焰山下的大战。

《火焰山》之后就是《蝴蝶梦》了。一位身穿道袍的先生在舞台上慢悠悠地走着，这大概就是《蝴蝶梦》的主人公庄子吧。此外，还有一个眼睛很大的美人正和庄子窃窃私语着什么，那应该是这位哲学家的妻子吧。这些都是可以一目了然的。然而有时舞台上会出现两个童子，他们象征着什么呢？我不知道。“那是庄子的孩子吗？”我又一次打扰波多野君。波多野君迟疑了一下，然后回答道：“那就是蝴蝶啊。”然而，不管我如何偏袒此剧，也无法说那是蝴蝶。大概因为现在是六月天，蝴蝶都变成灯蛾了吧。由于本戏所讲的故事，我之前是知道的，出场的人物也是已经事先知道的，所以不至于“盲人窥篱笆——瞎看”。实际上，这出戏是在我所看过的六十多出中国戏中最有意思的一出。本来，《蝴蝶梦》的故事是这样的：庄子和所有贤人一样，怀疑妻子对自己的忠贞，于是用道术装死，以试其贞操。妻子哀叹丈夫之死，着丧服为其料理后事。这时楚公子前来吊唁……

“好！”

大声叫好者乃辻听花先生也。我当然不是不习惯这种叫“好”声，但是从来没听到过像先生这样具有特色的叫“好”声。若要从古往今来之人中求其匹敌者，长坂桥头横着丈八蛇矛的张飞那一声大喝，庶几近之。我吃惊地看着先生，先生指着远处的一个地方说：“你看那边挂着一块‘不准怪声叫好’的牌子。怪声是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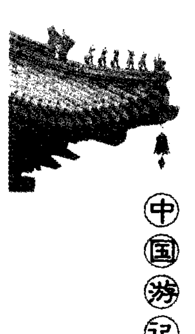


行的。像我这样叫好也是可以的。”伟大的法朗士[1]，你的印象批评理论的确是真理啊。怪声和非怪声是无法用客观标准来衡量的。我们觉得是怪声的……但是这些问题，以后再讨论吧。还是让我们重新回到《蝴蝶梦》。说楚公子前来吊唁。庄子的夫人立刻喜欢上了眼前这位公子，以至于把庄子给忘了。不但忘了，在公子突发急病之时，为了让他吸饮救命的人脑浆，这位夫人居然挥舞着板斧，劈开棺材，去取自己丈夫的脑浆。但这位公子原来是蝴蝶幻化的，此刻一下飞向了天外。夫人不但不能再婚，反而被阴险的庄子狠狠地奚落了一番。故事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可以说这是一出对天下女人极其不敬的讽刺剧。这么说来，我大概可以写一篇剧评了，但其实我连昆曲为何叫昆曲都不知道，只是觉得它没有京剧那么华丽，有点质朴。波多野君热情地为我介绍剧种，他说：“所谓的梆子，就是秦腔。”等等。然而他给我讲这些，不过是对牛弹琴，连我自己都觉悲哀。下面顺便记下我所看的《蝴蝶梦》中各个角色的扮演者：庄妻——韩世昌，庄子——陶显亭，楚公子——马凤彩，老蝴蝶——陈荣会等。

看完《蝴蝶梦》，我向辻听花先生道谢后，再次和波多野君、松本君坐上了人力车。一轮新月悬在北京的天空中，嬉闹的街道上，摩登女郎手挽着西装革履的绅士，亲密无间地行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这些摩登女郎一旦需要，也会突然——就算不挥动板斧，她们会用比板斧更锐利的回眸一笑——取出丈夫的脑浆吧。我突然想到了《蝴蝶梦》的作者，想到了古人可悲的贞操观，看来在同乐园二楼坐了好几个小时，也并非一无所获。

---

①法朗士：法国作家，文艺评论家。



五　名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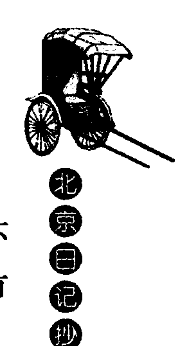
万寿山　乘车前往万寿山，发现沿途风光颇为可人。万寿山那座名叫泉石的宫殿却有力地证明了西太后的低级趣味。在柳条低垂的水池边有一艘丑陋的大理石画舫，名声很大。如果对着一座石船都要感叹一番的话，那么看到钢铁军舰岂不是要晕倒？

玉泉山　山上有座废塔，塔下可以俯瞰北京的郊外，景色胜过万寿山数倍，比起景致来，用此山泉水所造的汽水更好。

白云观　洪太尉揭开石碣放走一百零八个魔君的地方，说不定就是这里吧。这里有灵官殿、玉泉殿、四御殿等，在槐树和合欢树的掩映下，显得格外金碧辉煌。顺便看了一下葡萄架后面的厨房，不是我们家里的那种普通厨房，门楣的匾额上写着四个大字“云厨宝鼎”，左右垂着金字对联：“勺水共饮蓬莱客，粒米同餐羽士家。”但道士也未能超越时势，他们正在为搬运煤炭而辛苦忙碌着。

天宁寺　寺中之塔，传说最早由隋文帝所建。现在的塔是乾隆二十年重修的。浮屠共十三级，层銮叠翠，白檐红壁。说起来好像很鲜亮，其实已经荒废不堪了。寺院早已毁坏殆尽，唯见紫燕乱飞。

松筠庵　就是杨椒山故宅。一说起故宅，总能想到“风流”。可是它和邮局同在一条胡同里，而且入口处放着写有“君子自重”的小便壶，“风流”因此荡然无存，真是大煞风景啊。在铺有砖瓦、放有假山的庭院前，是谏草亭。院子里有着很多盆紫萼。滑稽的是，刻有椒山“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石碑，被用作



了灯台。后生可畏，诚然！椒山，不知道您解语真意否？

谢文节公祠　祠位于外右四区警察署第一半日学校门里，不知其主人为谁。在薇香堂的正中供有谢叠山[1]的木像。木像前放有锡箔和玻璃罩灯笼等。除此以外，唯有满堂尘埃。

窑台　有不少中国人在三门阁下午睡，满目芦荻。据中野君说，北京的苦力会在酷暑之时去外省打工，他们的老婆经常会趁此时来此芦苇丛中卖淫，时价才十五个铜板左右。

陶然亭　抬头看见古刹"慈悲净林"的匾额，这些东西无关大局，且由它去吧。陶然亭的顶棚由竹子搭建成，窗上蒙有绿纱，纸糊的隔窗由一个个卍形的木框组合而成的，向上推开窗子，觉得情趣盎然，简朴可爱。我们吃着这里有名的素斋，听到天空中传来阵阵鸟叫。我问服务生，那是什么鸟？他听了听说："是子规。"

文天祥祠　祠位于京师府立第十八国民高等小学校旁。殿里安放着先生的木像和牌位，上书"宋丞相信国公文公之神位"的字样。此处一样唯见尘埃漠漠。殿前有一株高大的榆树，若杜少陵在此，一定会作一首《老榆行》之类的诗吧。我却只字无成。英雄之死，只可写一次，若再二再三，不免悲怆过度。我刚出谢祠，又入文祠，说穿了，早已没有灵感了。

永安寺　这座寺庙的善因殿，现在正在被用作消防队的瞭望台。我衔着雪茄烟，站在殿上，紫禁城的黄瓦、天宁寺的宝塔、美国无线通讯用的电线杆等，历历在目，尽收眼底。

北海　垂柳、飞燕、莲池以及与此相向的一座黄瓦丹壁的大

---

[1]谢叠山，谢枋得（1226—1289），南宋文学家，字君直，号叠山。宋亡后，绝食而死，门人私谥其文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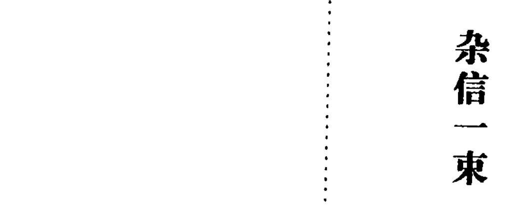
清皇帝小居宅。

天坛、地坛、先农坛　在偌大的大理石祭坛上，唯见杂草丛生。正要走出天坛外的广场，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枪响。问究竟怎么回事，回答正在执行死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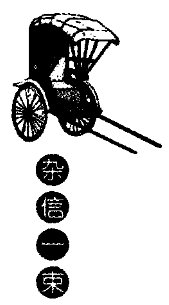
紫禁城　那里唯有梦魇，一场比北京的夜空还要无边的梦魇。

大正十四年（1925）六月

杂信一束







一 欧罗巴式的汉口

倒映在这水洼里的英国国旗是那么的鲜艳——喔哟，差点儿撞上了人力车。

二 中国式的汉口

夕阳的余晖映红了卖彩票和卖麻将牌中间的碎石子路。被挡在遮阳帽檐底下的我，独自走在这条碎石路上，偶得俳句一首，用以感叹汉口的夏天：

酷暑满篮夕阳静，篮中巴答杏。

三 黄鹤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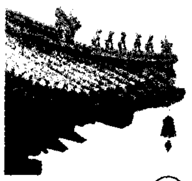
一幢红砖瓦茶馆，叫做甘棠酒茶楼，一幢红砖瓦的照相馆，叫“惟精显真楼”，除此，一无可看。黄褐色的长江，一排排屋顶的对面，闪着白浪。长江的对岸是大别山，山顶上有两三棵树，还有一座小小的粉墙禹王庙……

我问：“鹦鹉洲在什么地方？”

宇都宫答：“听说就在左边，只是，如今已成了煞风景的木材堆置场了。”

四 古琴台

一个梳着刘海儿的妓女手拿一把桃红色的折扇，在月湖前凭栏眺望那阴沉沉天空下的湖水，那在稀疏的芦苇和莲叶对面闪着黑黝黝亮光的阴云下的湖水。



五　洞庭湖

洞庭湖虽然叫湖，但并非一片汪洋。除了夏天，其他季节不过是烂泥田中的一条小溪而已。似乎为了证明我的观点，一棵冒出水面三尺多高的满是枯枝的墨松，矗立在水中。

六　长沙

这是一座在行人如织的大街上执行死刑的城市，一座霍乱和疟疾横行的城市，一座可以听得到流水声的城市，一座深夜的石板路仍冒着暑气的城市，一座连公鸡“阿咕哒额滑丧”（与日语“芥川先生”发音相近）的报晓声都好像在威胁着我的城市……

七　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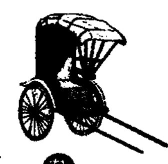
在一位板着古今罕见的铁青面孔的年轻老师的带领下，我参观长沙的天心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及其附属高等小学。为了抵制日货，女学生们都不用铅笔，她们的书桌上放着笔墨纸砚，做几何和代数题也用毛笔。我想参观一下宿舍，让做为翻译的少年去交涉。那位领路教师把面孔板得更紧了：“拒绝参观宿舍。前几天刚刚发生了五六个士兵闯入宿舍强奸女学生的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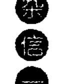
八　京汉铁路

卧铺车厢的门即便上了锁，也还是叫人惴惴不安啊！干脆把我的一只皮箱也顶在门里吧。这样一来，就算碰上土匪，也不怕了。——且慢！请问要是遇上土匪可不可以不给小费？

九　郑州

在宽敞的马路边的柳树枝头上，挂着两条辫子。辫子上堆满





了数不清的绿头苍蝇，就像两串儿花生。犯人那已腐烂落到地下首级，或许早已被野狗吃掉了吧。

十　洛阳

伊斯兰客栈的窗子，可以透过老式的卍字形窗格，看见柠檬色的天空，看得见麦尘心飞扬、暮色苍茫的天空。得俳句一首：麦尘滚滚暗黄天，童子正欲眠。

十一　龙门

在泛着黑光的石壁上，至今还残留着虔心敬佛的唐朝男女们端庄秀丽的面影。

十二　黄河

若要列举出火车过黄河期间，我所享用的物品，有茶水两碗，枣六颗，前门牌香烟三支，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的《法兰西革命》两页半。些外，打死了十一只苍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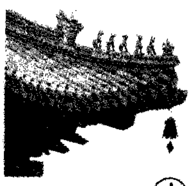
十三　北京

在黄色琉璃瓦的紫禁城四周环绕着茂盛的合欢树和槐树组成的大森林——是谁把这森林称之为都市的呢？

十四　前门

我："哎哟，有飞机在天上飞，想不到你还挺时尚的。"

北京："不敢当。你再瞧瞧这前门。"



十五　监狱

参观京师第二监狱，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正在做玩具人力车。

十六　万里长城

在看过居庸关、弹琴峡后，我终于登上了万里长城。一个小乞丐始终跟在我们后面，用手指着苍茫的山峦说："蒙古！蒙古！"就算用不着查看地图也知道他在撒谎。为了得到一个铜板，竟然要激起我《十八史略》式的历史浪漫主义，真不愧为老大国之乞丐，我真是敬佩至极啊。在城墙的缝隙间生长着火绒草，我大有一种置身塞外的感觉。

十七　石佛寺

在艺术的郁郁洪流中，冒出几朵石头的莲花，它们发出阵阵欢声。听着这些声音，我觉得有点难以忍受，让我喘一口气吧。

十八　天津

我："走在这样西洋式的街道上，我涌起一股莫名的乡愁。"

西村："你只有一个孩子吗？"

我："不，我不是想回日本，而是想回北京啊。"

十九　奉天

日暮时分，车站上有四五十个日本人在不停地走动着，看到



这种情景，我几乎要赞成“黄祸论”[1] 了。

二十　南满铁路

一条匍匐在高粱根上的百脚蜈蚣。

大正十四年（1925）十一月

---

①黄祸论：德皇威廉二世于1895年提出“黄祸论”，即“日本威胁论”。